

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

倚旒西湖

总主编 黄强 十征平
本卷编著 严用民 严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旖旎西湖 / 严用民, 严林编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8.5

(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

ISBN 978-7-5492-5703-4

I. ①旖… II. ①严… ②严… III. ①西湖—介绍
IV. ①K9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7811 号

旖旎西湖

严用民 严林 编著

责任编辑: 王秀忠 江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14 印张 23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5703-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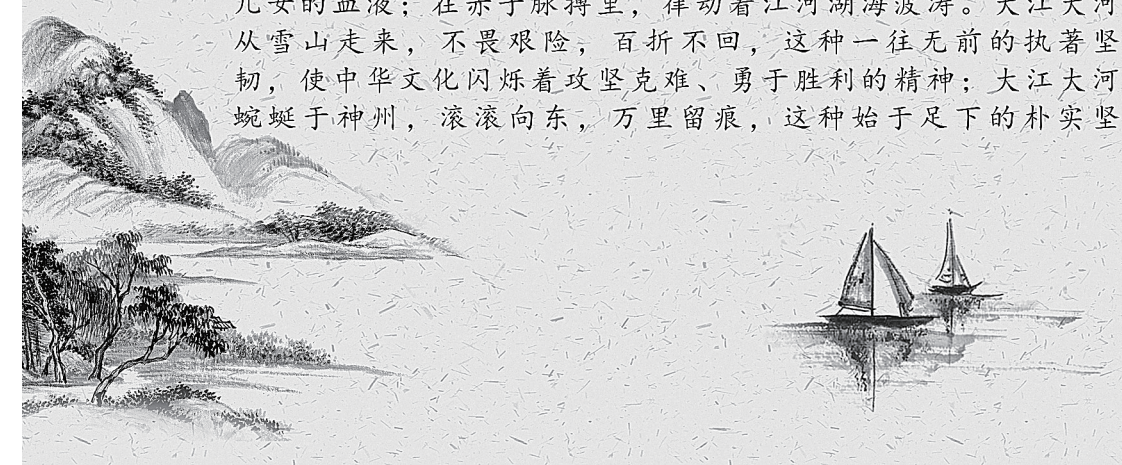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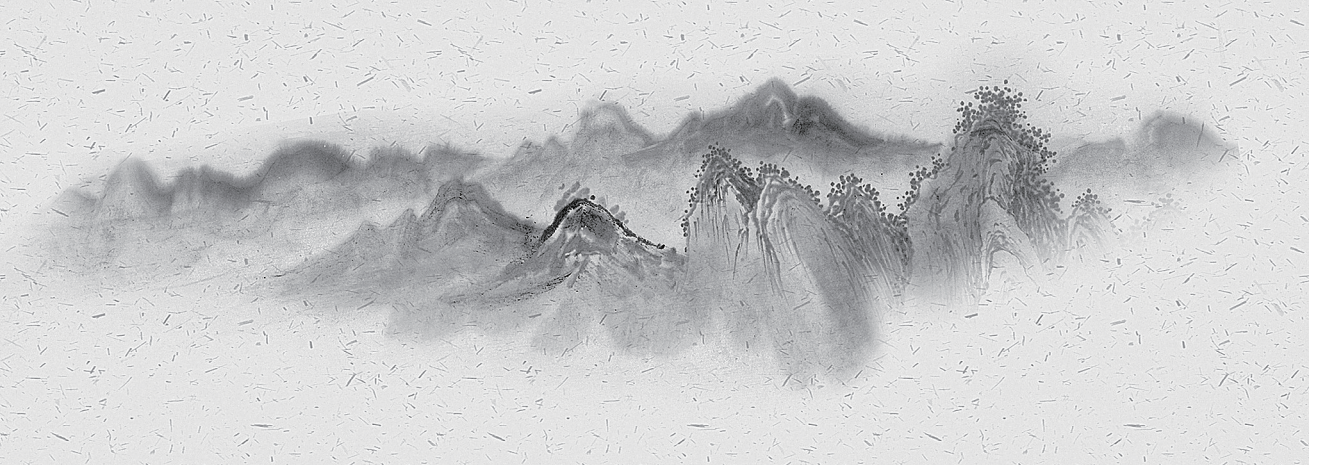
源远大江长，清流万里芳。
东西樯櫓疾，南北稻花香。
两岸依活水，神州享泰康。
苍茫书雅韵，浩淼谱华章。

人类文明依水生。尼罗河文明、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及长江文明，无不闪耀源头光芒。在这蓝色星球上，江河纵横像血管流淌大地，湖泊星罗如明珠镶嵌原野。河流供养文明，文明反馈河流。亘古如此，生生不息。从不可或缺的生命之需到农业灌溉的命脉之重，从交通运输的舟楫之便到清洁持续的能源之利，从雄奇秀丽的山河壮观到流传不衰的人文名胜，从欣欣向荣的千里沃野到蒸蒸日上的都市华章，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水的慷慨赐予。

河流纵横通为本。在中国，古有大禹治水、李冰筑堰、秦渠开凿、京杭大运河，今有长江三峡、黄河三门峡、南水北调、引江济汉等各类工程。这些工程沟连河网，兴水利，通航运。通过京杭大运河，长江与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等四大水系连通成网。长江干线接南纳北畅东西，支撑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也引来全球海船进江运输，使长江成为世界内河航运之最。随水流动的，还有文化的融通。因为水，江河流域的文化得以充分融合，相互影响，多彩斑斓。这表明，“通”流动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一个亮点。

神州大地江为魂。江河赋予神州大地文化以生命，铸就了中华文化的伟岸身躯和坚强魂魄。在滔滔江水里，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液；在赤子脉搏里，律动着江河湖海波涛。大江大河从雪山走来，不畏艰险，百折不回，这种一往无前的执著坚韧，使中华文化闪烁着攻坚克难、勇于胜利的精神；大江大河蜿蜒于神州，滚滚向东，万里留痕，这种始于足下的朴实坚





定，使中华文化凝聚了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精髓；大江大河以磅礴气势，激情跨越，奔腾不息，这种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使中华文化透射着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血型。正是这种江河精魂，从古到今，培育了一代代优秀儿女。

大江神韵因博兴。长江与黄河一道哺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奔涌不息的既是滋润万物的生命之水，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同区域不同形态的文化竞放异彩。工业、农业、商贸、交通、水利、林业、渔牧等业态文化薪火相传；青藏、巴蜀、湖湘、荆楚、皖赣、吴越和沪上等区域文化争奇斗艳；巴人歌舞、夔州竹枝、秭归龙舟、昆曲越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领风骚。大江文化依水而生、以通为本、以江为魂、因博而兴，采古今众长，纳中外精华，逐步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水和谐、同舟奋进的文化特质，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文化系大江。《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是《中华长江文化大系》的姊妹篇。《中华长江文化大系》是国家级大百科历史文化重点出版工程，由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举行业之力、集各界之智所撰，全面反映长江文化，广受关注、影响重大。《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主要从自然、人文和发展的视角，研究和解读长江流域主要江河湖泊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时代发展，力图多视角向读者精美展现长江流域神奇多姿的地脉、恢宏卓越的文脉和与时俱进的风采。本丛书尝试将黄河等一些代表性河流纳入其中，同时展示了世界十大河流的自然人文，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江河湖泊文化印象。不足之处，诚请方家指正。

仅以此丛书献给重庆交通大学各位老师同学、献给关心支持长江文化建设的各位专家同仁。

黄 强 王征平



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

指导委员会

顾 问 钱永昌 杨利民 唐冠军 张 林 唐伯明 由瑞凯
晨 崧 张建一 邢 昊 魏 尧 王 颢 柴承刚
向红林

主 任 （总策划）
唐伯明 由瑞凯 曹江洪 朱顺应

副主任 魏志刚 闻新祥 朱汝民 黄克艰 胡其红 马小峰
范亚祥 刘 亮 朱 俊 王志刚 姚京汉 邱建华
别道玉 施 华 王 凯 华 江 程学仁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越胜 马长世 马 涛 王玉德 白雉山 左年文
刘小平 孙光圻 孙君恒 朱立军 陈发义 李辉耀
肖洪恩 沈卫新 沈 岩 杨建党 张岱重 张乃见
陆望成 周保红 周生弟 周云霞 柳 棣 俞汝捷
赵 冕 赵国泰 席龙飞 郭康松 陶俊明 曹 威
黄学良 梁必文 营幼峰 韩雪峰 褚永平 鄢继烈

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任 （总监）

唐冠军 付绪银 阮瑞文 王平义

副主任 王茹军 杨忠胜 吴立志 但乃越 包文全 樊 星

易 纲 王 涛 郑荣军 孙新华 陈 乐 蔡年生

沈卫新 濮建新 李 强 张永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山 马 勇 邓跃进 王龙华 王水声 甘 露

甘明玉 古昭青 龙营华 申万萍 毕方全 吕新华

吕书臣 吕 雄 阮成堂 朱 红 刘 锋 肖德才

陈汉梅 杜经农 何晓明 李 晶 李顺利 李廷文

沈祥法 汪吉发 吴海波 吴关胜 吴永海 杨大鸣

严用民 张 虹 张 炜 张 晶 张铜宁 张正柱

罗丹阳 罗 吉 罗高林 罗 军 周 兰 武 乾

宗桂英 侯华银 胡利民 胡冰洁 胡小军 赵志明

高春泉 高克华 顾网林 郭义浩 徐丰收 徐开金

徐 红 徐贤斌 崔 文 黄发学 梅 涛 渠 钊

韩东成 葛新兴 彭东方 彭新颜 谢 刚 谢 军

鄢元超 鄢向荣 谭文屹

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

联合编辑部

总 主 编 黄 强 王征平

副 总 编 苏建国 孙新华 张昌林 袁宴强 施 华 赵 冕
崔 文 陈 乐 韩 毅

编 委 张建荣 魏 韦 鲁应慧 牟 锐 张培林 廖建桥
罗耀新 马宜生 马 涛 邓跃进 王取发 王 静
王水声 甘 露 田友国 田有生 刘方来 向 兵
肖 一 李富山 严用民 余 军 罗 军 罗 鹏
周家华 郝 健 胡成龙 高春泉 顾网林 郭义浩
晏 力 徐 军 殷 黎 黄 飞 程小胜 谢 军
彭新颜 彭东方 蓝 易 戴静敏

执 行 主 编 严用民 袁宴强

执行副主编 彭东方 田友国 周家华 赵明明 徐 军 欧业群
滕士兰

编 辑 周 杰 刘素玲 梁丰收 高 妞 汪睿翔 刘 涛
杜 燕 袁 芳 黄 昭 刘 铭 孙 慧 牛 蕊
程 丹 王莉莎 黄晓敏 严 林 周 锦 周永峰
田 旒

前言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卸任杭州刺史，他眷念难舍：“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连是此湖”，写尽了对西湖的无限留恋。多年以后，诗人仍然在诗中写道：“江南好，最忆是杭州”，想必依旧是想起了那让他眷恋的西湖吧。那里有他为官一方的诸多胜迹，那里白堤已经绿柳成荫，韬光寺依然泉水清冽，那里——杭州西湖一举成名，成为多少文人向往之地。

然后，苏东坡来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惊才绝艳的天才级人物，也做了杭州的长官。面对西湖的美景，他放声歌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以正式公文的方式，使“西湖”之名进入官方文书，他修筑苏堤，以艺术家的审美再造西湖。大中国的土地上其实有着数不清的西湖，赖这位大天才之力，杭州西湖从此独领西湖风骚。

西湖的美是自然山水之美，也是历史文化之美。这里有览之不尽的美景，六桥花柳烂漫，十万人家参差，山间竹露清响，曲苑荷风香气；这里有鳞次栉比的名胜，灵隐古刹，岳王祠庙，蓬莱孤山，巍巍宝塔；这里有叹为观止的造物，飞来峰的造像，岁寒岩的碑刻，胡庆余堂，南宋官窑；苏东坡、林和靖、郁达夫徘徊不去，北山街、杨公堤、文澜阁呼应声声；这里有久远悠长的历史，往日且已声名赫赫，今朝更是光艳照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它的新标签。

这样的西湖是变幻不尽的，“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是西湖，“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是西湖，“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是西湖……

这样的西湖是难以说清的。历朝历代，从来就不乏去说西湖的勇者，然而，终究是“种种皆佳，难以细述”。所以，当我们也开始这一尝试的时候，不免去想，这样的西湖到底从何说起呢？

继8编64卷《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二）》2014年正式出版后，2015年，长航局决定再度从自然、人文和发展的视角，组织编撰《中华文化系大江》文化丛书，透视和解读长江流域江河湖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向广大读者展现其神奇多彩的地脉与恢弘卓越的文脉。西湖正是其中之一，也是我所负责的一本。

接到任务后，我感到了使命的艰巨，经过广泛查阅资料和论证，决定立足于“自然、人文和发展”三个关键词，着手本书的撰写工作。这正是本书体例的由来。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西湖由来，着眼“发展”，介绍西湖形成的民间传说、科学探讨，以及西湖的命名、历史变更、申遗过程等。第二章西湖风景，着眼“自然”，西湖“三面云山”的空间结构，选择大名鼎鼎的“西湖三十景”作为西湖风景的代表，昭显西湖令人惊叹的美妙。第三章到第六章着眼“人文”，从西湖寺观、西湖文学、西湖名家、西湖风物等各个方面介绍西湖。借由十余座庙堂、道观和清真古寺，展示这里宗教的宽容与多样化；以诗词、楹联、古代游记、现代散文、叙事文学等不同文学形式，彰显西湖上的文学之胜；介绍西湖上的学术名家、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高僧隐士，让人瞻仰前辈先贤们的风姿历历；借助西湖龙井、胡庆余堂、南宋官窑、西泠印社、石刻造像艺术等，又让人领悟西湖造物之慷慨。最后的第七章西湖治理发展，则回到“发展”这个主题，展示了西湖今日之美与从古至今人们的治理之间的紧密联系。



序

前言

第一章 西湖由来 / 1

第一节 民间传说里的西湖 / 1

一 龙飞凤舞到钱塘 / 1

二 金牛显瑞明圣湖 / 2

第二节 科学视域下的西湖 / 4

一 西湖的形成 / 4

二 西湖的面积与变迁 / 7

三 西湖的地理水文 / 8

第三节 从岁月走来的西湖 / 9

一 西湖之“名” / 9

二 西湖的历史沿革 / 11

三 西湖申遗成功 / 14

第二章 西湖风景 / 16

第一节 三面云山一面城 / 16

一 西湖北屏，宝石闪耀 / 17

二 湖上精华，尽在孤山 / 17

三	湖西群山，佛国梵影	/ 18
四	城南吴山，自古繁华	/ 20
第二节	西湖十景惹人醉	/ 22
一	苏堤春晓	/ 22
二	曲院风荷	/ 23
三	平湖秋月	/ 24
四	断桥残雪	/ 25
五	柳浪闻莺	/ 26
六	花港观鱼	/ 28
七	雷峰夕照	/ 30
八	双峰插云	/ 32
九	南屏晚钟	/ 33
十	三潭印月	/ 34
第三节	更添人间二十景	/ 35
一	云栖竹径	/ 36
二	满陇桂雨	/ 37
三	虎跑梦泉	/ 38
四	龙井问茶	/ 39
五	九溪烟树	/ 40
六	吴山天风	/ 40
七	阮墩环碧	/ 41
八	黄龙吐翠	/ 42
九	玉皇飞云	/ 43
十	宝石流霞	/ 44
十一	灵隐禅踪	/ 44
十二	六和听涛	/ 45

十三	岳墓栖霞	/ 46
十四	湖滨晴雨	/ 47
十五	钱祠表忠	/ 48
十六	万松书缘	/ 49
十七	杨堤景行	/ 49
十八	三台云水	/ 50
十九	梅坞春早	/ 50
二十	北街梦寻	/ 51

第三章 西湖寺观 / 52

第一节	西湖禅寺	/ 52
一	几经废兴灵隐寺	/ 52
二	妙音不绝永福寺	/ 58
三	白云深处韬光寺	/ 60
四	天竺山上三天竺	/ 63
五	南屏晚钟净慈寺	/ 69
第二节	道观与清真古寺	/ 71
一	东海朝曦抱朴庐	/ 71
二	黄泽不竭黄龙洞	/ 73
三	全真圣地玉皇山	/ 74
四	清真古寺凤凰寺	/ 78

第四章 西湖文学 / 80

第一节	西湖诗词	/ 80
一	唐宋诗词	/ 80
二	元明诗词	/ 83

三	清代诗词	/ 84
第二节	西湖楹联	/ 86
一	佛寺香烛	/ 86
二	道观清音	/ 88
三	环湖名胜	/ 89
四	湖岛风光	/ 92
五	人文古迹	/ 93
第三节	西湖古代游记	/ 94
一	西湖	/ 94
二	湖心亭	/ 96
三	断桥残雪	/ 97
四	孤山	/ 97
五	苏小小墓	/ 97
六	风雨亭	/ 98
七	苏堤春晓	/ 98
八	烟霞岭	/ 99
九	雷峰塔	/100
第四节	西湖现代散文	/100
一	名家散文选登	/100
二	其他散文存目	/123
第五节	西湖叙事文学	/124
一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24
二	梁山伯与祝英台	/126
三	三生石的故事	/128
四	济公的故事	/130

第五章 西湖名家	/132
第一节 江山辈有人才出 —— 西湖学术名家	/132
一 葛洪	/132
二 阮元	/134
三 俞樾	/135
四 章太炎	/136
五 竺可桢	/138
第二节 山川不改仗英雄 —— 西湖仁人志士	/140
一 钱氏王朝：钱镠及其子孙	/140
二 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煌言	/141
三 辛亥三杰：秋瑾、徐锡麟、陶成章	/144
第三节 一半勾连是此湖 —— 西湖文人墨客	/147
一 白居易	/147
二 苏轼	/149
三 李渔	/151
四 龚自珍	/153
五 郁达夫	/154
第四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 西湖高僧隐士	/156
一 慧理法师	/157
二 永明延寿大师	/157
三 禅月大师贯休	/159
四 株宏莲池大师	/160
五 弘一法师	/161
第六章 西湖风物	/163
第一节 西湖龙井与茶文化	/163

一	西湖龙井	/163
二	历史渊源	/164
三	有关传说	/165
四	茶馆	/166
五	中国茶叶博物馆	/167
第二节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	/168
一	胡庆余堂古建筑	/168
二	胡庆余堂“戒欺”文化	/168
三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169
四	“红顶商人”胡雪岩	/170
第三节	传世瑰宝南宋官窑	/171
一	南宋官窑的建立	/172
二	南宋官窑博物馆	/173
三	青瓷瑰宝官窑瓷	/173
第四节	丝绸之府源远流长	/174
一	丝绸之府杭州	/175
二	杭州丝绸品类	/175
三	中国丝绸博物馆	/176
第五节	金石胜地西泠印社	/177
一	西泠印社发展历程	/178
二	西泠印社社址	/178
三	中国印学博物馆	/180
四	西泠印社名人	/181
第六节	石刻艺术蔚为大观	/182
一	飞来峰造像	/182
二	慈云岭造像	/183

三	宝成寺麻曷葛刺造像	/185
四	杭州碑林	/185

第七章 西湖治理发展 /186

第一节 西湖的治理 /186

一	西湖治理的必要性	/187
二	西湖历史上的治理	/188
三	西湖近现代治理	/196

第二节 西湖的发展 /197

一	西湖大规模整治	/197
二	西湖综合保护	/199

结语 / 204

参考文献 / 205

后 记 / 206

总 后 记 / 208

第一章 西湖由来

西湖，恰似一颗永远散发着无穷无尽魅力的闪光明珠，镶嵌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它独擅山水清雅之美，林壑幽深之胜，宜晴宜雨，四时皆能成景。它有丰富的文物古迹、神采飞扬的诗词歌赋、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在 2011 年 6 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景观。

第一节 民间传说里的西湖

山水流连之地，西湖的民间传说之盛让人惊叹。在这些传说里，西湖是天上的明珠，是人间的祥瑞，它的美让一切天地间的贪婪者现行，它的仁慈让万物感怀守护。而这，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成为今天的西湖故事。

一 龙飞凤舞到钱塘

在西湖南岸和钱塘江北岸之间，有“玉龙”和“凤凰”两座山峰，历经风雨，它们似乎仍然还在给人们讲述那个“龙飞凤舞到钱塘”的传说。

据说，远古时代，天河东岸的石洞里住着一一条白色的玉龙，天河西岸的树林中住着一只黄亮的金凤，一天，他们一起玩耍时，发现了一块银白色的大石头。金凤用嘴啄它，玉龙用爪子抓它，年复一年，这块大石头成了一颗银光闪烁的明珠，光芒四射。光芒照到哪里，哪里就山明水秀、人寿年丰。

这件事传到天宫，王母娘娘便想占为己有。她派了一批天兵天

将，趁晚上玉龙和金凤都在睡觉时，把这颗明珠偷偷拿到了手。

这天，正好是王母娘娘的生日，四面八方的神仙都到天宫来祝寿。王母娘娘摆下“蟠桃会”盛宴，请众神仙喝美酒、吃蟠桃。众神仙一齐祝王母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王母娘娘一时高兴，就把她不久前得到的明珠，放在金盘里让众神仙观赏，正好让到处寻找明珠的金龙和玉凤撞上了。

金龙和玉凤看到明珠，不约而同奔了过去，要夺回辛勤琢磨成的那颗明珠。王母娘娘见势不妙，赶紧伸出双手来护。你争我夺之际，一不留神，明珠连同金盘一起打翻在地，只见那明珠顺着宝殿，一溜转咕噜噜地滚动，滚到宝殿前额阶沿边，落下台阶，倏地一下从天宫掉到下面的人世间去了，正好落在钱塘江流入东海江口的群山边。等明珠着地时，但听轰地一声巨响，竟变成了亮晶晶的西湖。

金龙和玉凤看见明珠往下掉，急忙转身相护。玉龙飞，金凤舞，跟着明珠从天宫一直来到地面，看到明珠变成西湖，玉龙舍不得离开，就变成一座雄伟的玉龙山；金凤也舍不得离开，就变成一座青翠的凤凰山。两座山，从此守护在西湖边。

二 金牛显瑞明圣湖

西湖水中有金牛涌现，同“龙飞凤舞”一样，是杭州最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之一。早在南朝宋（420—479年）刘道真《钱塘记》记载：“明圣湖在县南。父老相传：湖中有金牛，古尝有见，其映宝云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测，遂以明圣为名。”父老乡亲们口耳相传，县城南面的湖里有一头金牛，古时候的人们曾经见过，它宝光流彩，神秘莫测，所以把它叫作湖明圣湖。

古人认为，湖中出现金牛，是象征国运昌盛、大吉大利的“明圣之瑞”，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总叙》把“金牛”与“明圣”这层关系说得更清楚：“西湖，故明圣湖也……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

西湖有不少与金牛涌现相关的传说。最有名的是一个钱塘县令作恶多端、罪有应得的故事。

故事里说，古时候，这湖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水，沿着湖岸是

黑油油的肥沃田地。周围的老百姓都在地里种着庄稼，用湖水来灌溉。稻穗儿长得沉，谷粒儿长得圆，像一串一串的珍珠，真叫人喜欢。农闲了，大家就到湖上打鱼捞虾。人们和睦相亲，过着安乐的日子。

在这湖底，住着一头金牛。只要天晴久了，湖水慢慢浅下去，湖里的金牛就会出现——老远老远地就能看见它那金晃晃的背脊、昂起的牛头和翘起的双角，它嘴里吐出一口口清水，湖立刻又满满地了。

有一年夏天，算起来已经九九八十一天没有下雨啦，直旱得湖底朝天，四周的田地都硬得像石头，缝裂得有几寸宽，嫩绿的秧苗都枯黄了。老百姓干渴得眼睛凹进去，浑身没劲。他们天天盼望有金牛出现。

这天早晨，大家正在湖边盼望，突然传来“哞”地一声，哈，果然看见金牛从湖底破水而出。它摇摇头，摆摆尾，大口吐水，霎时间湖水又涨满起来。老百姓见了，个个喜得拍手叫好，感激金牛。又见那金牛抬起头，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哞”了一声，慢慢又没入湖中去了。

钱塘县官听说后起了贪心，吩咐手下人赶紧去把金牛捉来。

那些衙役、地保一个个都急匆匆地跑到湖边，抬头望望，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的湖水，哪儿还有金牛呢？县官贪心不死，便命令

明圣湖



老百姓把湖水车干。

住在湖边的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被赶到湖边。他们在县官的威逼下，只得架起水车车湖水。车啊车的，一连车了九九八十一天，累得大家精疲力竭，到了最后一天，终于把湖水车干了。果然，金牛卧在湖底，它身上的金光照得天明地亮。

县官走过去看，也被金光照得睁不开眼，但他还是吆喝着衙役们赶快下湖抢金牛。只见那金牛转着圆溜溜的眼睛，站了起来，又仰天长叫一声，从口中吐出一股白花花的大水，直冲县官、衙役，一下把他们全都卷入了巨浪中。湖水又满了起来。

此后，湖中的金牛不再出现了，湖水再也没干过。人们忘不了金牛，就在湖的旁边城墙上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城楼，天天爬上城楼去盼望金牛。这座城楼，就是后来的“涌金门”。

“涌金门”在古代很长时期都是游西湖者的必经之地，因为这座城门离当时的杭州市中心最近，“涌金门外春意融”“涌金门外水涟漪”“涌金门下上轻桡”“月明还照涌金门”“出涌金门一黯然”，从苏东坡到陆游，不少文人都有着“涌金门情结”。

第二节 科学视域下的西湖

传说中的西湖固然瑰丽多姿，但科学视域下的西湖似乎更能述说其悠久历史。学者们就火山说和潟湖说对它的最初形成过程争议不休，却恰恰证实了它的古老。西湖从最初的形成直到今天，湖床经历多次变迁，却始终未曾消失，见证了古往今来人们为生命与文明的延续，所进行的种种努力。

一 西湖的形成

在古代，关于西湖的形成，除了上述传说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笼统地称其由周边群山的溪流积聚而成。如《宋史·河渠志》云：“西湖周围三十里，源出武林泉，盖其地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南北诸山之水汇聚于此，故其源深广而不竭，

然非仅鱼鸟之藪，游览之娱也。”明代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西湖总叙》作“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清人方浚师在《蕉轩续录西湖》中也写道：“湖居省城之西，聚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潴而为湖。”其他史书记载也大体如此，只用一两句话，寥寥十数字，简单地说明西湖是由源出周边群山中的溪流汇聚蓄积在低洼之地而形成的。

直到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进步，学者们从地形、地质及水动力学等方面作考证，对于西湖的形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火山说和潟湖说。

最早用地质学观点解释西湖成因的，是一位日本学者石井八万次郎。20世纪初，日本出于帝国侵略扩张的需要，开始注意搜集中国的地质矿产情报资料，并有计划地派遣人员来华作地情和地质考察，地质学家石井八万次郎就这样被派到中国。经过详细调查后，他于1909年在东京《地质学杂志》中发表《清国浙江省杭州府附近调查概报》（即《浙江杭州附近地质调查概报》）一文，对杭州西湖的形成作了第一次近现代地质学意义上的研究和探讨。他认为西湖是一个火山岩阻塞湖，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沉降，提出了最早的西湖形成火山湖说。

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和湖滨公园进行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在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以今天的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有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并在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大量火山岩块。火山喷发过后，曾出现火山口陷落，造成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即西湖雏形。这一分析，对石井八万次郎的西湖形成火山说提出了有力支持。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年也对西湖的形成做过研究。1920年，他考察西湖地形后，于次年在《科学》杂志发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西湖前身并非火山湖，而是一个由沙坝封闭所形成的典型的潟湖，它是由海湾逐渐淤积封闭演变而成，即由于钱塘江的泥沙沉积，海湾局部变得淤浅，海床上升，使一部分海面逐渐与大海隔绝而形成的。

继竺可桢先生后，章鸿钊、高平、朱庭祜、陈吉余、陈桥驿、何永年等多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出發，支持获补充潟湖说。

不过单纯的潟湖说在现代科学考察中受到了怀疑。如王淙涛等在《西湖的成因发育及年龄》一文中就指出：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部门的钻孔记录，并未发现西湖以东有任何坝状沙体的存在，从西湖北面的宝石山到南面吴山一带，不存在高出西湖的堤状湾口沙洲。因此断言西湖不是一个由沙坝所封闭形成的潟湖。

但另一方面，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否定西湖在形成初期曾有过潟湖阶段。即使是西湖一带曾有过火山喷发，从而导致地层沉降下陷，那也只是给潟湖的形成创造了更好条件，因此火山说和潟湖说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西湖的形成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钱塘江泥沙沉积导致海湾淤积形成潟湖，应该是关键性因素。

结合潟湖的形成与火山喷发的因素，有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断：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今天的西湖一带发生了一次强烈的火山喷发，由于岩浆外流，造成地壳内部空虚，使火山口陷落成了洼地，这块洼地就成了以后西湖形成的基础。到了距今约一千万年前，冰河期结束后，地球表面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现在杭州所在之地变成了一片汪洋，而“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大海的一部分。直到距今两千多年前，西湖还是一个浅海湾，除个别山岭外全部淹没在海水之中。后来随着海水的冲刷，海湾四周的岩石逐渐变成泥沙沉积，使海湾变浅，加上钱塘江水带来的泥沙在入海口沉积泥沙越积越多，最终将海水截断，内侧的海水就形成了一个湖。起初，潟湖还随着潮水的涨落而时隐时现。后来，经过当地人民多次筑海塘阻拦海水，再加上海平面的下降，西湖才完全与海失去了联系。

潟湖的形成，是西湖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它形成初期，湖里的水还与海水一样，含盐量很高，是咸的。在湾口完全封闭，与海洋隔绝以后，流到湖里来的，只有发源于武林山的“武林水”——各处山坞里流出的山涧溪流的淡水。经过淡水的不断冲刷，湖水的含盐量逐渐降低，年长月久之后，这个潟湖就成了淡水湖，即日后

的西湖。

二 西湖的面积与变迁

关于西湖的水域面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其文中有“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之语，这是关于西湖面积最早的文献记载。

从五代至北宋，由于西湖长年不治，湖面大半被淤泥葑草所湮塞，几乎占据了整个湖面的一半。正如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所描述的，“臣通判杭州，湖之峰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不过在苏轼率领杭城百姓大规模疏浚以后，“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大致恢复到唐代的水域面积。但总体来说，在宋元时期，湖床的面积还是比隋唐时又缩小了一些，根据学者的考证，当时的面积大约在 9.3 平方公里。

明代以前，历代史书记载西湖的总长，均作一大概的数字，“周回三十里”，但到了明末，却有记载指出湖的周长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明清时，湖面为 7.5 平方公里左右，从清末再发展到民国，湖面还在继续缩小。1927—1937 年，杭州市政府实测西湖面积为九千二百余亩。1949 年 10 月前编撰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据当时水利委员会所测结果为：“西湖南北三公里，东西约二公里，环湖一周约二十三华里强。”

1950 年，杭州市有关部门对西湖进行详细测量，浙江省测绘局杨彬镛据此作《西湖面积小考》，“西湖环湖一周（长桥至花港观鱼间沿南山路，其余沿西湖水涯线）长十二点九六公里，面积约五点六平方公里。”

至 2001 年，西湖西进工程实施前，据《杭州市志》记载，西湖南北长 3.3 公里，东西宽 2.8 公里，周长 15 公里，面积 6.03 平方公里。



西湖

除去湖中小岛、长堤、孤丘，水域面积约 5.66 平方公里。2002—2003 年，西湖西进工程向西延拓水面 70 公顷，重修了杨公堤，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金沙港等水域。

三 西湖的地理水文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老城区的西部，地处太平洋西岸、长江三角洲的南翼、钱塘江下游北岸、杭州湾西端，地理坐标为北纬 $30^{\circ} 16'$ ，东经 $120^{\circ} 12'$ ；属于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随着季节的推移，气温和气压的变化非常大。夏季由于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高温多雨，光照充足，冬季则比较寒冷；年平均气温 16.2°C ，年平均降雨量 1435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 76%。

在 1949 年前，西湖的平均水深约为 0.72 米，即使是最深的湖心亭附近也不到 1 米。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挖浚，以及 21 世纪开始的西湖综合治理，西湖现在的平均水深为 2.27 米，其中最大深度达 6.52 米，而最浅处仍不到 1 米，水体容量约为 1429 万立方米，水的自然交替为 1 次 / 年。湖水的年平均水温 17.6°C ，最高是 10 月份，为 28.6°C ；最低是 3 月份，为 4.0°C 。湖水基本不结冰，但在 1976 至 1977 年冬季和 2007 至 2008 年冬季时期，曾有深层结冰。

西湖疏浚面积约 27.25 平方公里，流域内年径流量为 1400 万立方米。水的补给主要依靠金沙涧、龙泓涧、赤山涧、长桥溪等几条不长的自然溪流。

由于补充水源主要依靠降雨和这几条不长的溪流，因此从现有的来水情况看，如果没有钱塘江引水工程的帮助，西湖入湖的径流量和蒸发量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但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至少在北宋以前，西湖的水量还是比较充沛的，否则很难维系比今天要大得多的水面，也无法在大旱之年为下游的几万亩良田提供灌溉水源。

由于西湖各子湖之间被几道湖堤隔开，仅有堤上的桥孔连通，因此各部分的湖水不能充分混合，形成各湖区水质差异的特点。在近现代，各个湖区的多处水域都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不过自从 1986 年西湖与钱塘江沟通后，每天引入钱塘江水 30 万立方米，湖水由原先自然状态下的一年一换加快成每月一换，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西湖富营养化的问题，但湖水的透明度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 21 世纪初的综合整治以后，根据西湖风景名胜区环保监测站的检测，到 2007 年，西湖水体的平均透明度已达到 65 厘米，比 2003 年又提高了 15.65 厘米。

历史上西湖原有五个出水闸口，分别为圣塘、涧水、石函、溜水、流福沟五闸，其中前三闸在钱塘门外、旧昭庆寺西；溜水闸在涌金门北，流福沟闸在清波学士港处。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其他四闸都废了，只剩下东北的圣塘闸，是西湖唯一的出水口。直至 21 世纪初的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中，才又重新开了涌金闸等出水口，使湖水的蓄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西湖的底质是由含有机成分特别高的湖沼沉积而成，属于粉砂质黏土及粉砂质亚黏土，分为流动层、软泥层和硬泥层（底基层）三层。最上层为藻骸腐泥的流动层（黑色有机黏土），中层为软泥层，又细分为泥炭层及沼泽土层，最下层为基底粉石砂层。其中流动层和软泥层合起来平均厚度为 0.5 米左右，泥量较大，有机质含量很高。

第三节 从岁月走来的西湖

西湖历史悠久，从漫长的岁月一路走来，它经历了名称的几番变革、形态的多次重塑，又在今天随着申遗成功迎来了新的辉煌。

一 西湖之“名”

关于西湖的名字，清代雍正朝浙江巡抚李卫和傅王露主修的《西湖志》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西湖古称明圣湖。汉时有金牛见湖，人言明圣之瑞，因名。又以其在钱塘，故称钱塘湖。又以其输委于下湖，故称上湖。其地负会城之西，故通称西湖。”可见，自古以来，西湖曾有过很多名字。

今天的杭州地区，最早在秦代时开始设置钱唐县（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西湖位于钱唐县境内，因此可能据县名而得名，称为“钱唐湖”。在秦代时，西湖还与钱塘江相通，所以

也有人认为钱唐湖的名字是由钱塘江之名而来。

到汉代时，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上》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武林山”，应该就是今天的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而发源于这一带群山上的溪水，逐渐汇合为金沙涧，向东注入西湖，成为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因此“武林水”应该就是指西湖，它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西湖名称。

其后，西湖还有“明圣湖”与“金牛湖”的古称。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中有这样的记载：“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因为传说湖中有金牛出没，所以得名“金牛湖”。当时又有人说湖中有金牛出现是天子圣明的祥瑞，因此又称之为“明圣湖”。

除此之外，西湖还有“钱水”“钱源”“西岭湖”“西泠湖”“石函湖”“上湖”“放生池”“潏潏湖”“西子湖”“明月湖”“美人湖”“龙川”“贤者湖”“销金锅”“高士湖”等诸多名称，每个别名，各有来历。

不过，虽然有如上众多的别名，但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所普遍公认，并见诸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唐，湖称为钱唐湖；一是因为湖在杭州之西，故名西湖。

西湖之名，大概始自隋代。秦代始设钱唐县，县治在武林，即今天的灵隐山附近。县在山中，位处钱唐湖之西。至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杨坚平陈，改钱塘郡为杭州，初治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次年即移治钱唐县（今宝石山东南）；开皇十一年，又将县治移到钱唐县柳浦西（今杭州江干一带），并依凤凰山筑城，是为最早的杭州城。这样，州治就由原来的钱唐湖之西迁建到湖的东面，而原先在城东的钱唐湖，相应地就位于城西了。湖在城市的西面，故名西湖。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同名西湖者是一样的。

至迟在唐代，“西湖”这个称呼已经被频繁地使用了。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就经常使用“西湖”一词，如其诗题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别》等。但西湖虽然因白居易筑堤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在其公文中，仍称此湖为钱唐湖，因此可以肯定，

“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多以“西湖”为名，钱唐湖之名遂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二 西湖的历史沿革

今天的杭州和西湖，经济发达，文化深厚，景色秀丽，使人很难联想到，在远古时候，这里只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浅海湾。如今西湖南北的群山，那时只有峰顶露出水面，大部分都埋在海底，成为一个个小岛。北面的北高峰、宝石山和南面的凤凰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岬；整个海湾呈马蹄形。北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曾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南宋著名词人、郡人周密，当年到城南吴山游玩，看到山腰石凳上有水波细纹的遗迹，也曾说：“今之城市，当在深水底数十丈矣。”1949年后，地质工作者在城北拱宸桥一带勘探时，也从钻孔资料获知，距离地面30～50米以下的松散沉积物中有海滨生物。这些都说明，今天的杭州城区在远古时的确是一个海潮涨落的浅滩。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杭州市区仍是海潮出没的沙洲，西湖也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仍与海湾相连，每当涨潮的时候，湖中的水就满溢出来，退潮的时候，湖的形状才显现出来。后来，由于泥沙日复一日地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至此，湖的形状才基本定型下来。此时大约为我国的秦汉时期。据刘宋县令刘道真《钱塘记》的记载，“县在灵隐山下”，说明当时的钱塘县在现在杭州城的西南部，则当时的西湖应该在钱塘县治的东北部。

到汉代后期筑成大塘后，西湖才与海潮隔断并与钱塘江分开，从此才开始其独立发展。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〇《浙江水》引南朝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

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记载了东汉会稽郡的议曹华信率领民众，用泥石堆筑防海大塘，阻挡了咸潮，江湖始分，西湖从此与江海隔绝，成为内湖；因为湖在当时钱唐县境内，所以把武林水改名钱唐湖。

不过，《钱唐记》中关于防海大塘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不过关于“钱唐（塘）”县得名的说法可能有误。《史记》中早有记载，“（始皇）至钱唐，临浙江”，可见秦时已有“钱唐”之名，而并非东汉修筑防海大塘后才得名的。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自此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征调民工开凿自京口（江苏镇江）至杭州的长达八百余里的江南运河。杭州作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一跃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因而得到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载：“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由于商业发达，人口增加，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居住点逐渐向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扩展，聚落渐增，解决给水问题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加，这才促使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所谓“六井”的出现。

西湖的出名始于唐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委巷丛谈》中曾述及西湖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及其所以能得到发展的原因：

西湖巨丽，唐初未闻也。自相里君、韩仆射辈继作五亭，而灵竺之胜始显。白乐天搜奇索隐，江山风月，咸属品题，而佳境弥章。苏子瞻昭旷玄襟，追踪遐躅。南渡已后，英俊丛集，昕夕流连，而西湖底蕴表露殆尽。虽其时法禁舒假，长民者得以适性徜徉，而府库充盈，羨余可举，闾阎康裕，募化有资，故寺观日益，且高僧真士又得与达官长者倡和逍遥，故妆点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严明，动有掣肘，为吏兹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诽议，汨没簿书，修职救愆，犹虑不给，尚敢盘桓山水之间哉？至于道院禅林，日就崩废，缙黄之流，服役追呼与氓隶等，即有募化之资，无过升斗。盖盛极而衰，亦循环之理也。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

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1127年，南宋建立，此后定都临安，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鹞，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

但到了元朝后期，政府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菱田荷荡。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

清代，因康熙、乾隆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了西湖的整治和建设。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

自清末进入民国以后，阻隔在杭州城市与西湖之间的城墙逐渐被拆除，城市与西湖的关系更加密切。民国元年（1912年）7月，杭州市政当局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沿湖筑湖滨路，在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次年，又开始拆除旧旗营城墙，开辟新市场，据时人记载，“自旗营开辟，垣毁，西湖宛在城中”，西湖现代建设由此起步。

由于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杭州西湖作为风景名胜湖泊的盛名日益远扬，除了传统的香客外，全国各地的游客甚至国外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整个西湖进入旅游繁

盛时代。

抗战期间，杭州沦陷，西湖也失去了正常的整治和维护，葑草淤塞情况日益严重。

1949年5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杭州市工务局园林管理处即以“维持现状之原则”，对西湖风景区开展了接管工作，维护好景点的旅游设施；同时组织人员对西湖开始进行初步的保护与整理，西湖周边的主要景点由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进入21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启动。一系列举措，使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对于重塑西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作用，使西湖固有的山水依存关系更加密切，也使西湖与城市、与人民的关系更融合了。

三 西湖申遗成功

2011年6月24日，巴黎时间下午5时55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执行主席戴维森·赫本敲响了她手中的小锤。这一锤，宣告了杭州人多年夙愿终成现实——西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被列入目录的西湖景观范围共计3322.88公顷（包括“西湖十景”以及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等文化史迹均在这个景观范围之内），缓冲区7270.31公顷，西湖符合世界遗产申请标准中的以下几条：第二条，即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第三条，即呈现有关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文明的独特或稀有之证据；第六条，即具有显著普遍价值的事件、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结。

《世界遗产名录》是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编撰的，该委员会由《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选举产生的21国代表组成，每届任期四年。委员会负责《公约》的实施与执行，并每年为《世界遗产名录》增添新的遗址。

候选的新遗址由缔约国提出申报，两家顾问机构对申报进行审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负责审查文化遗址，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负责审查自然遗址。两家咨询机构在审查后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将审查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址的保护状况报告，并要求缔约国在必要之时采取适当的保护和保存措施。

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前，《世界遗产名录》共列入了911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包括151个缔约国的704项文化遗产、180项自然遗产以及27项混合遗产。目前《世界遗产公约》共有187个缔约国。

成功申遗的西湖，是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也是目前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唯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

申遗成功当然不是终点，正如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西湖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国平所说，申遗不是目的，保护西湖、造福后代才是目的。我们要借助西湖申遗成功的东风，更有效地保护好西湖。西湖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已经存活了2000年。西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保护西湖的历史。保护西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我们将继续秉承“保护第一、应保尽保”的理念，兑现六大承诺：“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我们相信，杭州将会一诺千金，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我们深知，西湖是杭州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我们将以西湖成功申遗为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地保护西湖这个杭州城市的“根”与“魂”，把自然景观更加美丽、人文景观更加丰富的“东方文化名湖”传承给后代，让西湖再活一个2000年。

第二章 西湖风景

有人说，西湖太密了，一步一景，移步换景。西湖美景，总让人觉得数不胜数，它有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人工的浑然天成，它是自然，也是历史，更是文化，西湖的美景，像是一场自然与人文交汇后的汇报演出，琳琅满目，妙趣横生，让人目不暇接。

第一节 三面云山一面城

西湖成功申遗，有六大要素被明确写进“申遗”报告里，其中“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至关重要。

西湖周围的群山，属于天目山余脉。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丘陵地形，山体主要由志留、泥盆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较坚硬，不易风化侵蚀。峰峦挺秀，溪涧纵横，流水清冽，是西湖泉水最多地带。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较低，属低丘陵地形。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叠纪石灰岩构成，易受水流溶蚀，形成了烟霞、水乐、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内圈的群山，除岩溶丘陵外，还有横亘西湖北缘的葛岭、

三面云山
一面城



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

风光旖旎的杭州，外有滔滔钱塘江，浩荡江潮，闻名天下；内有明媚西子湖，山温水软，世人皆知。江湖之间，这些山峦起伏，群峰拥翠，山色岚影，让人动容。

一 西湖北屏，宝石闪耀

宝石山位于西湖之北，这里的山岩呈赭红色，岩体中有许多闪闪发亮的红色矿物质，每当阳光映照，满山流霞缤纷，尤其是朝阳或落日霞光洒沐之时，保俶清秀，披着霞光分外耀目，仿佛数不清的宝石在熠熠生辉，因而被称为“宝石山”。

宝石山不高，在西湖群山里也算不上拔萃者，但确实揽赏西湖全景和日出的好去处。登上山顶，南望平静湖面，画船悠悠；北瞰城市铺展，建筑鳞次栉比；东则街市繁茂，高楼拔起；西有青嶂千叠，一派苍翠。每当清晨日出之际，霞光万道，红满东方，城市渐渐醒来，西湖也揭开了迷人的面纱。

保俶塔位于宝石山东面，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建于北宋初年，原为九级砖木结构，可以远眺。民国重修后，现为八面七级实心砖塔，不可登临。由于其体形细瘦，自张岱以来，人们常以“美人”比之。

保俶塔以其漂亮的外形和显要位置成为引人瞩目的西湖胜景标志物。尤其是早晨，在浮云彩霞的映衬之下，起伏如凤凰飞翔的宝石山和山顶那犹如美人一般亭亭玉立的保俶塔，和谐地组合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

宝石山还有来凤亭、寿星石、巾子峰、秦皇系缆石等古迹名胜。其旁的葛岭，相传为葛仙翁（葛洪）炼丹著书之地。至今仍留有葛仙庵、流丹谷、还丹古井、抱朴庐、初阳台遗址遗迹。

二 湖上精华，尽在孤山

孤山，名虽曰山，其实不过是一座高仅 38 米的小丘而已。它处于西湖西北一隅，乃湖中一孤峙之岛，故名孤山。

“人间蓬莱是孤山”，作为西湖中最大的岛屿，孤山碧波环绕，

山间花木繁茂，凝绿叠翠。亭榭楼台，参差错落，掩映在绿树丛中。山花争艳斗妍，四季芬芳。好鸟飞来枝头，歌喉千啭，舞姿翩翩。还有日夜喷涌的甘甜清澈的山泉和陪伴在旁的奇石灵岩。是一座融自然美和艺术美为一体的立体园林。

由于开发历史悠久，孤山景色早在唐宋已闻名遐迩，唐诗人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的佳句便是写的此处。

宋代隐居孤山的诗人林逋“梅妻鹤子”的传说更是为孤山增添了魅力。林逋以咏梅诗词闻名于世，他隐居孤山躬耕农桑并大量植梅，写出了不少咏梅佳句，其中《山园小梅》最是脍炙人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咏梅第一佳句。

孤山是一座文化堆积起来的山，具有厚重的文化色彩。这里唐代有孤山寺，南宋时建西太乙宫、四圣延祥观，清代曾在此建行宫，康熙南巡时就在这里住过，雍正时（1727年）改为圣因寺，与灵隐、昭庆、净慈三寺合称西湖四大丛林。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为中山公园。此外，孤山南麓还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江博物馆，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

孤峙湖中，孤山形如黛簇，挽着里湖，牵着外湖，四周云水茫茫，烟波渺渺。湖山一体一韵，淡雅相得。晴时，山石树木，楼阁亭榭，一如工笔所描，无一笔不真切，风物雄丽中透着清秀之气。雨时，像泼墨写意，莽莽苍苍，山色空蒙中含着几分神秘。其雪景更是引人入胜：“兀峙水中，后带葛岭，高低层叠，塑雪平铺；日光初照，与全湖波光相激射，璀璨夺目”。此时泛舟湖上，如见琼楼玉宇，遍山一色银装。

三 湖西群山，佛国梵影

西湖以西的群山和宝石山、南高峰等一起构成环绕湖泊和杭州城的“三面云山”。这些群山虽然不高，但数不胜数。它们层峦叠翠、影影绰绰，与湖水交相辉映，成就一个山清水秀的西湖。

灵隐、天竺诸峰，总称“武林山”，据《汉书·地理志》：“钱唐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灵山志》称：“宋时定地，以飞来峰之南为天竺，以飞来峰之北为灵隐。因北麓为灵鹫寺，故峰为异

其名。”

飞来峰，又名灵鹫峰，海拔 168 米。山体由石灰岩构成，表面净无寸土，仿佛经过精心剔刮和洗刷一般，石色青中带紫，莹滑清润。在岩石的裂缝和孔穴中挺立着参天古木，攀附着千载寿藤，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明人袁宏道曾盛赞：“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由于长期受地下水溶蚀作用，飞来峰形成了许多奇幻多变的洞壑。据前人记载，飞来峰过去 72 洞，但因年代久远，多数已湮没。仅存几个洞，大都集中在飞来峰东南一侧。最南端一个叫青林洞，洞内有石床、手掌印，传说石床为“济公床”，后掌印为“济公手掌印”。此外还有龙泓洞、玉乳洞、射旭洞、呼猿洞等，洞洞有来历，极富传奇色彩。

飞来峰西麓有冷泉掩映在绿荫深处，泉水晶莹如玉，在清澈明净的池面上，有一股碗口大的地下泉水喷薄而出，无论溪水涨落，它都喷涌不息，飞珠溅玉，如奏天籁。明代画家沈石田诗云：“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冷泉池畔建有冷泉亭。

飞来峰龙泓洞口有理公塔，一名灵鹫塔，是杭州现存唯一的明塔，用石块砌成，六面六层，殊为罕见。全塔由下至上逐级收分，结构朴实无华，别具一格。

从灵隐到天门山，周围数十里，统称为天竺山。徜徉天竺山，最为诱人的是四周的山峦秀色。从灵隐合涧桥旁循路而进，山色如列画屏，崖陡谷深，曲涧淙淙，山岚云影时而飘忽，极富山林野趣。著名的山峰有灵鹫峰、莲花峰、月桂峰、稽留峰、中印峰、乳窦峰、白云峰、天竺峰。

天竺峰双峰削立，形同天门，故杭人又称它为天门山。峰高 455 米，有西湖第一高峰之称，为西湖群山的主峰。天竺道上有不少古树名木，如七叶树、枫香、紫楠、黄檀、榆树等。天竺山奇石更奇，特别是莲花峰一带的山石，晶莹清润，嵌空玲珑，俊美无比。

南屏山向北伸展的余脉，濒湖勃然隆重而起，林木葱郁。虽小巧玲珑，名气在西湖上却是数一数二，因为山巅有吴越时建造的雷峰塔，是西湖众多古塔中最为风光的塔，七十余年前塔倒山虚，连

山名也换成了夕照山。后来宝塔修复，风景依旧。山上种植了大量香樟、枫香、榆树等观赏树木，夕阳斜照，宝塔生辉，佛光宝气，普映山水，景色富丽堂皇。

此外，还有将军山、美人峰、月桂峰、天喜山、天马山、狮子山等等。这些山林中，佛刹林立，高僧辈出，铸就杭州“东方佛国”的美名。

四 城南吴山，自古繁华

天目山余脉截止于杭州，在西湖北岸形成葛岭、宝石山，在西湖南岸的，就是吴山。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但直入城中的唯有吴山。当西湖还是与钱塘江相通的一个浅海湾时，吴山和宝石山就是怀抱这个海湾的两个岬角。南北对峙，随波浮沉。后来，平陆抬升，逐渐发展、形成现在的杭州城。吴山就像一只梭镖，楔入杭州城内。

古时的吴山脚下，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汪洋，渔民常在海湾捕鱼、山上晒网，故而得名晒网山。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南界，故改称吴山。至唐时，山多青葱，时人多称青山，吴山自古有五多：古树清泉多、奇岩怪石多、名人遗迹故事多、祠庙寺观多、乡风民俗奇情多，使得吴山独具万般风韵。

吴山多古树，满山林木苍翠，冠盖如云，古朴苍劲，树龄一般都在四五百年以上，有樟树、银杏、枫香、金钱松、龙柏，新老交融，面貌一新。恰如苏东坡所云：“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有一棵“宋樟”，已享八百多岁高寿，是吴山中树龄最长的一棵。

吴山多奇岩，尤以紫阳山通向云居山山道旁的“巫山十二峰”为最神奇。因其形似神合，这十二块岩石被分别冠以笔架、香炉、棋盘、象鼻、玉笋、龟息、盘龙、舞鹤、鸣凤、伏虎、剑泉、牛眠等名称，环顾赏析，颇有一种空灵神奇。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卧石又酷似龙、虎、兔、猴等十二生肖的造型，民间又称之为“十二生肖石”，游人至此，总要驻足揣摩，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吉祥如意。在“十二生肖石”两侧，又有一石露出地面，酷似一只大汤匙背朝天躺在地面上，还有长长的匙柄，这就是“瓢羹石”。再往西是峰石玲珑、岩洞幽奇的“紫阳石林”，蛤蟆石、蹲狮石、寿星石、翡翠石、

飞来石等，形形色色，使人眼花缭乱；垂云峰、吕字岩、泼水观音石及瑞石洞、青霞洞等诸多石景，玲珑剔透，卓逸多姿，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吴山不仅风景秀美，还在山上留下了众多的名人踪迹。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为吴山“有美堂”撰记：“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南宋陆游晚年曾多次来游吴山，留下了《阅古泉记》等名篇。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徐渭和陈洪绶曾先后寓居吴山火德庙西爽阁，创作诗画作品。明朝吴东升在其两侧题“岁寒”“松竹”四个楷书大字，字径达七十厘米，岁寒三友应为松竹梅，而松竹两字之下恰好有风化破裂的石纹，酷似老梅疏枝，这以石纹代字，真是别具匠心。清代，文人雅士次第结队上吴山聚会雅集，谈今说古，怡情林泉。至如李渔那样的文艺全才，竟举家迁居吴山，口口声声宣称：“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吴山庙宇众多，战国时期，吴国大臣伍子胥因进谏吴王夫差惨遭屈杀。吴人怜之，就在此山立祠纪念，建造了一座“伍公庙”。这就是吴山上出现的第一座庙宇，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到了明代，为纪念正直敢言，冷面寒铁的周新，山上又建起了城隍庙，奉周新为城隍之神，香火盛极一时，故杭州人俗称吴山为城隍山。此后，庙宇、庵堂日益增多，林林总总几乎遍及了吴山境内的紫阳、云居、七宝、峨眉等十多个大小山头 and 山腰，故有“吴山七十二庙宇”的传说。

有庙就有会。众庙镇日灯火通明，香烟缭绕，磬声梵音，终夜不歇，朝山进香者更是络绎不绝。各庙宇里的菩萨、神像，凡有点“来历”的，年年都要过“生日”，喜庆热闹，造就了吴山终年不断的庙会：农历新年、二三月间香市、端午、立夏等节期，山上山下人如潮涌，熙攘喧闹。三教九流，蜂拥而入，风土人情，各展异彩。庙会盛，游客众，招来了大批特殊行当的从业人员，看相算命、测字卖卦，耍杂技、变戏法，还有卖书卖字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店铺楼肆便步步为营，纷纷上山落户，形成一派热闹气象。

吴山不高，但由于插入市区，其东、北、西北多俯临街市巷陌，

登上吴山，杭城“参差十万人家”尽收眼底，钱江如带，风帆点点，西湖似镜，画舫如织。

第二节 西湖十景惹人醉

西湖十景之名源出南宋山水画。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吴自牧《梦粱录》均有记载，当时的文人诗词也多有提及。十景皆傍近西湖或在湖中，最初的十景景目为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两峰插云。至清代，康熙帝南巡至杭，为西湖十景题字，并将“两峰插云”改为“双峰插云”；“雷峰落照”（或称“雷峰夕照”）改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改为“南屏晓钟”。但是“西照”与“晓钟”两个名称却未被人们接受，后人仍沿用南宋旧名至今。此后当地官吏将康熙帝御笔所书，刻石立碑，建亭恭护，至此，西湖十景石碑成为景点标志。乾隆帝南巡杭州，就十景各赋诗一首，镌刻于碑石阴面，使西湖十景景名更广为人知。

一 苏堤春晓

苏堤俗称苏公堤，在西湖的西南面，南起花港观鱼，北接曲院风荷，是“西湖十景”之首。

这里的苏公，指的就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人苏东坡。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时任杭州知府，在他的全力争取和操办下，淤塞已久的西湖得到一次大规模疏浚。清挖出的湖泥与葑草一起，筑成了一条横贯湖南北的长堤，堤上辟六桥，沿堤植桃、柳。此后，这条长堤经历了被毁、重建、湮废、迁建的巨大变化，却始终不改其名。

如今的苏堤，全长约2.8公里。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俗称“六吊桥”，桥孔自南宋以后都是圆拱或方拱形，桥两侧设雕花青石阑干，古朴美观。六桥如弓，既可任由船舫往来出入于外湖和里湖，又在荡漾湖光和摇曳柳色间，增调了桥影的婀娜。

娜柔情，引人瞩目。

苏堤上种满了形态优美的香樟树、杨柳、碧桃、无患子、三角枫、七叶树、重阳木等观赏树木及花草，一年四季五彩纷呈，特别是到了春天，堤上桃花盛开，树发新叶，一派生机盎然景象，加之春风贻荡，百鸟和鸣，令人心旷神怡。早春四月，迎着熹微晨光，沿修长的湖堤漫步，但觉清风徐来，十里垂柳婀娜起舞，飘忽如青烟绿雾，在那舒卷的薄雾中，灼灼红桃含露开放，宛若喷霞，娇媚迷人。而当春雨霏霏，透过袅娜柳丝眺望西湖，但见薄雾弥漫，长堤六桥隐现于微云之间，渐远渐淡，更是一副极妙的“六桥烟柳”图。

苏堤的美丽不仅在于它在秀丽的西湖中穿越而过，还因为苏堤连接了南山和北山，贯穿了整个西湖水域，也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景区。在栖霞岭上，向南俯瞰，但见长堤犹如一条翠绿色长廊，连接起娇娆西湖的此岸与彼岸，令人平生出许多的遐想。

二 曲院风荷

在灵隐路洪春桥畔，据说南宋时有一处官家酿酒作坊，坊内与金沙涧相通的池塘种满了荷花，每逢夏日风起，荷香与酒香四溢，令人陶醉，人们称之为“曲院风荷”。南宋亡国后，西湖淤塞、萎缩，曲苑逐渐衰芜，颓废，曲院风荷也荡然无存。

清朝时期，为弘扬汉族文化，笼络江南学子名士，康熙帝御题西湖十景，在苏堤的跨虹桥畔建曲院风荷景碑亭。当时的曲院只是一处木架草舍的庭院，院前湖面里生长着几撇荷花而已。清中期以后，曲苑向北山路逐步扩展，修山建亭，铺路搭桥，此景遂复。不过，咸丰末年，战乱也影响到了曲院的建筑，同治、光绪年间虽有恢复，也不过一碑一亭一小院而已。可以说，旧时的曲院风荷，湖水极浅，湖岸荒芜，局促于西里湖一隅，颇有些名不副实。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过不断复建、扩建，如今的曲院风荷东接岳湖，南邻郭庄，北接竹素园、植物园、岳飞墓庙，迤迤数里，有岳湖、竹素园、风荷、曲院、湖滨密林区 5 个景区，面积达 426 亩，是西湖环湖地区最大的公园。

作为以夏日观荷为主题的公园，荷花是园内主景。风荷景区的

荷花池，种植了红莲、白莲、重台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名种荷花，每当夏日，荷花开放，莲叶田田，菡萏妖娆。水面上架设了造型各异的小桥，人从桥上过，如在荷中行，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花人两相恋。

曲院赏荷，不仅可以近水置身河中，还有迎薰阁这样的登高远观之所。迎薰阁位于园林最北，登高远眺，清风徐来，荷香阵阵，沁人心脾，让人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风景领略无遗。

迎薰阁下，辟有荷文化陈列室，向人们展示“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以及寄寓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照和道德追求的种种艺文佳作。

此外，岳湖景区保存了清代康熙皇帝题书的“曲院风荷”景碑小院，那块景碑是仅存的两块康熙西湖十景原碑之一。

竹素园景区原为清初西湖名园之一，竹石亭榭，曲水萦环，清幽雅致。

滨湖密林景区则为游人准备了帐篷、吊床、竹木小屋。在此可以野炊、垂钓、娱乐、聚会。园北侧靠近岳坟商业区的位置开设有风荷酒苑，建有仿南宋酿酒作坊的“酒道探源”陈列，并营造了曲水流觞一景，使曲院荷风重又飘起了酒香。

三 平湖秋月

南宋时，平湖秋月被列为西湖十景之三，不过，它并无固定景址，而以泛舟湖上流览秋夜月景为胜。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巡幸西湖，以原来的龙王堂为御书楼，题写“平湖秋月”匾额，从此，平湖秋月才算固定下来。

康熙御书楼所在地，最早是唐代的“望湖亭”，是诗人白居易经常光顾的地方，当时的人就认为该处很是适合望湖。到南宋，孤山辟四圣延祥观，上层人物常常关注，望湖亭所在地首当其冲，于是又建起了望月亭。从望湖到望月，观赏的目标范畴变化了，内涵也得到强化。明朝，望月亭所在地改建为龙王堂，成为祭祀西湖龙王的地方，直到康熙题匾于此。

这里位于白堤西端，背倚孤山，面临外湖，假山叠起，四季花木，诗趣盎然。整个景区商阁凌波，绮窗俯水，平台宽方，视野开阔，确实是个领略西湖秋月的好地方。平湖秋月楼柱上有一联云：“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道尽其中境界。

“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中秋之夜，月白风清，湖水盈盈，坐在平台茶座上，仰看天上月轮当空，俯视湖中月影倒映，天上、湖中两圆月，交相辉映，有使人如入方寒宫之感。

四 断桥残雪

位于白堤的东端的断桥，背靠宝石山，面向杭州城，是外湖和北里湖的分水点，也是冬天观赏西湖雪景的最佳去处。

断桥之名始于唐代。唐朝诗人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是最早使用“断桥”这一名称诗：

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
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
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
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

一句“断桥荒藓涩”，使我们推测断桥原是一座古老的平板石桥，桥上苔藓斑驳，似有些残山剩水的荒涩感觉，一派古意。按明代《西湖游览志》的说法，断桥是由于孤山来的白堤到此中断而得名的。

关于断桥残雪之景，宋代就有陈清波的《断桥残雪图》，雍正年间的《西湖志》卷三也有细致描述：“出钱塘门，循湖而行，入白沙堤。第一桥曰断桥，界于前后湖之中。水光潋滟，桥影倒浸，如玉腰金背。凡探梅孤山，蜡屐过此，辄值春雪未消。葛岭一带，楼台高下，如铺琼砌玉，晶莹朗彻，不啻玉山上行。昔人称诗思在灞桥雪中，此较更胜。”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将“断桥残雪”定为十景之一，当地官府以其御书设立碑亭于桥左。1929年西湖博览会结束后，碑亭被移至桥右。新中国成立初，桥旁“云水光中”水榭一度作为浙江图书



断桥残雪

馆图书流通站，供游人休息阅览。御碑亭与水榭经过多次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碑石、“云水光中”牌坊全毁。1977年重新刻制“断桥残雪”碑石，安置在原碑亭内；重制“云水光中”匾额，悬挂于水榭门楣上。

明代后期的书画鉴藏

家汪珂玉在其《西子湖拾翠余谈》中评说西湖云：“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地处江南的杭州，每年雪期短促，大雪天更是罕见。一旦银装素裹，便会营造出与常时、常景迥然不同的雪湖盛况。而当雪后初霁，登临宝石山上，向南眺望，西湖银装素裹，白堤横亘雪柳霜桃。断桥的石桥拱面无遮无拦，在阳光下冰雪消融，露出了斑驳的桥栏，而桥的两端还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依稀可辨的石桥身似隐似现，而涵洞中的白雪奕奕生光，桥面灰褐形成反差，远望去似断非断。伫立桥头，放眼四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给人以生机勃勃的强烈属深刻的印象，是欣赏西湖雪景之佳地。

断桥还是一座著名的爱情桥，著名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中，“断桥相会”正是重要的情节，这一浪漫故事为断桥更添风情。

五 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是位于西湖东南岸，清波门处的大型公园。它的前身是南宋的皇家花园——聚景园。宋高宗赵构传位给养子宋孝宗赵昚之后，当了太上皇退隐德寿宫。赵昚以伺奉太上皇出郊游湖的名义，兴造了这座湖畔御花园。因园中多柳树，风摆成浪，莺啼婉转，故得名柳浪闻莺。

宋末元初，聚景园改名为“散景园”，其南侧一带，被辟为随蒙元铁骑南下迁居杭州的回民墓地，巨商阿老丁在杭州兴建清真寺，死后葬此，这里又俗称回坟；其中段之地，荒芜淤塞成为一片七零

八落的沼泽水塘，其北部地段原有的灵芝寺、显应观等显赫堂皇的寺庙也随园景一起难逃厄运。到明代中叶，当年蔚然大观的柳浪闻莺胜景，只剩下柳浪桥、华光亭两处破旧陈迹。

清初，这里更是一派凄凉景象，紫珊老人（钱塘诗人徐逢吉）《少年游》词的上半阙专写此地盛况不再的情景：“蛇蟠智井，狐窠破冢，辇路已全荒。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

清中期逐步恢复柳浪闻莺旧景。到1949年，柳浪闻莺仅存名碑、石碑坊、石亭子和沙朴老树各一，表忠观（钱王祠）旧屋一区以及祠前方塘两口。附近居民干脆称那里为坟山窠。

1949年后，经多次整修，如今已扩建成为占地三百多亩的大型公园。它仍以青翠柳色和婉转莺鸣作为公园景观基调，在沿湖长达千米的堤岸上和园路主干道路上，是各种特色柳树。这里有低垂青丝如少女垂首的“垂柳”，有柳丝纤细风中飘动似贵妃醉酒的“醉柳”，有枝叶繁茂树头若如狮头的“狮柳”，有远眺像少女在水旁浣纱漂丝的“浣纱柳”等，百柳成行，千柳成烟，细柳丝绦其间黄莺飞舞，竞相啼鸣，形成了真正具有神韵的“柳浪闻莺”。步履其间，浓荫深处的柳树给人以阵阵思绪，悦耳的莺啼声更是撩人遐想。

柳浪闻莺现共分三组园景，即闻莺馆、友谊园和聚景园。闻莺馆在园中部主景区，是一座面朝西湖的茶楼，亭桥相接，曲折有致，极具江南庭院的风格，它和距闻莺馆不远处的巨型网笼“百鸟天堂”一起，营造出烟花三月、柳丝飘舞、莺声清丽的氛围。

闻莺馆东面，以草坪和密林带为主形成友谊园景区，引种了一批日本樱花。樱花开时，满树烂漫，如云蒸霞蔚。草坪北侧铺石砌台矗立着“日中不再战”纪念碑。这座碑是1963年6月和9月，分别在杭州柳浪闻莺和日本岐阜公园建立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纪念碑，它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也让人们莫忘国耻，莫忘教训。

闻莺馆西侧，是柳浪闻莺重建时填平水荡沼泽营造的大草坪，草色遥连西湖碧波青山。大草坪北侧，是迁建来此的康熙御题柳浪闻莺景亭碑；南侧种植了一片高大的乔木树林，与草坪、柳岸及湖光山色构成富于层面，角度变化的生动图景。

公园北部早先的钱王祠，是杭州百姓感怀五代吴越国五位国王“善事中原”，在兵戈纷争的年代保境安民所建，如今改建成江南私家园林风格，布局的庭院景区，沿用“聚景园”旧称命名。园内亭台楼榭、假山泉池、小桥流水、矮墙漏窗、奇花异草，各据其位，合为胜景，全园曲径通幽，别有天地。

六 花港观鱼

南宋时有一条小溪从花家山经此流入西湖，这条小溪就叫花溪。当时，内侍官卢允升在花溪侧畔建了一座山野茅舍，称为“卢园”。又以地近临花家山而名“花港”。园内架梁为舍，叠石为山，凿地为池，立埠为港，畜养异色鱼类，广植草木。卢氏好与人歌赋往来，于是卢园里游人雅士往来题咏不绝，极一时之盛，南宋宫廷画师祝穆、马远等人创作《西湖十景》画卷时，将它列为十景之一，题为“花港观鱼”，这名字就此流传下来。

以后，卢园荒废，此景亦衰。直到清初，为迎接康熙南巡，杭州官员在苏堤映波桥和锁澜桥之间的定香寺故址上，重新砌池养鱼，筑亭建园，康熙帝御书“花港观鱼”四字，勒石立碑于池畔。后来，乾隆下江南游西湖时，又有诗作题刻于碑阴。碑分为阳文和阴文双面，是康熙和乾隆祖孙俩皇帝分别题的字，这在我国碑林史中仅此一块。

此后，景色再度衰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年久失修，仅剩下一池、一碑、三亩荒芜的园地。花港观鱼东大门右侧的方池，就是当年历史的陈迹。

1952年，在原“花港观鱼”基础上，向西发展，利用该处优越的环境条件和高低起伏的地形，以及原有的几座私人庄园，疏通通道，开辟了金鱼池、牡丹园、大草坪，并整修蒋庄、藏山阁，新建茶室、休息亭廊，至1955年，初步建成了以“花”“港”“鱼”为特色的风景点。1963年至1964年又进行了第二期扩建工程，形成占地20公顷，比旧园大得多的新型公园。

花港观鱼在园林布局上极有特色，倚山临水，高低错落，渗透着诗情画意。在空间构图上，开合收放，层次丰富，景观节奏清晰，

跌宕起伏，既曲折变化，又整体连贯，一气呵成。它的最大特色还在于把中国园林的艺术布局和欧洲造园艺术手法巧妙统一，中西合璧，而又不露斧凿痕迹，使景观清雅幽深，开朗旷达，和谐一致。

位于园内北侧的大草坪运用借景手法，种填了高大挺拔的雪松和浓密常绿的广玉兰林带，使之同周围的景区分开，隔离噪声。这种用植物来分隔空间的处理手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以墙、篱等建筑划分空间格局的形式。

大草坪左侧，靠近小南湖边，有小万柳堂，后归蒋氏所有，通称蒋庄。蒋庄是杭州保留比较完整的私家庭院之一，庄园与苏堤之间，有一雕栏虹桥一架相通。庄园内，亭台楼阁隐现于竹木花草之间，倒映在湖光山色之中，可谓尽得西湖风流。著名学者马一浮曾在此居住，现主楼辟为马一浮纪念馆，以纪念这位被尊为“千年国粹一代宗师”的国学大师。与其相对的是藏山阁，这是一座建在假山上的玲珑剔透的建筑，飞檐翘角，似欲乘风归去。

大草坪南面的红鱼池是全局游赏的中心区域。池岸曲折自然，池中堆土成岛，池上架设曲桥，池中放养着数万尾金鳞红鲤。游人在观鱼池的曲桥上投入食饵或鼓掌相呼，群鱼就会从四面八方游来，争夺食饵，纷纷跃起，染红半个湖面，蔚为壮观。在这里纵情鱼趣，人知鱼之乐，鱼知人之情，人鱼相悦，其乐融融。

红鱼池往前是牡丹园，全园面积约1万平方米，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小路把全园分割成18个小区。园内栽培了数百株色泽鲜艳，奇香异常的名贵牡丹，如魏紫、姚黄、绿玉、胭脂点玉和娇容三色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安徽宁国市的“玉楼春”。此外，还配置山石和苍松、翠柏、芍药、红枫、紫薇、海棠、杜鹃、梅树等花木，高低错落，疏密得体。牡丹园最高处是重檐八角攒尖顶的牡丹亭，匾额由当代文学家茅盾题写。自牡丹亭中眺望，公园东、南、北三面景色尽收眼底。

牡丹园东南侧坡有一平台，平台上有用黑白卵石仿梅树姿态铺砌而成的图案，平台旁植古梅一株。取宋代诗人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牡丹亭畔小径一侧，植古梅一株，梅树下，以黑、白卵石砌成此梅姿影图案于路面，

现代大儒马一浮题笔称之为“梅影坡”。

如今的花港观鱼已成为花、港、鱼为特色的风景点。大草坪雪松挺拔，宽阔开朗；红鱼池凭栏投饵，鱼乐人欢；牡丹园花木簇拥，处处有景；新花港浓荫夹道，分外幽深。行走其间，微风过处，沿池岸花木落英缤纷，飘浮于水面，好一幅“花著鱼身鱼嚼花”的动人画图，无人不起羡鱼之情。

七 雷峰夕照

雷峰塔坐落于净慈寺北，南屏支脉夕照峰（亦称雷峰）上，系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庆宠妃黄妃得子而建，亦称“黄妃塔”。这是一座八面五层砖木结构楼阁式塔，塔芯砖砌，塔檐、平座游廊、栏杆等为木构。塔内壁每面均嵌《华严经》刻石，塔下辟地宫，供奉金洞罗汉。每当夕阳西坠，塔影横空，自成一景。故宋代诗人林逋有“夕照前村见”之句。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海盗侵入杭州，怀疑雷峰塔中藏有伏兵，竟放火吞噬了木构檐廊，仅剩砖体塔身，塔顶也毁残了，老树婆娑，有人题诗叹为“雷峰残塔紫烟中，潦倒斜曛似醉翁”。

只剩塔芯的雷峰塔，仍然凌空兀立，以残缺美的特殊风姿又耸峙了近400年。明末杭州名士闻启祥曾将他与湖对岸的保淑塔合在一起加以评说：“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宝石如美人。”此说一出，世人称是。清雍正年间成书的《西湖志》这样赞美雷峰夕照一景：“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

清时，雷峰塔因夕阳西照，塔影横空，彩霞披照，景象十分瑰丽，康熙御题之为“雷峰西照”（后人恢复为“夕照”），与保俶塔“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后误传塔砖可驱邪，时人多取，加以塔址附近汪庄造屋打桩引起之巨大震动，致使该塔1924年倒塌。当时杭州市民闻讯争往观看，万人空巷。《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经卷等珍贵文物真形显露。自此之后，西湖南岸的风景轮廓线因缺了这极其重要的一角而相形失色。

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重建雷峰塔，恢复“雷峰夕照”景观，并于2000年正式奠基。2001年，有关部门对雷峰塔遗址及地宫发掘，60多件千年宝物重见天日，包括吴越国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龙莲底座佛像，精美典雅的漆器、玉器、丝绸、皮革等，轰动了海内外。



雷峰夕照

1999年，新塔重建工程启动，为切实保护好地下珍贵遗址，充分展示雷峰古塔的独特风采，新的雷峰塔对古塔遗址实行玻璃天棚覆盖，使古塔重生新塔，新塔彰显古塔，创下了中国古塔遗址原地保护的先例。

新塔五面八层，依山临湖，蔚然大观。新塔台基以下两层（包括地下的一层），平面呈八角形。台基周边，装饰有汉白玉雕制的石栏杆，台基以上，塔身耸立，外观五层，其中第一层内部实际分上下两层，只是外观上檐屋面较高，呈现为一层。

新塔各层屋面都覆盖铜瓦，每个转角处设铜斗拱，飞檐翼有下悬挂铜制的风铎。新塔塔身的二层以上，每层都有外挑平座，平座设栏杆，绕塔而成檐廊，可供游人登塔赏景。站在第五层，看景人已经置身雷峰夕照的画卷之中，而环视四周，西湖犹如一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缓缓展开在人们面前。西湖十景中的其余九景均历历在目。

雷峰塔之所以远近闻名，与民间传说《白蛇传》有很大的关系。相传，法海和尚曾将白娘子镇压在塔下，并咒语：“若要雷峰塔倒，除非西湖水干。”正是这一凄美的传说，给诗话江南，水墨西湖带来了神秘的色彩，叫来到此地的游人，产生了无尽地幻想和轻幽的叹息。

八 双峰插云

巍巍天目山东走，其余脉的一支，遇西湖而分弛南山、北山，形成环抱状的名胜景区，两山之巅即南高峰和北高峰。

南高峰与北高峰，地势高耸俯瞰西湖，流云霞鹤，气象万千，古时均为僧人所占。山巅建佛塔，遥相对峙，迥然高于群峰之上。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入云，时隐时现，远望恍如仙境。

南宋时，两峰插云列为西湖十景之一。南宋诗人王洙有《两峰插云》诗云：

浮图对立晓崔巍，积翠浮空霁蔼迷，
试向凤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

清代以后，两峰佛塔或圯毁、或雷击，仅余塔基，终致堙废，“插云”景观名存实亡。但清康熙帝品题名胜时，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以足西湖十景全数，并在今灵隐路洪春桥堍竖碑建亭，故景目尚存，景观内涵则迁演成登高眺望湖山大观，而以赏秋山红叶、揽霜天清肃为尤佳。

如今，在拓宽的金沙涧水边观景亭上，人们可以重新欣赏到“双峰插云”景观。南高峰临折西湖，峰高 257 米，登山途中，峻岩显露，绝壁峥嵘。登上山巅向东俯瞰，西湖全景历历在目，不是画图，胜似画图。北高峰海拔 314 米，是灵隐寺的坐山，从寺西侧上山，石磴多至数千级，盘折回绕 36 弯，沿途山溪清流回转，林木重叠。

历代以来，有不少吟咏双峰插云的篇章。尤以歌咏男女爱情的篇章为盛，南宋康与之《长相思·南高峰》正是其中代表作之一：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雾中，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作者借南北高峰、东西两涧的湖光山色，直抒情怀，把男女主人公情深意浓的爱恋刻画得真挚感人。

元代，文坛领袖之一杨维桢首倡《西湖竹枝词》后，和者如云，一时歌咏男女爱情成了吟唱双峰插云的主调。贾策《和西湖竹枝词》较为著名：

郎身轻似江上蓬，昨日南风今北风。
妾身重似七宝塔，南高峰对北高峰。

但这里流传的也并不全是爱情诗，道隐《南高峰》诗：

南北高峰两郁葱，朝朝滃淪海烟封。
极巅螺髻飞云栈，半岭峨冠怪石供。
三级浮屠巢老鹳，一泓清水养痴龙。
倘思济胜烦携具，布袜芒鞋策短筇。

这首作品着重写南北两高峰为主的湖光山色，全无靡靡之调。此外，还有宋初的潘阆在《忆余杭》词中有“长忆高峰，峰上塔高尘世外”；“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等句，描写塔在两峰之上，形成了层峰簇岚、挺拔突起、咫尺天汉、星辰可摘的奇观。

不过，就高度而论，南北两峰都居天竺、白云诸峰之后，只是双峰是城市中的山景，绕西湖而坐，因而时时可见。南北双峰层峦叠嶂，绵延二十余里，应该说，西湖十景中的双峰不只是双峰，而在于山体的连绵起伏，它们是西湖山岳意境的象征，和其他景致一起完成了有山有水的西湖。

九 南屏晚钟

在净慈寺门右边有一座“南屏晚钟”碑亭，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就是这里叩响的。

净慈寺的钟声在历史上久负盛名。早在唐代，诗人张岱“夜气滃南屏，轻风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渡空江水”的诗句就已把净慈寺钟声的美妙写得出神入化了。而北宋末赫赫有名的画家张择端——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也曾经画过《南屏晚钟图》。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因嫌旧钟太小，铸了一口重约

两万斤的巨钟，每日傍晚，夕阳西下，暝色苍茫，钟声在群山碧空中回荡，响彻云霄。加上南屏山空穴怪石较多，钟声经石穴回荡互激，钟声传播到十多里外，和着梵呗佛号，香烟烛光，南屏山也有了“佛国山”的别称。

相传康熙皇帝以目品西湖十景，均广建庭阁，也在净慈寺寺门外建一碑亭，上刻“南屏晚钟”四字。而西湖十景中，南屏晚钟最享盛名。可惜在清朝末年，铜钟在战乱中消失，钟声沉寂。

直到1984年10月，净慈寺在日本佛教界的相助下，重铸铜钟。新的铜钟造型古朴，钟体内外，镌铸《妙法莲华经》7卷及铭文共计67000字；它采用“蒲牢雕龙”作钟钮，以8瓣莲花为钟唇，每瓣铸有1处撞钟点，其中6处钟点上铸有梵文。钟脊上立南无毗婆尸佛和南无释迦牟尼佛等7个佛龕，铸造精致。1986年11月21日，中日佛教界人士400多人欢聚净慈寺，举行了隆重的大梵钟落成法会，108记雄浑有力的钟声回荡在西湖上空，绝响百年的南屏晚钟重新鸣起，为祖国美丽的山湖壮色增辉。

现在，这口高3.6米、直径2.3米、重一万公斤的铜钟正悬挂在净慈寺重建的二层三檐的钟楼内，每敲一下，余音回荡达2分钟之久，余音袅袅，十分浑重动听。

十 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又名小瀛洲，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全岛连水面在内面积约七公顷，南北有曲桥相通，东西以土堤相连，桥堤呈“十”字形交叉，将岛上水面分为四个部分，岛上陆地形如一个特大的“田”字。岛上绿树掩映、花木扶疏，有开网亭、亭亭亭、九狮石、闲放台、迎翠轩、我心相印亭等园林建筑点缀其间。湖岸垂柳拂波，水面亭榭倒影；园林富于空间层次变化，具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步移景新的江南水上庭园艺术特色，为我国江南水上园林的经典之作。

三潭印月岛的前身是吴越时期的水心保宁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取湖中葑泥筑成了这个湖中小岛，又在岛周围筑了一条环形堤坝，初成“湖中有湖”的格局，作为放生

之所。

岛南湖中的三座瓶形小石塔，称为“三潭”，这三座石塔的来历最初可以追溯到北宋苏东坡治杭期间。百姓们疏浚西湖，筑起苏堤后，为了西湖的长治久安，苏东坡令人在堤外湖水最深处，立了三座石塔，下令三塔之内，不许侵为菱荡，以防湖泥再次淤积。南宋时，祝穆、马远等将这里命名为“三潭映月”，从此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明代弘治年间，东坡所立三塔被毁。聂心汤修筑小岛后，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在堤中重新建了三座石塔。石塔每座高2米，以等边三角形的格局分布在水光潋滟的西湖上。清初岛上又加营建，筑曲桥、堂轩，沿内湖环植木芙蓉，复经清光绪间退休将领彭玉麟在此营造别墅，小瀛洲初具风貌。后经历代能工巧匠的点缀美化，才形成今天的规模。

中秋月明之夜，到西湖泛舟，领略“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美景是最惬意的事。如果说平湖秋月的精华是水中观月，那么“透风漏月”则是三潭印月的神韵所在。三个石塔，亭亭玉立地立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灯光从塔中透出，宛如一轮轮明月，倒影在湖中。每个石塔有五个洞，而三个石塔总共可映印出十五个月影，加上天上一个，倒影一个，以及游人们心中的一个，形成“湖中有深潭，明月印水渊，石塔来相照，一十八月圆”的奇异景致。此时，月光、灯光和湖光交相辉映，月影、塔影、云影相互映衬，画出一幅“一湖金水欲溶秋”的美景，让人神思邈飞，流连忘返。

由于三潭印月景色美丽，我国将它的形象放在了钱币上。最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外汇兑换券1元，正面就是翠绿色的三潭印月图案；然后第五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的背面风景也采用了几乎一样的图案——水中的三座石塔。三潭印月的也因此名气更增。

第三节 更添人间二十景

1984年，《杭州日报》等五家单位发起了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

最后新十景确定为云栖竹径、九溪烟树等。新十景的特点在于其地理范围大于旧十景，其中大多数位于西湖周边群山之中。与传统的西湖十景一样，新十景名称也见对偶。譬如，“九溪烟树”对以“满陇桂雨”或“吴山天风”（其中“九”与“满”均为数词，较工）；“玉皇飞云”与“宝石流霞”“龙井问茶”与“虎跑梦泉”“黄龙吐翠”与“阮墩环碧”等组合亦见工整。

2007年，杭州市政府进行“三评西湖十景”和名称征集，灵隐寺等一批景点入围，成为了新西湖十景。景点中既有千年古刹灵隐寺、北宋名塔六和塔，也有恢复重建的文化景观钱王祠、万松书院等。这样，西湖一共又有了二十个新景观。

一 云栖竹径

云栖坞位于五云山南麓，相传山顶飘来的五色云彩常常飞集坞中，经久不散，坞因而得名。五代时，吴越国王于乾德五年（967年）在这里建云栖古寺，竹林深处可闻钟磬声，初名“云栖梵径”。后来寺毁于山洪暴发，明代净土宗高僧莲池大师重振山门，云栖寺复兴为湖上一大道场，古刹展新容，寺周围漫山遍坡的翠竹也蔚为大观。

因竹多叶密、含水生云，漫山遍岭终成浩渺竹海，每当气压低沉的时，绵绵的云雾栖息在茫茫的竹丛中，落下细细的雨丝，这两丝仿佛是翠竹青叶融化的竹沥，从弯曲的竹梢上滚落下来，潮湿了蜿蜒的青石路径，故而得名“云栖竹径”。

云栖竹径，始于三聚亭，由亭边穿过石坊，入口有碑亭一座，上有陈云同志题写的“云栖竹径”四字。从亭边的碑文看，此亭最早建于明代，亭柱上有清人陈灿“客到洗心亭子坐，顿教尘虑一时消”“万竿绿竹影参天，几曲山溪咽细泉”的诗句。移步行去，高大挺拔直指云天的毛竹，像盛情的老友列队迎客。老竹苍碧，新竹青翠，一眼望去，密密层层不知其所终。

竹径中央的青石板与两旁的卵石之间用黑砖相隔，相传清代康熙、乾隆二帝都曾来过云栖，当时以中央为御道，专供康熙，乾隆行走。有一株大竹还被康熙赐名为“皇竹”，当地官员还特别为此

建造了“皇竹亭”。

云栖竹径向以清凉幽静著称，盛夏到此，更能领略其绿郁、清凉、寂静、幽雅之感。石板路两旁翠竹成林，漫步在茂竹幽幽的山道上，犹如潜泳在竹海碧波之中。其间绿阴连着绿阴，清凉裹着清凉，山风起处，偶尔有阳光从枝叶梢头的空隙处洒落，光点跳动，映得游人衣袂尽绿烦热全消。清晨曙光升起，透过竹叶洒在路上，金色斑斑，几声鸟语，更显山色清幽。

竹径尽头，古树成行，西湖树龄、体量名列前茅的古树，多半集中在这里。比如有一株寿逾千年的枫香，主干高达38米，粗壮可容三人合抱，站在树下仰视，只见它势干云表，高不可攀，仿佛湖光山色几千年的历史行迹，全都凝注于它那躯干之中了。霜降后，满树红叶更是如映日彩霞。

西湖自古多竹景，云栖竹径，堪称西湖竹景之冠。它在诸胜景中与西湖的距离最为僻远，但正因了远离尘嚣、躲避世态炎凉才更有清幽的韵味。诚如《西湖志》卷四：“行久渐闻钟磬声，则云栖寺在焉……。每至中宵，梵呗之声不绝，朝鱼暮鼓，与天籁相应答，游人至此，豁然心开，万虑顿释，如置身莲台之上也。”

二 满陇桂雨

满觉陇又称满陇，位于杭州西湖以南，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下的自然村落中，是一条山谷。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建有圆兴院，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为满觉院。满觉意为“圆满的觉悟”，取于释迦牟尼的十二大弟子的“十二圆觉”，地因寺而得名，桂花大约也是当时寺僧所植并渐成大观。后来寺废，满觉陇渐渐成为散居的山村，一村皆以种桂花为业。

桂花是杭州的市花。西湖栽培桂花，盛自唐朝。西湖早期诗篇中，每每以桂入诗，都是西湖北山灵隐、天竺一带寺庙所植，而满觉陇秋赏桂花，是明以后才形成规模的。明代人高濂在《满家弄看桂花》中写道：“桂花最盛处唯南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弄者，其林若墉栢。一村以市花为业，各省取给于此。秋时，策蹇入山看花，从数里外便触清馥。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

灵鹫金粟世界。”

清人张云敖《品桂》：

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
满觉陇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

今天，满觉陇沿途的山道边共种植桂花7000多株，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树龄长的达200多年，已是杭州赏桂花最著名的景点。

每当金秋季节，珠英琼树，百花争艳，香飘数里，沁人肺腑。如遇露水重，往往随风洒落，密如雨珠，人行桂树丛中，沐“雨”披香，别有一番意趣，故被称为“满陇桂雨”。

三 虎跑梦泉

虎跑定慧寺原称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位于杭州西南大慈山白鹤峰下。虎跑寺的命名来源于寺院西侧内的虎跑泉。传说唐代高僧性空住在这里，后来因水源短缺，准备迁走。有一天，他在梦中得到神的指示：南岳衡山有童子泉，当遣二虎移来。日间果见两虎跑翠岩做穴，石壁涌出泉水，虎跑梦泉由此得名。

此后定慧寺屡毁屡建，至清同治、光绪年间曾修建六七次。如今院已不在，经全面改造，成了游人饮茶休憩之处。

虎跑游览的乐趣在泉。进山门之后，清泉便在脚下发出丝弦般的声响，酷似滴珠落盘的琵琶乐曲。虎跑泉十分清澈，水质洁净，龙井茶叶虎跑水，历来被誉为西湖双绝。从听泉、观泉、品泉、试泉直到梦泉，能使人自然进入一个绘声绘色、神幻自得的美妙境界。

此外，虎跑还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济公归葬的地方，宋朝高僧济公，初出家在灵隐，后居净慈，圆寂于虎跑。济公殿、济公塔院坐落于此。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主师”的高僧弘一法师披剃出家的也是虎跑。虎跑寺也因性空、济颠、弘一三位名僧增添了传奇庄严的色彩。

四 龙井问茶

西湖西面竹茂林密的风篁岭上，有泉名龙井。相传龙井与海相通，海中有龙，因名“龙井”。龙井水质清冽甘美，和白鹤峰下慧禅寺内的虎跑泉、杭州植物园的玉泉一起被誉为杭州三大名泉。

龙井最独特有趣的，是观赏“龙须”，用一根树枝搅动泉水，过一会儿水面上就会形成一条奇妙的会蠕动的水纹线，状若游丝，开始呈现半圆形，由外向内，由大到小，逐渐缩小成圆形水纹圈，直至消失。俗传这是惊扰了井底的老龙，老龙发怒而呈现的“龙须”。

龙井泉周围有不少名胜古迹，如神运石、涤心沼、一片云等。

龙井之西是龙井村，环山产茶，龙井四周，碧嶂千绕，怪石林立，古木参天，松篁交翠，自然景色幽美。龙井茶外形扁平挺秀，色泽绿翠，素以“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著称。龙井茶叶有狮、龙、云、虎、梅之别，以狮峰、龙井地之茶为最优，其中奥妙，唯有亲去龙井村品茗问茶方可悟出，因此就有了“龙井问茶”之趣说。

龙井品茗在北宋已成风气。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高僧辨才师自天竺归老于此，不复出，与苏东坡等文豪在龙井狮峰山脚下寿圣寺品茗吟诗，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膩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等匾额，至此开始有名气。

清乾隆南巡至此，题“湖山第一佳”五字，又命过溪亭、神运石、一片云、龙泓洞、涤心沼、风篁岭、方园庵、翠峰阁为“龙井八景”。乾隆游龙井茶园并亲采茶叶，看茶农炒茶，又留有诗作。他采摘过的茶树共有十八棵，后人用心培养，称之为“十八棵御茶”，并作为贡品每年进奉朝廷，如今这十八棵御茶树依然生长于狮子峰原胡公庙旁，亭亭玉立。

1985年，龙井问茶入选新西湖十景，从此不仅这里的茶叶，就连这里的风景也身价倍增。每年清明前后，谷雨时节，茶农采茶、炒茶香溢林下。游人慕名前来问山、问水、问茶、问茶道、更问龙井情，堪称西湖春游一大快事。

五 九溪烟树

九溪，俗称“九溪十八涧”。位于西湖西边群山中的鸡冠垅下。北接龙井，南贯钱塘江。

九溪的主景是“水”。九溪的水发源于翁家山杨梅岭下，沿途汇合了青湾、宏法、唐家、小康、佛石、百丈、云栖、渚头、方家等九条溪水，曲曲折折，由北而南忽隐忽现地流入钱塘江，称为九溪。

“十八涧”并非实指，倍于“九”表示细流之多，发源于龙井村西北狮峰下，汇入诗人屿、孙文泂、鸡冠垅等细流而成涧，经徐村入钱塘江。旧时也有人把两溪合称为“九溪十八涧”，又称九溪有八明滩、一暗滩（“滩”指水浅急流处）。九溪与十八涧在八觉山下的溪中溪前汇合，平面呈Y字行。

九溪烟树少有古迹，而以意境幽深的自然景观取胜。进入九溪，初觉风光平平，然而一路重峦叠嶂，茶园散处，峰回路转，流水淙淙，山色葱茏，别有一种幽深恬静的野趣。这里晴天秀色可餐，阴天烟云缥缈，秀树带雾，满谷迷蒙，状如“烟树”，故名“九溪烟树”。元诗人张昱赞道：“春山飘渺白云低，万壑争流下九溪”。清代学者俞樾游后赋诗说：“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看似信手拈来，充满趣味，实则无比贴切的道出了九溪风貌区别于西湖周边景致的特点。

六 吴山天风

吴山是西湖南山延伸进入杭州城区的尾部，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南界，由紫阳、云居、金地、清平、宝莲、七宝、石佛、宝月、骆驼、峨眉等十几个山头形成西南—东北走向的弧形丘冈，总称吴山。

吴山山势起伏，绵亘数里，伸入市区。雄浑之江奔腾于南，明媚西湖辉映于北，东边曾是南宋都城的天街御道、朱门绮户，直达凤阁丹墀的皇城。北面则是通往柳浪闻莺的河坊街，商铺店号鳞次栉比，市列罗绮、户盈珠玑的繁华就堆陈在吴山脚下。

吴山自古有五多：古树清泉多、奇岩怪石多、祠庙寺观多、乡

风民俗奇情多、名人遗迹故事多。吴山东南端为紫阳山，山石嵯峨，拔地而起。山下有瑞石古洞，怪石嶙峋，蔚然奇观。洞之下侧有“感花岩”，当年以宝成寺中牡丹之胜引文人逸士竞赋于兹。岩上有苏东坡《宝成院赏牡丹书》摩崖石刻依稀可辨，崔护的《人面桃花》诗。城隍庙是吴山上最大的神庙，旧时庙内庭园古木参天，气象萧森，威严自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等闲视之的惶恐和惊悚，今人在城隍庙遗址高台上修建起斗拱飞檐，似仙山琼阁般耸立的城隍阁，飞檐翘角，凌空飞升，如凤凰展翅，其气势足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相媲美，俨然江南第四名楼。旧时的杭州有“五郎八保上吴山”的习俗，吴山庙会众多，热闹非凡，“鸟市”和“花展”也极有特色。

吴山不高，但由于插入市区，其东、北、西北多俯临街市巷陌，南面可远眺钱塘江及两岸平畴，上吴山仍有凌空超越之感，且可尽揽杭州江、山、湖、城之胜，“吴山天风”即由此而得名。

吴山巅“江湖汇观亭”前楹联沿用明人徐文长题词，点明了“吴山天风”的意境：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七 阮墩环碧

“阮墩”即阮公墩，是位于西湖中一座绿色小岛。

清嘉庆初年，浙江巡抚阮元疏浚西湖，将浚挖的淤泥集中堆叠成岛，后来，为纪念他治理西湖、保留古代文籍及弘扬浙江文化的功绩，人们命名该岛为“阮公墩”。阮公墩成岛后，杂木葱茏，芳草萋萋，天真未凿。

光绪年间，退休湘军将领彭玉麟钟情西湖山水，在小瀛洲（三潭印月）筑退省庵为栖居之地，又打算在阮公墩上辟建成数间小屋，便亲自上岛来察看地形地貌。没走几步，便发觉岛上泥土特别松软，拿来撑船的竹篙往地上刺，才稍一用力，竹篙便应手而入土中。这么松软的土质，建房屋是不可能的。自湖上归来后，彭玉麟笑对亲

家公俞樾说道：“阮公墩真是‘软’公墩哩！”

此后近百年间，阮公墩上除一度栽杆木芙蓉外，一直只有野树乱草，鸟雀为窝，无人敢议兴建。

1981年，为开发旅游资源，通过增加泥土、块石加固等方式，阮公墩建环碧山庄，营建了青竹结构的亭、轩、堂、阁，造型朴素而典雅，现岛上建有“忆芸亭”“云水居”“环碧小筑”等竹屋茅舍，形成颇具特色的“绿树花丛藏竹舍”的水上园林。1985年，阮公墩题名“阮墩环碧”，入选新西湖十景。

这里有“小洲、林中、人家”种种景色，游人来此，犹如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情趣、意境油然而生，其乐无穷。舍舟登岸，回首眺览，沉浸于迷漫烟雾之中的阮墩环碧犹如蓬莱仙阁，绿荫婆娑、塔影亭亭的不瀛洲似空中花园，隐现于蒙蒙水间，让人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在这“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闹市，“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喧腾湖上，能辟得如此一片静幽逸境界，实在堪称西湖新景一绝。

八 黄龙吐翠

黄龙洞又名“无门洞”“飞龙洞”。据传有和尚名慧开在此建寺修行，一天，一声惊雷山裂，有清泉自石中出，有传说黄龙随慧开而来，因名黄龙洞。

黄龙洞位于栖霞岭后的山麓上。从岳庙边上一条山径上去，左右二山夹峙，路旁有翠竹千竿，景色极为清幽，过剑门关，紫来洞、白沙泉，全程行约1公里即到黄龙洞。

黄龙洞很有古意，进门但见松篁交翠，山径幽深。主景有池，池后有山，水石交融。其山虽由人作，但却宛若天开，山崖之上饰有一龙头，泉水由龙嘴泻入池中，地中立石，上刻“有龙则灵”，洞边岩石上刻有“水不在深”，这是一座叠理很好的假山，池边有亭有廊，足令游人“常倚曲栏贪看水”。鹤止亭、香雪亭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池的对面是一组小庭院，植有各种竹类植物，其中以方竹最为著称。池右假山的半腰有一人工造就的山洞即黄龙古洞，过去洞内有一座石刻的黄龙祖师像，即为慧开和尚。沿山径而上可至

卧云洞，洞壑宽敞，常有雾气弥漫，因名卧云洞。

黄龙洞竹景历史悠久，竹径通幽又是一绝。刚劲挺秀的大毛竹高达十多米，汇林成海；小巧的菲白竹却又矮至二三十厘米，茸茸可爱；竿细色深的紫竹，据说早先引种自普陀山；罗汉竹、笔杆竹、黄金嵌碧玉竹等点缀在假山、庭园等处，风韵萧爽。最值得一看的是方竹，根部呈方形，节有钝刺，为竹类中的珍品，古有“体方有如削成，而劲挺堪为柱杖，亦异品也”之说。

1985年，杭州西湖管区将集宗教文化、人文文化与寺观园林景观为一体的黄龙洞辟建为仿古游乐园，冠名黄龙吐翠。泉池、洞壑、环廊、松竹等深缩在有限的空间里形成的“多方胜景，咫尺山林”的独特景观，加上古老的宗教文化积淀和新颖的仿古游乐活动，黄龙吐翠跻身新西湖十景，引人入胜。

九 玉皇飞云

玉皇山位于西湖之南，介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海拔239米，五代时吴越王钱氏迎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于此供奉，始有“育王山”之称。明代创建福星观，尊祀玉皇大帝，位于玉皇山顶，原名玉皇宫，后改建为庭院。育王山随之更名玉皇山。

玉皇山与东侧的凤凰山冈峦相连，势若飞龙舞凤，故晋代郭璞有诗云：“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

玉皇山名胜古迹颇多。主要景点有慈云岭造像、五代石刻、紫来洞天、七星列宿（即七星缸）、八卦田、日月井、天一池等，以及众多的寺观、楼阁景观。宋代文人蔡攀龙的《江湖一览亭记》中细致描写了这些景色。

玉皇山巅，遗存有天池、白玉蟾井等古迹，山腰有八仙聚会之所——紫来洞。每当风起云涌之时，伫立山巅凌空突兀的登云阁上，衬以蓝天白云，四周山姿雄峻巍峨，耳畔但闻习习之声，时有云雾扑面而来，飞渡而去，顿觉湖山空阔，江天浩渺。此景此境被命名为“玉皇飞云”，以其壮阔、崇高而入选新西湖十景。



灵隐禅踪

十 宝石流霞

西湖北岸的葛岭、宝石山自成一體，景色奇特。这里的山岩呈赭红色，岩体中有许多闪闪发亮的红色矿物质，每当阳光映照，满山流霞缤纷，尤其是朝阳或落日霞光洒沐之时，保俶清秀，披着霞光分外耀目，仿佛数

不清的宝石在熠熠生辉。因而被称为“宝石流霞”。因第二章第一节已有介绍，此处不做赘述。

十一 灵隐禅踪

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西的山岭之中，背依北高峰，面迎飞来峰，两峰夹峙，山地平缓，四周林青木秀，鸟鸣山幽，云飘雾浮。相传东晋咸和初，印度僧人慧理和尚由中原云游入浙，行至武林（即今杭州）山中，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后建寺，名曰灵隐。

灵隐寺历尽数朝风雨，至今香火不断，算来已有 1600 余年的历史，是杭州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寺名刹，也是杭州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灵隐寺大雄宝殿高 33.6 米，中轴线上五进大殿依山势上升而建，庭院宽敞，古木参天。灵隐禅寺气势恢宏，在以小桥流水著称的江南，不啻是惊世骇俗之作，使佛教的神秘性和感召力发挥到极致。

灵隐禅踪景观最大的特色是“隐”。灵隐禅寺处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雄伟的北高峰作为灵隐寺的靠山，嶙峋的飞来峰成了案山，崖壁精雕五代、宋、元石刻造像，蔚为大观。又有冷泉之水，时而清流潺潺，时而湍急奔流。而灵隐与飞来峰的浪漫神奇传说，让人恍惚置身于神灵所隐之超凡脱俗的佛门静地和梵界净土。

“禅踪”则可谓是灵隐山水的意境所在。自创建以来，灵隐寺

高僧云集，文人荟萃，儒释交融，谈禅论道，一吟一咏早已蔚然成为文化大观。此外，寺内还存有不少年代久远的佛像、法器、经幢、石塔、御碑、字画等历史文物，包括古代贝叶写经、东魏鎏金佛像、明董其昌写本《金刚经》、清雍正木刻本龙藏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宝物。灵隐周边有上天竺、莲花峰等名山，佛音庄严，禅意隐现。

这正是作为新西湖十景之一的灵隐禅踪魅力所在。在这里，能寻觅到佛教文化在杭州传承发展的历史轨迹，能感悟“树覆花藏”之幽深、佛门净土之意境，能领略“前台花发，清夜钟闻；东涧流水，南山云起”的佛家圣地之风情。

十二 六和听涛

六和塔位于西湖之南，在钱塘江畔月轮峰上。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吴越王为镇住钱塘江潮水，派僧人智元禅师建造六和塔，原建塔身九级，顶上装灯，为江船导航。宣和五年（1123年），塔被烧毁。南宋绍兴年间重建。明正统二年（1437年），修顶层和塔刹。

六和塔的名字来源于佛教的“六和敬”，即身和同位、口气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简称“六和”，塔以此得名。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取“天上地下、东西南北四方”之意，《晋书·五行志》“六气和则疹疾不生，盖寓修德祈年”。这些都寄托了人们对六和塔消灾祈福功能的冀望。

清乾隆帝曾为六和塔每层题字，分别为：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覆盖、六鳌负载、七宝庄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建塔外木结构。此后，历经1953年和1970年两次整修，1987年第三次大修后，六和塔变得更加壮观。现存六和塔平面八角形，外观八面十三层，内分七级。高59.88米，占地888方米。建造风格非常独特，塔内部砖石结构分七层，外部木结构为8面13层。塔身自下而上塔檐逐级缩小，塔檐翘角上挂了104只铁铃。

“十万军声半夜潮”，六和塔地处月轮山上，每当大潮横秋之日，人在高楼之时，中秋圆月似乎也可听闻：那皎皎月轮乘潮鳞鳞而行，天籁声中，隐隐裹挟着千军万马之势，别有一番波澜壮阔的盛况。

至于秋高气爽季节，登塔听涛更生沧海观日之意，那份并吞八荒之豪情，也足以让人心旷神怡。

十三 岳墓栖霞

绍兴十一年（1141年），凭借“莫须有”罪名，关押在临安大理寺内的岳飞被宋高宗赵构下令处死，时年三十九岁。临死前，这位坚持抗战，力图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在供状上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其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遇害后，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背负岳飞遗体，越过城墙，将其葬于九曲丛祠旁。21年后，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并以五百贯高价悬赏求索岳飞遗体，用隆重的仪式迁葬于栖霞岭下，就是现在的岳墓所在地。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建造了岳王庙。明景泰年间改称“忠烈庙”，经历了元、明、清、民国时兴时废，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迄今，岳飞铿锵忠烈的英魂，与西湖山水长相厮守已经有850多个春秋了！

850多年来，岳飞墓并岳王庙，规模较大且见诸记载的重建、重修，先后多达20余次，其中最后的5次，是在20世纪完成的。

进入岳庙庭院，庙内建筑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门楼和忠烈祠。西部有正气轩、岳飞墓。忠烈祠的重檐下悬挂着“心昭天日”的横匾，是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的。里面的岳飞塑像，头戴红缨帅盔，身穿紫色蟒袍，臂露金甲，足登武靴，右手握拳，左手按剑，目光炯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令人肃然起敬。

在岳飞墓前甬道的南北两碑廊，共陈列了125方碑石。北碑廊是岳飞手书的墨迹刻石、奏札、表章等，最为著名的是《满江红》词和岳飞录写的前后《出师表》等。南碑廊为历代名人凭吊岳飞诗词。其中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谋杀岳飞的元凶是想保住自身权位的宋高宗赵构：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

岂不惜徽钦辱？

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过了碑廊庭园中间的精忠桥便是岳飞墓了。墓园内有岳飞墓和岳云墓。墓阙旁有四个铁像，他们是陷害忠良的秦桧、王氏、万俟卨和张浚。墓阙门框上是一副极为有名的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墓栖霞”的景名贴切而有内涵，“栖霞”二字既巧妙地借用了岳墓所在地栖霞岭的地名，同时更宣示了这位民族英雄在《满江红》中所描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意境，也此借喻岳飞的碧血丹心，尽忠报国，心昭天日。离离墓草映晚霞，清风伴月写丹心，每当夕阳西下时，岳墓上便有了一道道霞光，非常绚美，而又无限沧桑。

十四 湖滨晴雨

湖滨北起环城北路，南至南山路大华饭店以北，包括圣塘路景区与湖滨公园两大组群。湖滨路原为杭州的西城墙，民国后改建为马路和公园，2003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湖滨新景区建设，民国以后的民居、旅馆、店铺、小别墅等风貌都有所保留，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小庭院、小巷、小天井、灰色的两坡顶、骑楼、灰砖墙、檐口、石库门、木门窗等建筑元素再现在新湖滨的各个角落。湖滨作为城市道路的功能在弱化，它正转变为兼具休闲、购物、旅游功能的带状城市公园。

杭州有句名谚：“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意为西湖景致的四时皆宜。湖滨位于西湖和城市的接壤之地，不但可以一览西湖的三面云山，更是品鉴阴晴雨雾的好地方。尤其

是多雨时节，漫步湖滨，但见烟雨蒙蒙，水天一色，西子湖如美人风鬟雾鬓，若隐若现，有一种特别迷人的“朦胧美”。有时即使一日之内，晴雨不定，由湖滨远眺“黑云翻墨未遮山”（宋代苏轼），再现“湖边多少游观客，半在断桥烟雨中”（宋代范景文），“望湖楼下水如天”（宋代苏轼），回望“一湖新雨后，万树欲烟时”（清代黄仲则），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韵味，让人倾倒。由晴及雨，由雨看晴，在湖滨领略晴雨西湖，最是壮观，也最耐回味。

十五 钱祠表忠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不久便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各地百姓深受兵燹之灾，只有钱氏统治下的吴越国，以“保境安民”“善事中原”为基本国策，兴修水利、奖励垦殖、广种农桑、开拓海运、礼贤下士、广罗人才，保持了长时期的安定局面，又在赵匡胤建立宋朝，全国统一大势所趋时归顺北宋，使“民知有异姓，不知有异国”，百姓平稳度过了朝代更迭。

毫不夸张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钱氏家族功不可没。为纪念这五代钱氏吴越国王，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百姓在杭州西湖涌金池南为其建造了钱王祠。

明嘉靖年间，浙江督抚胡宗宪将在柳浪闻莺的钱王故苑旧址建造的灵芝寺改建为表忠观，塑三世五王像，祠前表以石楔，上题“功德坊”三个大字。清代以后称钱王祠，康熙、乾隆二帝在此留有“保障江山”和“忠顺遗床”等御题。

钱王祠与岳庙隔西湖相望，祠内有苏东坡所写的《表忠观碑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景名“钱祠表忠”，既写出了杭州百姓对于钱王功德的永世不忘，更表现出西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如今的钱王祠，系于2003年旧址重建，新建钱王祠面积3.9万平方米，比原祠扩大3倍。包括中心区祠堂、阅礼堂、依光堂3个区块。中心区有碑亭、铜猷殿、功臣堂、怀慎堂、揽远堂、五王

殿、庆系堂。奉祀吴越国三代五王，展示吴越胜迹及钱氏世系。阅礼堂内有一座古戏台，可供观赏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依光堂利用现代科技制作了钱王射潮及修筑海塘场景。正对山门的两个荷塘，波光粼粼，绿意盎然，给这肃穆之地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柔情。荷塘后面是垂柳掩映的“功德坊”，轩昂的牌坊与钱王祠的山门遥遥相对。红色的“八字墙”围起的山门显得大气、庄重。重建后的钱王祠供游客瞻仰钱王风采，追忆钱王功绩，成为西湖南线的一个文化亮点。

十六 万松书缘

万松书缘是由万松书院为主所组成的景点。

万松书院原为报恩寺，始建于唐贞元年间。明代弘治十一年改建，因山上松林密布故得名万松书院。是明末清初时杭州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书院，学生遍及全省 11 府。明清代著名学者王守仁、齐召南、秦瀛曾在此讲学，诗人袁枚曾就读于此，他们都同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时，分别赐额“浙水敷文”“湖山萃秀”。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

在钱塘民间，很早就有梁山伯和祝英台结伴就读万松岭上的传说，最早将“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上关系的是明末清初寓居杭州的著名剧作家李渔创作的《同窗记》。

2001 年 9 月，书院按明代建筑风格复建，设置了明线为“明清知名学府”、暗线为“梁祝爱情之地”的两条文化主线，中轴线上以古代书院的布局为实景，而在右侧巧妙点缀与“梁祝”十八相送等有关的场景。梁祝坚贞不渝的爱情是因书成缘，后来书院发展成杭城最大的姻缘牵线之地，名声远播省内各地，故取名“万松书缘”。

十七 杨堤景行

杨公堤自北而南第五桥，遥对南高峰、三台山，南宋以后到明代，因附近有三贤祠，这里德贤汇集，所以桥名题作“景行”。“景行”原意指大路。《诗经》里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崇高德行诗人敬慕，值得仿效。因此，“景行”被引申比作崇高光明的

德行。

三贤指的是东汉时余杭县县令陈浑、唐文宗时余杭县县令归珧、北宋徽宗时余杭县县令杨时。陈浑率领百姓在苕溪围筑大塘，使下游的田禾免去了淹没之灾，同时又兼得灌溉之利。归珧将陈浑的南湖旧迹加以重新修筑，并在余杭镇5公里处开辟北湖，使中苕溪、北苕溪的洪水可以得到分写泄，而他自己却因辛劳过度而病逝任上。杨时刚正不阿，拒绝了权相蔡京引水入湖的无理要求。

杨公堤景名题作“景行”可谓形神兼备，既表达了后人对于杨孟瑛浚湖筑堤这一惠及杭州百姓和西湖德行的景仰之情，也点出了三贤的祠景致的遗韵所在。在这里人行景移，青山秀水，令人目不暇接，其间的熏熏的德风充盈，更令人折腰叹服。

十八 三台云水

三台山景区以浴鹄湾景区为核心，东靠杨公堤，西临三台山路，北至乌龟潭景区，南到虎跑路。重新修复后的三台山景区内恢复了先贤堂、黄公望故居、黄篾楼水轩、武状元坊、霁虹桥、三台梦迹等古迹。

在三台景区，远观霁虹廊桥，与背后的九曜山相映成趣，走上廊桥，远处可见武状元坊，杉树丛林，耳听潺潺流水，水光山色，如诗如画。

明代著名民族英雄于谦的墓就坐落在这里。“三台云水”的命名点出了景区景观的多样性和立体化，同时借用了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颂扬于谦的清白一生和热血千秋。

三台景区兼有江南山地和水乡之盛，不仅山色苍翠，映照长空，也多港湾溪潭、碧水清流。这儿的美是一种静谧幽深，野趣横生的美。

十九 梅坞春早

梅家坞茶文化村，地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區西部腹地，梅灵隧道以南，沿梅灵路两侧纵深长达十余里，有“十里梅坞”之称，是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

这里溪谷深广，常年草木繁盛，峰峦叠翠，即使数九寒冬也不掩如春气象。当然，最重要还是四周青山环绕，茶山叠嶂，满眼望去，层层都是梯田里修剪地整整齐齐的茶树。

梅家坞盛产茶叶，为西湖龙井中的珍品。每年采茶分作4次，清明之前的头茶称“明前茶”，也叫“莲心”；谷雨之前是“雨前茶”，又称“旗枪”“二春茶”；立夏之际为“三春茶”，也称“雀舌”；一个月后最晚采摘的称“四春茶”，也名“梗片”。

“春”在梅坞便是茶香之意。春茶四摘，又以最早的“明前茶”最为名贵。“嘉宾咸喜悦，细看摘新茶”（陈毅元帅），每到清明时节，云雾缭绕的山坡上，采茶女的身影隐现在碧绿如茵的茶园之间，鸟鸣茶歌，婉转相应，为秀美山水平添了一份灵气，也是春天西湖的独特美景。

此外，梅家坞茶文化村还挖掘开发了周恩来纪念室、琅玕岭、礼耕堂等三个历史文化景观。

二十 北街梦寻

西湖边有许多街道令人流连，北山街就是其中之一。这条东起于断桥残雪，西止于曲院风荷的街道，全长只有2600米，却有着太多的故事、太美的风景。它风光绮丽、蜿蜒漫长，是以秀美山水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灵魂，以近代建筑为骨架，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

北山街历史沉淀深厚，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有许多历史建筑遗迹，保留着古朴的原貌，串起许多萦绕人心的故往：浙赣铁路局旧址，记载着抗日战争的风云；首届西湖博览会工业馆，寄托了前辈富民强国的凌云壮志；秋水山庄，演绎过《申报》主笔史量才与其妻沈秋水壮烈凄美、可悲可叹的爱情故事；岭南风格的穗庐，留下了巴金老人的珍贵“手迹”；还有菩提精舍、静逸别墅、抱青别墅等，一草一木、一楼一舍、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浓郁的文化，令人无限追怀。

第三章 西湖寺观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的意思是“觉者”。佛教信徒修习佛教旨在依照释迦牟尼所悟到的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难、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道教是中国本土教派之一，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

伊斯兰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等，7世纪由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顺从真主安拉及其意志，以求两世的和平与安宁。

从古至今，世界上宗教问题所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但在西子湖畔，三大宗教场所却始终能和平共存，不得不让人感叹。而这些寺观及其遗迹，至今也仍是人们在西湖游历时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又启发智慧的好去处。

第一节 西湖禅寺

杭州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南佛国，杭州的佛事之盛，有史为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环湖的寺院如今已经星散了许多，却仍然堪称繁盛。

一 几经废兴灵隐寺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高僧慧理万里迢迢来到杭州武林山下（今西湖北高峰至天竺山一带）。他看到了眼前那一座石峰

平地拔起，苍润秀腴，其间洞穴穿连、怪石耸峙，当即认定这是有来历的神灵隐居之地，于是亲自动手，开辟蒿莱，筑造小舍、兴建以灵隐寺为代表的十余所寺庙，正式揭开了西湖佛教史上的第一页。

此后 1600 多年间，灵隐寺几经战火，经历过多次毁坏与重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建发生于清顺治六年（1649 年）。当时灵隐寺满目“苔寮藓壁”，残破不堪。禅宗巨匠具德和尚住持灵隐，历 18 年，共计完成七殿、十二堂、四阁、三轩、三楼、一林，“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积弊渐除，古风重振”，灵隐寺跃居“东南之冠”。

可惜在此之后，灵隐寺又多次损毁。新中国成立后，灵隐曾多次进行大规模整修。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灵隐寺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变革，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建高峰。如今的灵隐寺占地面积约 87000 平方米，灵隐景区总体占地面积约 2.577 平方公里。

灵隐寺布局与江南寺院格局大致相仿，全寺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三大殿。

天王殿

天王殿是灵隐寺的第一进大殿，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层重檐歇山顶。上悬“云林禅寺”匾额，书法雄伟沉厚，民间传说是康熙皇帝所书。殿门上方还有一块匾额：“灵鹫飞来”，指的是大殿对门那座传说中是从印度飞来的灵鹫山。

大殿正中，面朝山门的佛龛里，供奉的是“皆大欢喜”的弥勒佛像。雕像袒胸露腹，趺坐蒲团，笑容可掬。弥勒生于南天竺婆罗门家庭，他修得慈心三昧，所以又称作“慈氏”。这尊弥勒佛雕像生动，确实能给人一种大慈大悲的感觉。

在弥勒佛的两侧是“四大天王”的彩塑。四尊塑像均高 8 米，个个身披重甲，神态威武，除了头上那顶毗卢帽，其余都是中国古代将军的打扮。四大天王也叫“四大金刚”，源出印度神话，说须弥山腹有四天王管辖的天国。佛教也从其说，宣称四天王各有自己管理的天地。肤色枣红、执宝剑，呈凶相的是东方持国天王，能护



天王殿

持国土；肤色朱红，执金龙（蛇），呈怒相的是西方广目天王，能维护人间安宁；肤色乳白，持琵琶，呈笑相的是南方增长天王，能令人善根增长；肤色乳黄，持宝幢，握神鸟，貌和悦的是北方多闻天王，赐人福禄，福德闻于四方。这四尊彩塑，

都艺术地展示了天王的典型化性格。

背对山门的佛龕，供奉的是佛教护法神韦陀雕像。像高2.5米，头戴金盔，身裹甲冑，左手叉腰，右手执降魔杵，仪态刚毅正直，威武生动。这尊雕像以香樟木镂刻而成，是南宋留存至今的珍贵遗物，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在被称为“东南佛国”的浙江众多寺院中，本有三处闻名的韦陀像，分别在韦陀道场的西天日禅源寺、余杭径山寺和灵隐寺。如今，前两处已经不复存在，灵隐寺的韦陀像成为一枝独秀的稀世之宝。韦陀在古印度神话中，是南方增长天王的八神将之一，又居四天王三十二将之首。据说佛的舍利曾被魔王抢走，是韦陀给追了回来。因此，寺庙之中，韦陀面朝大殿，以保护佛法、驱除邪魔，是为护法神。天王殿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横匾，“威震三洲”。佛教认为须弥山周围有四个洲，只有北洲是净土，韦陀则要管东、西、南三洲。此即匾额的意思。

天王殿前东西两侧各有石经幢一座。东幢高7.17米，西幢高11米，为多层八角形，基座为两层须弥座，幢身刻佛经。左幢刻《尊胜陀罗尼经》，称“尊胜塔”，右幢刻《大自在陀罗尼咒》，称“大自在塔”。幢身上部叠置华盖、腰檐、联珠、仰联、伞盖、流云、磐石等，磐石上刻迦陵频伽，双手合十，背有翅膀，形象十分生动。

两经幢建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幢身上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建，时大宋开宝二年己巳岁闰五月”的题记。原本置吴家家庙奉先寺，该寺废颓后，景祐二年（1035年），由灵隐寺方

丈延珊迁置于此。

大雄宝殿

出天王殿，是一片开阔的庭园。沿着古木苍翠的甬道拾级而上，巍峨壮丽的大雄宝殿迎面耸立。大雄宝殿原称觉皇殿，明万历年间重建时易名。

大殿单层三叠重檐，高 33.6 米，长约 24 米，是灵隐寺第二重大殿。殿内雕梁画栋，饰以朱红油漆的图案，辉煌瑰丽。

大殿正中是一座高 24.8 米的释迦牟尼莲花坐像。佛祖颌首俯视，右手微微抬起，仿佛正在说法，“妙相庄严”“气韵生动”，令人景仰。这座佛像是在 1953 年重修寺宇时，由中国浙江美术学院的雕塑家和民间艺人们采用唐代禅宗佛像为蓝本共同精心设计的，佛身净高 9.1 米，加上莲座、须弥座和石坛，还有佛像上悬的宝盖等，高 24.8 米，比原先的释迦造像高一倍多，用近百块香樟木雕成，是中国最高大的香樟木坐式佛像之一，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宗教艺术作品。

大殿两边站着的是“二十诸天”立像。“诸天”是佛教中“诸位尊天”的简称，他们还没有成佛，是管领一方的天神，也都是佛法的护持者。如前面所提到的四大天王，也都属尊天之列。如今立在这大殿的已经是汉化的诸天。依佛教礼佛次序，他们分别是：大梵天、帝释天、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密迹金刚、大自在天、散脂大将、辩才天、功德天、韦陀天、地天、菩提树神、欢喜母、摩利支天、日天、月天、水天、阎摩罗王。

靠殿壁两厢有“十二圆觉”坐像。“圆觉”直译为“圆满的灵觉”，也就是“修行觉悟圆满无缺”“修行功德圆满”的意思，是“真如”“佛性”的别名。据传，释迦牟尼的十二部佛经，就是由这十二位大弟子整理出来的，他们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静慧菩萨、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净业障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

释迦牟尼像的后壁还有“慈航普度”“五十三参”海岛立体群塑，

共有大小佛像 150 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居中，她足踏鲸背，意态潇洒，右侧是双手合十、身穿红肚兜的善财童子。这里表现的是一个生动的佛教故事，据旧华严经载，善财童子本是福城长者之子，载体入胎及出生时，种种珍宝自然涌现，故称之为善财。他受文殊师利菩萨之教诲，遍游南方诸国。先至可乐国参访功德云比丘，受念佛三昧门。继之，历访菩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子、童女、夜天、天女、婆罗门、长者、医师、船师、国王、仙人、佛母、王妃、地神、树神等，听受种种法门，终至普贤菩萨道场，证入无生法界。大乘佛教用以作为即身成佛之例证，其求法过程，则表示华严入法界之各阶段。所以佛教建筑中的阶梯常铺设为五十三级，喻义“五十三参，参参见佛”。

与善财相对的左侧是龙女，她和善财一起被民间成为“金童玉女”。上有地藏菩萨，他是新罗王国（今朝鲜）的王子，削发为僧后，到中国的九华山修行得道。地藏王菩萨曾发下许多大愿，誓志在释迦牟尼圆寂后，弥勒菩萨成佛前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间，度尽六道众生，拯救诸方苦难，直到地狱尽空，自己才愿成佛。更上面是释迦牟尼雪山修道的场景：白猿献果、麋鹿献乳等，整座佛山造型生动。

大雄宝殿前露台两侧，各有一座高约 12 米的八面九层仿木结构石塔，据说建于 969 年，是灵隐寺里历史最久的遗物。全塔以石料雕刻筑砌而成，仿木制阁式塔，每层有柱子、栏额、斗拱、出檐、平座等，线条和顺流畅。

药师殿

药师殿是灵隐寺的第三重大殿，长约 20 米，宽约 12 米，供奉的是“东方三圣”——药师佛像及日光菩萨、月光菩萨。

殿中莲台座上结跏趺坐的是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称“大医王佛”，他能使众生离苦得乐，解除病痛和灾害，又称“消灾延寿药师佛”。左边站立日光菩萨，手托太阳，象征着光明；右边站立月光菩萨，手托月亮，象征着清凉。

大殿两边的十二尊塑像顶盔贯甲，神态威武，是药师佛的十二位弟子，号称“药童”，又称“药叉神将”，据说他们手下各有

七千神兵供调遣。他们按十二个时辰排序，教化保护众生。

冷泉亭

灵隐寺周边的山水也充满灵气，让人流连忘返。在其山门之左便有大名鼎鼎的冷泉亭。

冷泉之水经飞来峰向东流逝，而亭子正面对飞来峰。亭内一副楹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答联“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文思奇妙，让人浮想联翩。

1000 多年来，冷泉亭一直是诗人们最爱流连聚会的地方。白居易“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他的《冷泉亭记》称“冷泉亭为甲”，“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淙淙，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苏东坡更是这里的常客，他在杭州做知州时常常携诗友僚属到冷泉亭上饮宴赋诗或处理公事，“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

冷泉亭周围丹垣绿树，翳映阴森。亭对峭壁，一泓泠然，凄清入耳。亭后西栗十余株，大皆合抱，冷暗樾，遍体清凉。秋初栗熟，大若樱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莲房。

翠微亭

灵隐寺前飞来峰北麓半山腰上，是入选了“中国十大名亭”之一的翠微亭。飞来峰景区有春淙、壑雷、冷泉以及唐五亭等多座古亭，翠微亭能够独独入选，乃在于其具有的独特人文历史意义。

它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 年）蕲王韩世忠为怀念岳飞而建。亭子建成之后，韩世忠命儿子彦直把几句话摩刻在亭边的石崖上。现在人们还能辨认当年刻下的 48 个字：绍兴十二年，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览形胜，得旧基建新亭，榜曰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奉者。三月五日写，彦直书。

此亭之所以命名为“翠微”，是源于岳飞的一首诗《登池川翠微亭》：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地导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换，翠微亭几度兴废重建。如今的翠微亭是一座重檐八柱攒尖钢筋混凝土结构亭，亭有二匾，一云“翠微亭”，一云“归存岳峙”。上有多组楹联，“回钟岩漾融闻性，幽翠玄微印觉心”；“万壑松风和涧水，千年豪杰壮山丘”；“孤亭以旧时，登临壮士兴怀地；鹫岩标远胜，翻动平生万里心”；“飞鹫何来，佛国有缘留净土；骑驴且去，湖山无恙付斜阳”等等，于清静佛家留下如此壮怀激烈的一笔，令人惟默然嗟叹。

二 妙音不绝永福寺

灵隐寺西约一华里处的石笋峰下，是永福寺。和灵隐寺一样，永福寺也是慧理禅师开山创建，也就是说，它同样有着 1600 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座和文人关系颇为密切的古刹——北宋时期，永福寺内四壁多有赵阅道、苏东坡、秦少游等人的留题与竹画。

这也是一座有皇家有些关系的寺院——南宋咸亨年间（1265—1274 年），宋度宗之母隆国夫人据永福寺为香火院，并斥资扩建，宏规巧构，丹雘相辉，碧光琉璃瓦覆盖于顶。隆国夫人逝后以寺超然台为葬，移寺于西，自此一寺两院。

这还是一座代表近代佛教文化国际交流史上一桩盛事的遗址——清康熙十年（1671 年），东皋心越禅师移住永福，5 年后，应邀东渡日本。在日本的 19 年间，心越禅师对日本的文化、艺术、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中日合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介绍，心越将所携《韵府古韵汇选》在日本翻刻推广，使中国篆刻艺术在日本广为流播，心越也被奉为日本“篆刻之父”。据《日本音乐史》记载，心越携虞舜、素王、万壑松三古琴赴日，大传华夏琴道，“以后在日本僧学者之间就有了琴曲的传统”，是以他被还誉为日本“近世琴学之祖”。心越在天德寺晋山开堂时，云集了全日本 1700 多位僧众，成为曹洞宗同门的中心，被称为日本佛教界 300 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事，他也被尊称为日本佛教曹洞宗寿昌派

“开山鼻祖”。因为这种广泛的影响力与崇高地位，今天的永福寺俨然成为很多日本人寻根的地方。

作为历史悠久的寺院，永福寺同样经历过几度兴废，直至2003年重新建成。重建的永福寺依山而立，由三道山门——“梵天佛地”“福田花雨”、主门“永福禅寺”，和四个正式开放的院落——普圆净院、迦陵讲院、资岩慧院、古香禅院组成，拥有七进、五殿、三堂、两阁、两楼、五亭，以及千余棵古树名木，堪称是一个立体的佛教园林景区。

普圆净院

永福寺在吴越国时期又名普圆寺，现因该院落主殿为观音宝殿，表净土法门，故名普圆净院。该院内左首建筑为客堂，主要负责僧众和信众接待工作，也是寺院日常工作及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观音宝殿抱柱楹联令人印象深刻：

息心皈礼，戒定慧三学齐备；
合掌称名，闻思修一味圆通。

客堂抱柱楹联也颇有趣趣：

幻心每遇尘嚣起，真性常随云水闲。

迦陵讲院

这是深具艺术气息的一个院落，主殿为梵籁堂，为永福寺讲法堂及音乐厅，也是杭州首座佛教多功能艺术殿堂。其命名源自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神鸟迦陵频伽，此鸟鸣声清脆悦耳，在佛教经典中常以其鸣声譬喻佛菩萨之妙音，或谓此鸟即极乐净土之鸟。

梵籁堂既是永福寺佛法宣宏之地，也是将心越禅师的古琴艺术发扬光大之地。如今，这里不定期地有琴会雅集，供古琴爱好者交流。

院内右侧建筑是文景阁，为佛教书法绘画艺术的展示场所；下

首是艺明斋，有大量佛教艺术类精品书籍供阅览流通。

古香禅院

明成化年间，住持僧古香建海日楼于上院，以该院林泉幽静，颇通禅意，故名之为古香禅院。

该院正面建筑为藏经阁，上奉乾隆版龙藏一套，并供有海内罕见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一尊，为永福寺镇寺之宝。

藏经阁楼下为“心越印室”，主要收藏展示永福寺东皋心越祖师生平及遗迹。

侧面建筑为三圣殿，殿内供奉西方极乐教主阿弥陀如来、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佛像用唐代传统漆金夹苎工艺，极具艺术鉴赏价值。

资严慧院

永福寺后山古名资严山，吴越时以山名寺，故名资严寺。今该院光明畅达，堪表智慧，故名资严慧院。

院内主建筑为大雄宝殿，殿内供奉 38000 斤的盛唐风格释迦牟尼佛及迦叶、阿难二尊者青铜像。前方建筑为福星阁，自宋以来历代供奉福神星君等护法诸神。院前有湖山一览处，可远眺西湖美景及飞来峰、北高峰诸山。

三 白云深处韬光寺

灵隐寺西侧，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石磴道，顺石道盘旋而上，穿过半山亭，头顶上宛若有一凌空楼阁，这便是韬光寺了。

韬光寺是蜀地名僧韬光禅师所建。相传，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 年），一日，禅师辞师出游，师父嘱咐说：“遇天可前，逢巢则止。”当他游至灵隐寺西北巢枸坞时，正值白居易（字乐天）任杭州刺史，他恍然醒悟，认为这就是“吾师命”驻足处，遂驻锡于此。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 年）吴越王重建，改名广岩庵，宋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 年）又名法安院，后寺以人名，为韬光寺。

韬光寺几经兴废，清代曾一度改为道观。1982 年，韬光寺被大

火烧毁后，改建为一座敞厅，名“白云深处”，2003年12月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移交杭州市佛教协会管理，并于2006年起整治修缮，如今已颇具规模。

曲径幽处

明人史鉴曾说：“环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最佳；据西山之佳惟四寺，灵隐为最胜；领灵隐之胜有五亭，韬光为最幽。”这一个“幽”字，恰到好处的道出了韬光寺魅力所在。作为灵隐景区中颇有影响的唐代古寺，其地树木苍郁，曲径幽邃，流水潺潺，堪称人间仙境。

“高树依秀岩，修竹夹路疏”，说的是三里韬光幽径。明人萧士玮对这条韬光径推崇备至，“大都山之姿态，得树而妍；山之骨骼，得石而苍；山之营卫，得水而活；惟韬光径中而能全有之。”确实如此，从韬光径拾级而上，两旁修篁夹道，草木蓊翳，鸟鸣泉涧，溪流潺潺，清光出尘。

“僧泉交竹驿，仙屋破云封”，说的是清澈甘冽的韬光幽泉。旧时灵隐寺僧剡竹引泉，相续不断，泉水随曲折蹬道一路水声淙淙，有若弦索，成为韬光独有的声泉。

“韬光古庵嵌山谿，北窗直吸余杭县”，说的便是高居绝顶、势若凌空的韬光寺了。韬光寺建筑的整体结构大致符合“一正两厢”的中国传统建筑格局，却又根据山体的走势而有创新。其中轴线底层是大雄宝殿，中间是法安堂，最上层是吕纯阳殿和祖师殿，为寺院主体建筑，多为两层通透式结构，通过各具特色的雕刻门窗，把室内和室外融为一体，裸露的青砖，白色的墙体和枣红色的门窗，和以黄色为主色调的传统寺院相比，别具一番风味。中轴线左边为茶院和僧寮，游客和信众可以在茶院一边饮茶，一边欣赏西湖美景。

沿大雄宝殿右拐，是韬光寺最美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江南园林。前面是大名鼎鼎的金莲池，传说韬光禅师在此引水种金莲，池约五尺见方，四围石栏。池水清澈见底，久旱不涸。池内种有金莲，花色金黄，瓣裂为五，比梅花稍大，根茎上互生着皱边叶片，顶叶呈椭圆形，平展于水面，是一种少见的水生观赏植物。民间传说取韬光寺金莲池的泉水治病，效果极为灵验，因此，韬光寺的香

火非常旺，在观海亭里挂满了病人愈后敬献“有求必应”“妙手回春”等字样锦旗。

左边是一瓿亭，右边是诵芬阁和观音殿。诵芬阁是一个隔景式建筑，穿过诵芬阁，再经过一座小桥，才能到达观音殿，营造出一种纵深的距离美。观音殿为一重檐六角楼，建筑在一个水池之上，仿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和琼楼玉宇。

现在韬光寺的法安堂二楼扶廊是整座寺院最佳的观景台，游人站在这里，脚下是一层层形状各异的亭台楼阁，远方是群山环抱的西子湖，令人心旷神怡。

诗人的烹茗井

韬光禅师居于韬光寺时，与诗人白居易交往甚密，白居易常来寺中同禅师吟诗唱和。白居易在《寄韬光禅师》中写道：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不过，两人虽然交好，韬光禅师自从来到山寺，自持甚严，足不入市。相传，有一次，白居易觉得自己时常叨扰好友，很有些过意不去，就在州衙内的虚白堂里备了一席素斋，邀请禅师入城小聚：

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
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
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瓿茶。

韬光禅师回诗一首，谢绝了诗人好意：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

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
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

至今，寺中还保存有一口烹茗井，相传是白居易与韬光汲水烹茗处。

炼丹台遗址

韬光寺的后山有炼丹台遗址，相传吕洞宾在此练过丹。吕洞宾和佛教有很深的因缘，《五灯会元卷第八》记载：吕洞宾道经黄龙山，值黄龙祖师击鼓升堂。祖师见吕洞宾，厉声喝道：“座傍有窃法者。”吕毅然出，问：“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祖师说：“这守尸鬼。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剑不能入。遂再拜求教。祖师反问道：“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于言下顿悟。作偈曰：“弃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恋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于是祖师嘱咐他为佛教护法。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为祭祀吕洞宾，当地人在此建吕纯阳殿，参政郭子章为之记。纯阳殿下，又有一祠，是祭祀吕洞宾的女弟子何仙姑的地方。

观海亭

丹涯宝洞前是观海亭，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这里是古时灵隐山中最适合观海之处。亭柱上楹联“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为唐代诗人宋之问的名句，故名观海亭。

四 天竺山上三天竺

天竺山有著名三寺，通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这一命名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上天竺地处最高，中天竺居中，下天竺地势最低。不过，从创建时间来说，次序则要来个颠倒：下天竺创建最早（东晋），距今已有1600余年，中天竺创建于隋代，居其次，创建最晚的上天竺寺（五代），距今也有千年历史了。南宋时中天

竺寺曾被评定为“禅院十刹之首”，上、下天竺寺同被列为“教院五山前茅”。清高宗乾隆命名上、中、下三竺为“法喜寺”“法净寺”“法镜寺”，并亲题寺额。

韬光可观海，天竺则观山。徜徉天竺山，最为诱人的是四周的山峦秀色。从灵隐合涧桥旁循路而进，山色如列画屏，崖陡谷深，曲涧淙淙，山岚云影时而飘忽，极富山林野趣。元萨都刺《季夏游灵隐诸峰》诗：“三天竺畔全无暑，六月松阴尺五冰。”隐逸诗人林和靖有一次来游三天竺，感觉这里比他隐居的孤山更胜一筹，便在山壁题诗一首表达了迁居愿望：

山水未深鱼鸟少，此生还拟重移居。
只应三竺溪流上，独木为桥小结庐。

天竺三寺深藏林间山谷，由下而上，寺宇壮丽，景色清幽，高僧辈出，佛学与诗文并茂，历史上被誉为“天竺佛国”。据《湖山胜概称》“由月桂峰迤西入佛国山，自下竺，过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则观音灵感。下竺则古迹为胜，三竺之间，云影天光，泉声松籁，岑寂岛空，香凝钟静，耳目心神之会，觉其迷极其光者，岂不超三界外乎。”《武林旧事》亦称：“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梵肤，真佛国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也赞天竺：“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元吕止庵《后庭花·冷泉亭》曲：“佛国三天竺，禅关九里松。”

法镜寺（下天竺）

下天竺位于天柱山莲花峰下。东晋咸和元年（326年），慧理首建灵隐寺后，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创建“下天竺翻经院”，顾名思义，是为翻译佛教经典之处，此后逐渐转为完全独立的寺院。

唐代诗仙李白传世诗作与杭州西湖相关的仅有两篇，所写的却都是下天竺寺。一首是《送崔十二游天竺寺》：

还闻天竺寺，梦想怀东越。

每年海树霜，桂子落秋月。
送君游此地，已属流芳歇。
待我来岁行，相随浮溟渤。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介绍三天竺风光时也特别推崇下天竺：

灵竺之胜，周回数十里，而岩壑尤美者，实聚于是。自飞来峰转至寺后，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如伏虬飞凤，如层花累萼，如皱叠浪，幽深奇崛，不可悉具。

历史上，下天竺寺曾多次更名。隋代时曾为“南天竺寺”，五代吴越时一度改叫五百罗汉院。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寺内隋代种植但早已枯萎的桧树竟然重新萌芽发叶，茂盛如初，朝野上下均觉得是吉兆，寺庙因此大获皇帝青睐，被赐名为灵山寺。天禧四年（1020年），宰相王钦若罢相出判杭州，他奏请朝廷恢复“天竺寺”旧额，封该寺为“十方讲院”，并封该院住持遵式法号“慈云大师”，以“表其高行”。王钦若于宋仁宗时复职宰相，天竺寺也名闻朝野。

宋天圣年间（1024—1032年）宋仁宗下旨赠天竺寺檀香镂金菩萨罗汉五十二尊，释迦、文殊、普贤、阿难、迦叶等琥珀像五尊，还有“西天灵塔佛骨舍利”以及仁宗手书的题额、扇面等。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杭州）。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改天竺寺为“荐福寺”，亲书寺额，作为皇家御园，合为皇亲吴秦王的香火院。大臣韩侂胄也把天竺寺旁的显亲报国寺占为功德寺。庆元三年（1197年），太皇太后下旨，说下天竺寺是名刹，不要再占用，这才恢复为天竺灵山寺。

南宋建都临安之初，下天竺不少僧人如景迁、慧通等都能诗善文，精通教义，并著书立说，闻名一时。由此，下天竺于南宋之初一度成为贡院考场。据南宋文学家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绍兴十二年（1142年）他从江西来杭“待词科试”，就

天竺三寺



住在南山净慈寺而要赴下天竺寺应试。

不过，和大多数寺庙一样，下天竺也逃不过兵火之厄，元朝末年曾元气大伤，其后虽屡经修缮，但比起两宋全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再度在兵火中化为灰烬。此后虽有重建，但仍日渐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寺宇因年久失修，大部分建筑破损甚多，一度被挪作他用。直到1982年，杭州市佛教协会组织重建。至1989年底，寺内中轴线上三大殿等殿堂修整一新，49尊佛像全部贴金。其中药师殿内药师如来坛，按《药师经》仪规设计塑成，造型别具一格，堪称传统佛制，为国内仅有。

如今的下天竺寺为杭州西湖唯一之尼众寺院。虽然院落不大，但也多了几分秀雅。

法净寺（中天竺）

中天竺寺位于稽留峰下，离法镜寺约500米，又名法净寺，创建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1400余年来，这座以开山高僧长寿而为人称道的禅寺，屡经兴衰，终于留存到现在，可以说是西湖佛寺里的“寿星”。

相传三国时期，中印度高僧宝掌禅师弘法东来，自称已有673岁，是东周威烈王年间出生的，据说他出世时，左手紧握成拳，手掌中有一粒熠熠生辉的宝珠，因此叫作“宝掌”。隋开皇十七年（597年），禅师参游经中天竺，感叹山水之胜而为赋曰：“行尽支那四百川，此中遍称道人游”。于此清净禅定，结茅筑庵，弘扬佛法，开启了中天竺的历史。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宝掌禅师已经是高龄1072岁了。这年7月7日，他召集来弟子们说：“本来以为没有生和死，今天也要显示生死了，我得去安住于成佛之道心，来生我还要转世再来到这个世界。”世人由此又称他“千岁和尚”。宋代释元复作《中竺千岁和尚传赞》：

人寿几何，朝露逝川。生周涉唐，本誓则然。

东迟达摩，心印始传。孰云佛法，独在西天。

五代末年，吴越王得知中天竺有这么一位神奇的开山祖师，拨款将它改建为崇寿院。此后，它似乎特别受到历朝君主的垂青：北宋赐名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南宋高宗曾赐佛像，置于寺中的华严宝阁，并增扩殿宇，明代赐号“中天竺禅寺”。至南宋宁宗皇帝，又列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之第一刹。此外在元代曾改名天历永祚禅寺，清代又改名法净寺。显然，帝王们不仅想自己长寿，还希望一姓江山永固。宝掌寿命长而佛根深，正好借光利用。

中天竺在三天竺中是“老三”，规模上无法和上、下天竺相匹敌，但却有自己的特色。托名北宋诗僧慧嵩所做的《中竺十二景题咏》，就给后人留下了古刹内外的胜景风貌，如《千岁古意》写道：

千岁岩头碧树森，昔年宝掌独知音。
蒲团坐破僧何处，寂寂青山任古今。

相传宝掌初来时，常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说法，后人称这块岩石为“千岁岩”，岩在寺后。

又如《七星潭月》：

水沼形联北斗名，来源脉引天河清。
夜凉云去秋空净，冰魄亭亭万里平。

七星潭位于中天竺寺内大殿前，七汪清泉相通，形似北斗七星排列。此外，还有《永清竹浪》等。明清时，中天竺大殿里有一副柱联，文字通俗易懂，文意冷峻而又不乏嘲讽，联文是：

我门中缔结福缘，岂唯在一炷清香，几声佛号；
你心里能全善果，自然地秋生桂实，春茁兰芽。

如今，几经沧桑的中天竺寺佛门重开，恢复了宗教活动，现寺内有原天王殿、安养堂、三圣殿等建筑，佛事、法事较多，如“浴

佛法会”“盂兰盆会”，且对外公开，信徒、游客皆可参与，成为一大特色。

法喜寺（上天竺）

上天竺寺又名法喜寺，离中天竺约1千米，是天竺三寺中规模最大的禅寺，其建筑雄伟，布局庄严。寺内殿堂很多，除大殿外，还有肃仪亭、夜讲堂、白云堂、两峰堂、雪坡轩等。寺四周有白云峰、白云泉、乳窦峰、乳窦泉等名胜。古人赞上天竺景色称：“万竹参霄，碧荫数里，寂然空谷，惟闻泉声。”

后晋天福初年（936年），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称“大名山房”。他在山中见有奇木发光，遂请名匠刻成观音像。志书记载，当时吴越王钱弘叔梦见白衣人求其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天福四年（939年）五月建成，这是上天竺最早的寺院。后汉乾祐年间（945—950年），有僧人从洛阳带来一枚古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观音木像居然“妙相咸备，昼放白光”，使得“士民崇敬”。

由于上天竺以观音灵验相专，历代帝王都信奉观音，“凡郡中旱涝，必请入城”。《七修类稿》称：“杭上天竺广大灵感之号由宋世所加”。明清两代帝王也因袭南宋先制经常至上天竺“祈晴”“祈雨”。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杭城大旱，饿殍遍道，时有讹传观音大士在上天竺救济饿民，于是蜂拥而至，在上天竺掘土三尺，取粉状泥土充饥，从此江南一带遇有灾荒，饥民常以“观音土”充饥。

清朝前期，清帝信奉观音大士“奇术妙相”“灵感显应”，对天竺寺恩宠有加。康熙玄烨，六巡江南，五到上天竺。康熙五年（1666年）发朝廷内库“重为周色”，并赐《金书尊经》，官员们盛赞此举使“湖山动色，草木回光，美哉圣乎！”又先后赐御书《金刚经》石刻一部、御书“法雨慈云”匾额、金字《心经》、墨刻《药师经》、御制《重修上天竺寺碑记》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南巡，两到上天竺，除题诗外，并定名上天竺寺为“法喜寺”，御书寺额和“宝陀飞观”“普甘露门”等匾额，题写柱联有：“绕座法轮明宝月，盈阶甘雨散花天。”此后，他每到上天竺，必有赏赐或有御

书题字，他手书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经》石刻一册曾刻石 19 块嵌于法喜寺罗汉大士殿。

由于朝廷的提倡和众多佛徒信众对“观音灵验”的信奉，明清时，浙江苏南各地的乡民村姑都纷纷来天竺进香，成为每年一度的“香市”。据《武林旧事》《仁和悬志》称：“方奉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来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院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三吴浙东士民，斋至艺香，舟车络绎，昼夜不绝。”每年新年刚过，“春服既成”，而养蚕尚早，于是“衔舟打桨，进香天竺，结舫为邻，栖至于此”。每逢香市，自武林门、松木场、经昭订寺到天竺，沿途摆满各种货摊，贩卖各种用具、土产、玩具等，为时一月有余，延绵数里，道为之塞。“天竺香市”被列为“十八景之一”，直至 1949 年前，三竺路旁仍建有相连平房供香客宿夜。20 世纪 50 年代后开始衰落，70 年代末开始重又兴盛。

作为一座显赫一时的千年古刹，上天竺也深得文人青睐。宋元祐中，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曾数次来游，留下《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等诗篇。宋朱熹、吕祖谦、戴复古，元赵孟、倪瓒等均有游上天竺诗。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的《归赴行在过上天竺寺偶题》诗篇更是气壮山河，令人感奋。

五 南屏晚钟净慈寺

净慈寺位于杭州南屏山慧日峰下，是后周显德元年（954 年）吴越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而建，原名永明禅院，南宋时改名净慈寺。它雄峙西湖南岸，是与灵隐寺交相辉映的又一大道场，在杭州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净慈寺建成以后，历朝都备受庇护和支持，尤其到两宋达到其辉煌的高峰。

北宋时期，名僧接踵，大德辈出，宋初有“两寿”，即延寿和洪寿，均师法于德韶，兴教于南屏，其佛学教观盛行于当时。继“两寿”之后，又有圆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继住持净慈寺，世称之为“大小本”。他们都曾遍访名山，弘扬禅宗佛法，而且都先后成为北宋

京都开封的高僧。正是由于这些高僧住持，才使“名蓝有光”，声誉日隆，海内外僧人先后来学，宋王朝也高度重视。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下诏改慧日永明院为寿宁禅院，并继续营建寺舍。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圆照宗本住持该寺，时属岁旱，湖水尽涸，寺西有甘泉，据传泉内有“金色鲤鱼游焉”，于是凿泉为井，寺众千余，饮之不竭，故名“圆照井”。同时寿宁禅院经多次营建修缮，规模不断扩大，还在寺前经募化集万人开凿水池，名“万工池”，以备汲水灭火之用。明时因盛行净土，提倡行善放生，该池改为“放生池”，当时的寿宁院号称“南山之冠”。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赵构下旨敕改寿宁院为“净慈禅寺”。不久寺毁，宋高宗又亲临察看，然后下诏命湖州佛智寺道容来杭，由其聚集工匠，主持重建殿宇，五年而成。其功业卓著者依据《涅槃经》塑五百罗汉，置田字殿。

道容在净慈寺先塑十六应真像，再塑五百罗汉，据说塑像都出自一僧之手，而仪貌各异，神气如生，像塑成而僧化去；所建田字殿将五百罗汉分四层背座，尊尊异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为一大奇观。道容建田字殿为江南佛寺之首创，田字形平面既能供奉众罗汉像，且都面向信众，采光较好，便于参拜礼佛，这是佛教中的特殊建筑。节度使曹勋为此撰记称该寺重建后，“金碧辉煌，华梵绚丽，行都道场之盛，特冠诸山”。

此后，净慈寺又屡毁屡建。嘉定三年（1210年），少林妙崧奉旨住持该寺，他效永明大师，常上山坐禅修持，历经十年，重建净慈寺，规模胜过当年。翰林程秘记文称该寺：

湿红映地，飞翠侵霄，檐转鸾翎，阶排雁齿。星垂珠网，宝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题，金椽耸乎玳瑁。

这时的净慈寺，“寺故宏大，显于湖山”，可谓壮观至极。恰好朝廷对江南禅、教寺院进行品第，净慈寺名列“禅院五山”之一，并以“南屏晚钟”称胜湖上——南宋祝穆《方輿胜览》载，宋时画家绘西湖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即后人称“西湖十景”），其中即有“南屏晚钟”。寺内有古钟初动，山谷皆应，因山高穴多，湖面空旷，故其声远扬，响入云霄。

后来，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住持夷简修葺寺宇重建钟楼时，以旧钟较小，曾积铜二万余斤重铸大钟，“高悬扬声，响彻湖上”。按《百丈法规、法器章》称：“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即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

南屏山钟灵毓秀，净慈寺香烟氤氲，为历代文人向往之处。不少士大夫为避世出尘，常来该寺谈禅吟咏，成为古代杭城文风。还有不少人来此筑室隐居，读书撰文。如元代的莫维贤在寺旁建“南屏别墅”，明代，孙一元筑室高士坞，柴绍炳辟“南屏书屋”，黄汝亨在雷峰塔旁建“寓林”，袁宏道也曾长期寓居净慈寺。清时，南屏常有诗社雅集，也有诗僧参加，此为南屏古文化之一大特色。

宋以后，净慈寺又多次毁建，现在的寺宇、山门、钟楼、后殿、运木古井和济公殿，都是20世纪80年代重建的。其中大雄宝殿单层重檐，黄色琉璃瓦脊，更显庄严宏伟。特别是一口重达100多公斤的新铸铜钟，铸有赵朴初等人书写的《妙法莲华经》，计6.8万字。每日黄昏，悠扬的钟声在暮色苍茫的西湖上回荡，激人无限遐思。

第二节 道观与清真古寺

不仅有佛寺，西湖的周边还有道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也有它们各自的渊源，它们和佛寺一起，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湖上，各有各的信徒，各有各的欣赏者。

一 东海朝暾抱朴庐

在浙江杭州秀丽的西湖北岸，有一座小山，名曰葛岭。该山因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曾在此炼丹修道而得名。据说葛洪常在此山为百姓采药治病，并在井中投放丹药，饮者不染时疫。他还开通山路，以利行人往来，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因此，人们将他住过的山岭称为葛岭，并建“葛仙祠”奉祀之。至唐逐步扩建，历五代而至宋，南宋时曾被权相贾似道据为别墅，元时部分毁于兵火，明初重建（名葛仙庵），至明正统间又逐渐废弃。明万历年间，由地方官

会同士绅及葛氏后裔集资重建，改称为“玛瑙山居”。清代复加修葺，以葛洪道号“抱朴子”而改称“抱朴道院”，几经风雨，一度仅存南侧之抱朴庐遗址。

旧时，葛岭抱朴院与黄龙、玉皇合称西湖三大道院。如今抱朴道院被列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并为杭州市道教协会所在地。1982年以来，道众们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2001年6月开始，杭州市道教协会主持修复道院殿宇、神像雕塑。2003年1月11日上午，抱朴道院修复竣工，殿宇亭台修葺一新，举行神像开光仪式，正式向游人开放。

游葛岭最佳的路线应选葛岭南面登山：自葛岭路葛岭山庄旁边，有一黄色砖石门坊，为登葛岭的入口处。黄色的砖石门坊上有副楹联：

点缀名山有勾漏丹砂着色，
登临绝顶看扶桑旭日东来。

经过门坊，拾级而上，不一会就到了抱朴道院山门。门外院墙随山势起伏，宛若一条游动的黄龙，因此有“龙墙”之称，为抱朴道院的胜景之一。

抱朴道院的正殿是葛仙殿，奉祀葛仙翁（葛洪）。葛仙殿的东侧有红梅阁、抱朴庐和半闲堂，皆精巧别致，为典型的南方庭院式建筑。红梅阁内有木刻画廊，再现了戏曲《李慧娘》的故事。

道院周围还有葛仙庵碑、双钱泉、炼丹井、炼丹台和初阳台等名胜古迹。葛仙庵碑立于明万历年间，碑文用简练的笔法，流畅的语言，记述了葛洪的生平和到此结庐炼丹的经过，以及历代庙宇的兴建情况和祀典之事。院内的双钱泉水质甘甜，传说常饮可延年益寿。

葛岭顶端有初阳台，为一石砌台阁，是观赏日出的好地方。每当朝阳初升，登台远眺，天空如赤练，旭日如巨盘，沧海变幻，流金溢彩，堪称奇景。古人称此景为“东海朝暾”。

初阳台下有炼丹台，是葛洪安炉炼丹之处。炼丹台旁有炼丹井，

其深与江海通，水质清冽，久旱不涸。据说此井水流石上，其色如丹，游人视久则水溢，人去则减。

二 黄泽不竭黄龙洞

黄龙洞位于栖霞岭后的山麓上，又名“无门洞”“飞龙洞”。关于黄龙洞的名称来历，向来有两个说法。

一者说，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3年），江西龙兴（今南昌）黄龙山以祷雨灵验著称的慧开禅师在此建寺修行。相传，一天，一声惊雷山裂，裂口状如龙嘴，有清泉自龙嘴中涌出，又据说，夏天骤雨初歇，这里一株大松树上常有“神物”蜿蜒蟠卧，“其气茆茆然而黄”，一时纷纷传说江西的黄龙随慧开禅寺到西湖来了，因名黄龙洞。

另一者，则是一个比较悲壮的民间故事。传说古代离此不远的紫云洞里住着一老一小两条黄龙。一天，老黄龙忽然作恶，喷火焚烧杭州城。小黄龙大义灭亲，带领众人把西湖水灌进紫云洞，淹死了老黄龙，扑灭了大火；而小黄龙也在这场搏斗中死去。人们流着眼泪把小黄龙安葬，泪水渗进小黄龙的心窝，又从它的嘴里溢了出来，于是小黄龙的坟上就流出一股小瀑布。人们为了纪念小黄龙，就在瀑布流出的地方塑上这个黄龙头，并且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黄龙洞”。

黄龙洞本是佛寺，但几经毁建，到明代已难成气候。清末，这里成为杭州著名的道教宫观，至今保存完好。

黄龙洞的山门，造型古朴，腾罗盘错，山门两旁的柱子上悬挂着蓝底金字的楹联，只有八个字：

黄泽不竭，老子其犹。

黄龙洞



初读者可能会觉得难解其意，其实，它采用省略藏字的修辞法，巧妙的将洞名黄龙一显一隐嵌入了。上联第一字就是“黄”，而“龙”字，则隐藏在下联中，因孔子当年曾感叹“老子其犹龙乎”。“黄泽不竭，老子其犹”的意思，就是自从黄帝以来，道教如同深潭之水不会干涸，老子则是其中龙一样的杰出人物。这副楹联十分切合黄龙洞成为道教圣地后的身份，省略藏字的修辞手法又让人联想到神龙见首不见尾，更添了人们对这里的神秘感和敬畏感。

跨进山门，沿着园路缓缓上升，道旁松篁交翠，山径幽深。迎面粉墙阻路，透过九个雕着龙形的花窗向空窥视，可见粉墙内翠竹萧疏，亭台隐约，愈益引起人们寻幽探胜的兴趣。

转过粉墙，步入二门，眼前豁然开朗，只见曲槛画廊环绕之中，藏着一泓碧玉似的清池。池畔假山重叠，山石蔓挂，在斑驳的苔藓里露出一个头角峥嵘、威武苍劲的黄龙头，龙嘴中一股清泉如珠帘倒挂倾泻而下，铿铿锵锵，声如鸣琴。瀑布两旁的山石上分别镌刻着“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八个擘窠行草。池的对面有一组小庭院，植有各种竹类植物，其中以方竹最为著称，是一种名贵的观赏竹。池右假山的半腰有一人工造就的山洞即黄龙古洞，过去洞内有一座石刻的黄龙祖师像，即为慧开和尚。沿山径而上可至卧云洞，因洞壑宽敞，常有雾气弥漫而得名。

近几年来，黄龙洞接待人员全部古装打扮，池边亭檐上斜挂着“太白遗风”的酒旗，游人可入内小酌，凭栏观看前面亭子里的戏文。也可在黄龙古洞前聆听国乐古曲，音响经古洞反射十分洪亮，曲毕大有余音绕梁的感觉。黄龙洞已成为现代人寻古探幽的好去处。这里既有幽奇洞壑，精巧亭台；又有茂林修竹，怪石清泉，整座园林覆盖于森森的浓荫之中，显示出一派“藏龙卧虎”的神幽。

三 全真圣地玉皇山

玉皇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地处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原名龙山，远望如巨龙横卧，雄姿俊法，风起云涌时，但见湖山空阔，江天浩瀚，境界壮伟高远，史称“万山之祖”。与凤凰山首尾相连，有“龙飞凤舞”的美称。它是一座深受百姓喜爱的旅游休闲名山，

也是新西湖十景之一“玉皇飞云”所在地。

慈云宫

从玉皇山北麓的林海亭，沿青石铺筑的石阶路拾级而上，不出十分钟就来到了慈云岭上。慈云岭是玉皇山与凤凰山的分界岭，古时，人们往来南北需绕行白塔岭或万松岭，翻山越坡诸多不便。吴越王钱鏐在凤凰山下建立吴越王府后，为了沟通西湖与江干（钱塘江边一处渡船码头，今指南星桥一带）之间的交通，于五代后梁贞明年间下令实施对龙山（今玉皇山一带）进行开发，花了6年时间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艰难开凿成慈云岭古道，嗣后摩崖刻佛、拓建梵宇，不一而足。这条古道成为自五代十国时期到清朝几百年间，从钱塘江北岸进杭州城最便捷的一条通道。

慈云岭上草木秀丽，飞鸟往还，湖江并见，西湖边空蒙潋潋的湖光山色和钱塘江波澜壮阔的景象都一览无遗。岭巅有建于明代的“江湖伟观亭”遗址（吴山景区紫阳山顶是“江湖汇观亭”），现已改建成六角亭；六角亭东面是吴越王祭天登云台，即后来的慈云宫遗址。

慈云宫，本是五代时吴越王钱鏐所筑的登云台，是他称王后的祭天之所。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登云台改辟为天真禅寺。清雍正年间，改为道观，时称为灵官殿，当时殿内供奉着的是名气最大的王天君。清咸丰末年，灵官殿毁于兵燹。而后，浙江巡抚杨昌浚重修了灵官殿，又增辟了玉皇古宫，因殿、宫均在慈云岭上，被人们称为慈云宫。

民国丁巳年（1917年），慈云宫被一场大火焚烧殆尽，紫东道人便在此处开山劈石，重建了玉皇古宫，并流传下来。如今殿内供奉的是玉皇大帝、财神和文曲星君三位神君，又称为老玉皇宫，以区别于福星观的玉皇殿。

福星观

福星观是玉皇山上最主要的建筑。据清人卓炳森《玉皇山庙志》，

相传初建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初名玉龙道院，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悠久历史。该书记载，唐玄宗年间（712—756年在位），有位上山采花的老人，遇见一道人，问之，则曰：“特朝三清道祖”。即时腾空而去。一时传扬，松花老人便开山启建玉龙道院。院内建大罗宝殿，供奉三清三宝三天教主。按这种说法，玉龙道院始建于唐代。

相传唐代著名道士吕洞宾曾云游玉龙道院，并题诗一首：

七宝庄严五色丹，六通四达出尘埃。
筒中滋味神仙喻，遇有缘人笑口开。

此后，每一朝代都有名道来此修炼或取经。据《杭州玉皇山志》载，相传五代名道刘海蟾也曾到此并面壁9年，并留偈四句：

参出真空不夜天，娘是我来我是娘。
无为一体主人公，玄妙消息永无穷。

福星道院之名，约始于明代中期。正德十三年（1518年），道士罗普仁在此修行13年，大悟超凡，明正德皇帝敕封为“无为宗师”，他扩建了玉龙道院，正式取名“福星道院”，俗称福星观，因此《玉皇山志》称他是福星观的开山祖。

在清代，道观仍在发展。雍正年间（1723—1735年），浙江巡抚李卫据“火患之多，动辄千百家”，危害着杭城居民的安全，便在玉皇山顶开凿日月池，又于山腰安置七星铁缸，取水以制火之意。

同治三年（1864年），全真道道士蒋永林（1836—1896，金华东阳人，号长青子），从天台山崇祖观来到杭州，看到玉皇山福星观因兵祸化为灰烬，深感痛心，于是下决心重建。他开始结茅而居，不怕艰难困苦，数载化缘。他的虔诚之意打动了当时浙江巡抚杨昌睿、布政使卢定动、杭州知府龚嘉俊、钱塘知县曾国霖、仁和知县姚光宇等官员，他们“慨捐钜贐助建福星观”；并命令由杭州府司狱吴廷康监建。经过多年的努力，福星观及七星铁缸终于在光绪元

年（1875年）重新建成。

据《玉皇山庙志》载，福星观原有建筑是：“旧殿系四发戗，两翼共四十椽，前殿三间，共二十一椽，山间一间，两椽。官厅楼房三间，两厢共四十二椽，归厨房三间，每间六椽。”新观是完整的仿宫殿式建筑群，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真武殿、大罗宝殿、斗姆阁，两侧有三清殿、三官殿及各附属用房，都有着鲜明的道教文化色彩。



福星观

真武殿奉祀真武帝君。真武，又名玄武，是北方天界的最高天神。与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神，道教常把它们当作护卫神以状威仪。真武头皮黑发，身着黑衣，右手捧剑，足踏龟蛇，身旁有执黑旗的随众，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将军形象。

大罗宝殿又叫凌霄殿，道教称天有三十六层，大罗天是最高一层的天神，也是奉祀道教尊奉的最高天神，即老百姓熟知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人间的祸福休咎，夭寿生死都操纵在他手里。

三清殿供奉的是大罗天之下的三重天神，依次是太清天元始天尊、上清天灵宝天神（即太上道君）、玉清天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大罗天与三清天是道教神仙所居的最高天界。

斗姆阁是一幢两层楼阁，奉祀北斗众星之母，故名斗姆元君。阁中塑像多是三目、四首、八臂的神像。斗姆像左侧，配祀九天玄后，即九天玄女，俗称九天娘娘。传说她人头鸟身，曾帮助皇帝打败蚩尤。有趣的是，斗姆像右侧，还配祀了另一位女神——观音娘娘，观音虽是佛教女神，但是一位具有无限法力可以包揽一切护佑之职的世俗化女神。这也充分的反映了道教多神教的特点。

三官殿里供奉的是天官、地官、水官，这是三位主宰人间祸福天神。天官诞日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地官诞日七月十五日，水官诞日是十月十五日，故又名“三元大帝”。三官与老百姓关系密切，

民间多建三官庙奉祀。

此外，还有吕祖殿供奉全真道北五祖之一的吕洞宾，丘祖殿供奉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等。

观内尚还遗存有宋代遗物“白玉蟾井”和清代辟建的“天一池”等古迹。白玉蟾井井围用白玉石制成，雕刻着三足蟾等饰物。天一池的开凿，用意同七星缸一样，也是为了消除杭州火宅，池名取“天一生水”之意，语出周易。池中碧水晶莹，池周围以假山，衬以绿树，颇有庭园之胜。

四 清真古寺凤凰寺

凤凰寺位于杭州市繁华的中山中路上，又名“真教寺”，也叫礼拜寺、回回堂，是与扬州仙鹤寺、广州狮子寺、泉州麒麟寺齐名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四大伊斯兰教古寺之一，也是一间结合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特色与传统建筑风格的礼拜寺。

关于该寺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据北宋苑祖述在南宋初年所撰的《杭俗遗风》曰：“回回堂在南大街文锦坊地方，穆斯林聚众礼拜之所，故一名礼拜寺。其堂四方壁立，高五六仞，迎面彩画，有清真寺匾额，中间圆门，上造鸡笼顶。”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真教寺碑记载：“寺创自唐、毁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据此，该寺可能始建于唐、宋时期，元延祐间阿老丁重建，明清时重修。

凤凰寺在宋时名文锦坊，俗称羊坝头港，因重修后建筑群布局似凤凰展翅，故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改今名。不过，1929年由于市政建设拆除了该寺的寺门以及门顶上加建的五层木制望月楼，凤凰寺的完整形象受到了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曾先后3次拨款进行了全面修缮，面貌焕然一新。2001年6月25日，凤凰寺作为元至清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凤凰寺，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70平

方米、礼拜殿面积约 570 平方米。整体布局都依照伊斯兰教义修建，主要建筑物向着麦加，布置在东西向的中轴上，大殿的建筑风格带有江南独特的秀气与质朴，是凤凰寺中最古老的建筑；凤凰寺大殿殿内存有以阿拉伯文书写碑刻的阿老丁墓碑，后壁下部三间内各有伊斯兰艺术的珍品，包括青砂石制“经香台”、竹节望柱、束腰的刻花草及藏有木制“经函”等等特色工艺品，殿顶上建有三座宋代八角形的遗物——攒尖顶，其中一座上头刻有“古兰经”文，相传是明景泰二年（1451 年）留下的文物，凤凰寺内的石刻经台和柱础石也经文物部门鉴定为宋代遗物，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该寺建筑具有伊斯兰教与中国建筑风格相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第四章 西湖文学

西湖以其湖光山色和深厚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武林掌故丛编》《西湖梦寻》《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等，都记载了大量关于西湖和古代杭州的史迹掌故。另外，近现代众多作家也与西湖结缘。在诗词方面，白居易、苏轼、柳永、杨万里、林逋、徐志摩、胡适等诗人留下了无数佳句；在散文方面，张岱、鲁迅、俞平伯、郁达夫、宗璞等名家则写下了众多名篇，这里姑且选取一些略做分享。

第一节 西湖诗词

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西湖诗歌更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样本。某种意义上说，诗歌书写了西湖，也再造了西湖，正是这些文字让西湖永远散发无穷魅力。

一 唐宋诗词

春题湖上

【唐】白居易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杭州回舫

【唐】白居易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题磻溪垂钓图

【唐】罗隐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重别西湖

【唐】李绅

浦边梅叶看凋落，波上双禽去寂寥。
吹管曲传花易失，织文机学羽难飘。
雪欺春早摧芳萼，隼励秋深拂翠翘。
繁艳彩毛无处所，尽成愁叹别溪桥。

颍州从事西湖亭宴饯

【唐】许浑

西湖清宴不知回，一曲离歌酒一杯。
城带夕阳闻鼓角，寺临秋水见楼台。
兰堂客散蝉犹噪，桂楫人稀鸟自来。
独想征车过巩洛，此中霜菊绕潭开。

望海潮

【宋】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佳。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宋】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送章孝标校书归杭州因寄白舍人

【宋】杨巨源

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
潮色银河铺碧落，日光金柱出红盆。
不妨公事资高卧，无限诗情要细论。
若访郡人徐孺子，应须骑马到沙村。

好事近·西湖

【宋】辛弃疾

日日过西湖，冷浸一天寒玉。山色虽言如画，想画时难邈。
前弦后管夹歌钟，才断又重续。相次藕花开也，几兰舟飞逐。

平湖秋月

【宋】孙锐

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
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

断桥残雪

【宋】王洙

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
待伴痕旁分草绿，鹤惊碎玉啄栏杆。

二 元明诗词

涌金门见柳

【元】贡性之

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
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

雷峰夕照

【元】尹廷高

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空。
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

岳鄂王墓

【元】赵子昂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西湖渔者

【元末明初】凌云翰

家住钱塘西子湖，钓竿几度拂珊瑚。
扁舟载月归来晚，不觉全身入画图。

湖上

【元末明初】宋濂

为爱湖光好，一步一长吟。
黄莺见人至，飞起度湖阴。

苏堤春晓

【明】杨周

柳暗花明春正好，重湖雾散分林鸟。
何处黄鹤破暝烟，一声啼过苏堤晓。

忆西湖

【明】张煌言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

曲院风荷

【明】王瀛

古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
尊得凌波仙子醉，锦裳零落怯新凉。

南屏晚钟

【明】万达甫

玉屏青障暮烟飞，给殿钟声落翠微。
小径殷殷惊鹤梦，山增归去扣柴扉。

夜泛西湖

【明】董斯张

放棹西湖月满衣，千山晕碧秋烟微。
二更水鸟不知宿，还向望湖亭上飞。

三 清代诗词

双峰插云

【清】陈麋

南北高峰高插天，两峰相对不相连。
晚来新雨湖中过，一片痴云锁二尖。

湖心亭

【清】陈麋

百遍清游未拟还，孤亭好在水云间。
停阑四面空明里，一面城头三面山。

瑶华慢·十月十日与内子坐小舟泛西湖看月

【清】俞樾

风清月白，如此良宵，算人生有几。扁舟一叶，云水外，摇过湖心亭子。
橹声轧轧，把鸥鹭，联翩惊起。隔幕烟回望红窗，认得读书灯是。
天边何处琼楼，叹一落红尘，光景弹指。今宵明月，应笑我，换了鬓青。
嫦娥休妒，让我辈，人间游戏。倚绮窗共玩冰轮，约略前生犹记。

花港观鱼

【清】许承祖

水上新红漾碧虚，卢园景物尽邱墟。
就中只觉游鱼乐，我亦忘机乐似鱼。

西湖柳枝词

【清】田庶

短长条拂短长堤，上有黄莺恰恰啼。
翠幕烟销藏不得，一声声在画桥西。

西湖杂诗

【清】黄任

珍重游人入画图，楼台绣错与茵铺。
宋家万里中原土，博得钱塘十顷湖。

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清】康有为

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

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第二节 西湖楹联

楹联是古典诗词的延伸和拓展，西湖的楹联文化十分丰富，他们的题写者，有的是帝王将相、王侯公卿，有的是学术名家、高僧大德，他们以高深的文化修养，以对风景与人文的独特品位和感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炼而耐人回味的名句。

一 佛寺香烛

灵隐寺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挂月印湖光。

——赵孟頫：灵隐寺联

泉声得清净；山色观庄严。

——康有为：灵隐寺联

灵鹫向云中隐去；奇峰自天外飞来。

——佚名：灵隐寺联

每有山风，豁开眼界；常将月露，洗净心尘。

——佚名：灵隐寺联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谭建丞：灵隐寺天王殿联

泉水在山清，听天籁淙淙，到此且停双不借；
烟岚随地好，问尘寰扰扰，几人来作小游仙？

——石治棠：灵隐春淙亭联

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

——董其昌：冷泉亭联

涤热肠泉是冷好；卫净土峰故飞来。

——范抡选：冷泉亭联

韬光寺

松声，竹声，钟磬声，声声自在；

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

——佚名：韬光寺联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韬光寺观海亭联

净慈寺

松韵鼓笙簧，如南屏之晚钟，清如雅奏；

禅心开定慧，对雷峰之夕照，湛若明生。

——郑煜：净慈寺联

下天竺寺

法幢现慈云，观秋月春花，尽是三空妙谛；

智灯悬宝座，听晨钟暮鼓，无非一点禅机。

——佚名：下天竺寺联

上天竺寺

山中鸟语花香，活泼天机，好参妙谛；

湖上风清月白，真空景象，即是如来。

——佚名：上天竺寺联

虎跑寺

山翠滴前楹，榜草曾留名宦迹；
泉香余片石，画兰争访胜朝碑。

——陈豪：西湖虎跑寺联

二 道观清音

黄龙洞

黄泽不竭；老子其犹。

——大厂居士：黄龙洞山门联

本慧开说法之场，佛与道通，重建有人追祖吉；
以灵济封侯而祀，新缘旧启，联吟愧我学张丹。

——许祖谦：黄龙洞山门联

春来如梦，秋来如醉；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李利忠：黄龙洞牌坊联

月上新亭，把酒待招玄鹤至；风来古洞，倚松静听老龙吟。

——陈次平：黄龙洞黄石公大仙洞联

和光同尘，上德若谷；致虚守静，众妙之门。

——佚名：黄龙洞太清殿联

道德犹有经，自东粤西湖，同奉遗礼；
天地不能久，唯妙门玄牝，竞传长生。

——康有为：黄龙洞太清殿联

抱朴庐

初阳台由此上达；抱朴庐亦可旁通。

——陈尚礼：葛岭山门牌坊联

点缀名山，有勾漏丹砂著色；

登临绝顶，看扶桑旭日来朝。

——王家治：葛岭山门牌坊联

天气阴晴，十二时光多幻态；

湖山明月，万千景色畅天下。

——佚名：葛岭初阳台联

晓日初升，盪开山色湖光，试登绝顶；

仙人何处，剩有石台丹井，来结闲缘。

——佚名：葛岭初阳台南侧石柱联

魏晋风流，是翁抱朴传书，棋局樗蒲忘世业；

湖山蓊云气，此处炼丹成贡，柳堤松岛护仙寰。

——阮元：西湖葛岭联

福星观

望彻尘寰，远近江山悬一画；

南连云汉，东西日月跳双丸。

——拜明俊：福星观联

三 环湖名胜

孤山

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

——林则徐：西湖孤山梅亭联

园中草木春无数；湖上山林画不如。

——佚名：西湖俞楼联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此楼成矣；

傍山南山北沿堤选胜，恰在六一泉侧，其胜何如。

——俞樾：自题俞楼联

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佚名：西湖天下景亭联

平湖秋月

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蓼花疏，白苹秋老；

把酒对琼楼玉宇，莫辜负天心月到，水面风来。

——彭玉麟：西湖平湖秋月联

玉镜净无尘，照葛岭苏堤，万顷波登天倒影；

冰壶清濯魄，对六桥三竺，九霄秋静月当头。

——德馨：西湖平湖秋月联

佳景四时，最好秋光何况月；

静观万物，欲平天下有如潮。

——陶镛：西湖平湖秋月联

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骆成驥：西湖平湖秋月联

花港观鱼

一塔出远树；众山青到门。

——魏滋伯题花港观鱼见山阁

八面虚亭春色满；四围佳气锦麟回。

——刘辉一题花港观鱼印影亭

静碧轩窗聊寄傲；软红尘土意忘归。

——佚名题花港观鱼

两条长堤三面柳；半围山色一园湖。

——佚名题花港观鱼

林华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

——佚名题花港观鱼乐水亭

慕才亭

桃花流水窅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

——徐兰修：苏小小墓联

金粉六朝香车何处；才华一代青冢犹存。

——叶赫际亨：苏小小墓联

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

——佚名：苏小小墓联

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

——曾济：集句苏小小墓联

刘庄

泉石亦经纶，揽全湖多少楼台，试大开绮户，遍倚雕阑，对西子新妆，如此文章真富丽；

琴樽容啸傲，看佳日联翩裙屐，有万树琪花，四围岚翠，话天台轶事，本来家世是神仙。

——陈豪：西湖刘庄楹联

四 湖岛风光

湖心亭

亭立湖心，俨西子载扁舟，雅称雨奇晴好；
席开水面，恍东坡游赤壁，偏宜月白风清。

——郑燬：西湖湖心亭联

春水绿浮珠一颗；夕阳红湿地三弓。

——金安清：西湖湖心亭联

如月当空，偶以微云点河汉；在人为目，且将秋水剪瞳神。

——张岱：西湖湖心亭联

小瀛洲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堤老柳，十顷荷花，
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销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月，
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康有为：西湖小瀛洲联

一檐虚待山光补；片席平分潭影清。

——罗槩：西湖小瀛洲开网亭联

阮公墩

圣地重新，在红藕花中，绿杨阴里；
清游自昔，看长天一色，朗月当空。

——阮元：原平湖秋月联

五 人文古迹

岳王庙

史笔炳丹书，真耶？伪耶？莫问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
更何等悲歌泣曲；

墓门凄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双顽铁，亿万世奸臣贼妇，
受几多恶报阴诛。

——彭玉麟：西湖岳王庙楹联

万里坏长城，南渡朝廷从此小；
一抔留古墓，西湖烟水到今香。

——王凯泰：西湖岳王庙联

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
乾坤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

——王苹：西湖岳王庙联

岳飞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徐氏女：西湖岳飞墓联

秋瑾墓

巾帼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台拜风雨，虽死不死终自由。

——陶浚宣：西湖秋瑾墓联

苏公祠

泥上偶然留指爪；故乡无此好湖山。

——华瑞潢：西湖苏公祠联

于谦祠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杨鹤：西湖于谦祠联

钱王祠

力能分士，提乡兵杀宏诛昌，一十四州鸡犬桑麻，撑住东南半壁；
志在顺天，扶幼主迎周归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吴越一家。

——张岱：西湖钱王祠联

第三节 西湖古代游记

在中国传统里，远道跋涉之后回乡讲述经历闻见是极为常见的情形，由此产生了无数记载中国本土以及异国见闻的游记，许多人正是从游记中认识了山川江湖的广袤宏大。而西湖游记的丰富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一 西湖

西湖记述（记二）

【明】袁宏道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簃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

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

可为俗士道哉！

西湖七月半

【明】张岱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装，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还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嚷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

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颀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

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湖冻初晴远泛

【明】高濂

西湖之水，非严寒不冰，冰亦不坚。冰合初晴，朝阳闪烁，湖

面冰渐琼珠，点点浮泛。时操小舟，敲冰浪游，观冰开水路，俨若舟引长蛇，晶莹片片堆叠。家童善击冰刃，举手铿然，声溜百步，恍若星流，或冲激破碎，状飞玉屑，大快寒眼，幽然此兴，恐人所未同。扣舷长歌，把酒豪举，觉我阳春满抱，白雪知音，忘却冰湖雪岸之为寒也。旧闻戒涉春冰，胸中不抱惧心，又何必以涉冰为戒？

西湖竞渡

【明】汪珂玉

朱明竞渡，三吴固胜，而杭藉西湖点缀为尤胜。时己酉端日，晓山横翠，晴澜铺练，杨柳阴浓，草沙香暖，绮窗绣幕间，在在供葵榴，悬萧艾。予因而泛烟槎，偕兰契，角黍荐园，厂盘端景，插商乙窳，玉斝蒲酒，碧鼎沉烟，四面红妆交映，歌吹递作。自断桥至苏堤一望，连袂落鸳鸯之雨，招摇成燕子之风。周姬绮生，正抛骚笺，欲控玉骢驰骤。忽金鼓振六桥，内有龙舟，两两飞出。望河亭，人多状五瘟，使画戟朱干，拥绣旗女将。露暂显血，尖如榴花瓣，跻空以艳目。酒船投雏波心，看棹郎溯波相撸，浪笑传呼，山谷答响。午后，重湖阴翳，两峰合云而雨矣。湿具咸乏，舆马俱尽，队队大堤游女，莫不粉消梨颊，脂淡樱唇。宝钿挂柳丝，珠鸟遗草际。甚一大家妾，跌落闸濠间，淋漓宛洛妃出浦，至曳雪凭侍儿肩，香钩滑滑，真凌波拾翠人也。昼而繁华，暮而狼藉，各是一番风景。更是时出游者，半系吴依，益擅胜非寻常矣。

二 湖心亭

湖心亭看雪

【明】张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余挈一作：余拏）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三 断桥残雪

题断桥春望图

〔明〕李流芳

往时至湖上，从断桥一望，便魂销欲绝！还谓所知：湖之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盖山水相映发，他处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访旧重至湖上辄独往断桥，徘徊终日。翌日为杨讷西题扇曰：

十里西湖意，都来在断桥。
寒生梅萼小，春入柳丝娇。
乍见应疑梦，重来不待招。
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萧条。

又明日，作此图。小春四日，同子阳、子与夜话偶题。

四 孤山

孤山月下看梅花

【明】高濂

孤山旧址，逋老种梅三百六十，已废；继种者，今又寥寥尽矣。孙中贵公补植原数，春初玉树参差，冰花错落，琼台倚望，恍坐玄圃罗浮。若非黄昏月下，携尊吟赏，则暗香浮动，疏影横斜之趣，何能真见实际！

五 苏小小墓

苏小小墓

【明】张岱

苏小小者，南齐时钱塘名妓也。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以年少早卒，葬于西泠之坞。芳魂不殁，往往花间出现。宋时有司马樵者，字才仲，在洛下梦一美人褰帷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黄金缕》。后五年，才仲以东坡荐举，为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异之，曰：“苏小之墓，今在西泠，

何不酌酒吊之。”才仲往寻其墓拜之。是夜，梦与同寝，曰：妾愿酬矣。自是幽昏三载，才仲亦卒于杭，葬小小墓侧。

六 风雨亭

西泠新建风雨亭记

【近代】陈去病

“松柏何年会再青。最凄凉是一西泠。临歧敢与湖山约，筑个秋冢风雨亭。”

此余去岁六月别杭州作也。先是，余淹留杭州者十有八月，落落无所合，乃浩然决归计，并为诗十二章，以贻同好。此诗其卒章也。

当是时，粤南初败绩，革命殉国七十二雄鬼。方呜咽悲啼于黄花之冈，而莫泄其愤。自余豪杰类皆流离奔窜，以海外为逋薮。余亦知杀机既开，龙蛇固将起陆矣，乃还吴以俟之。无何革命军果大起，满清政府，忽焉倾覆。而三百年已去之山河，遂珍重而还诸黄胄。呜呼！不可谓非吾党幸矣。独是神州革命，历十余稔，其问因挫衄不得志而殒身殉义者，何可胜道。且不有诸烈之舍身救国，发难于前，在后者将何南观感，而激起其报复之心。故夫生死虽殊，成功则一。吾党更何可不加悼念，一伸其敬慕耶？而鉴湖女侠秋瑾，其一人也。爰与徐忤慧自华，共建兹亭，以留纪念。

月明遥夜，恍环佩兮重来；秋雨梧桐，定英灵之未远。则登斯亭也。孰不感慨悲歌，而尚想其烈乎哉！爰为之歌曰：

西湖之水兮清且涟，曾埋侠骨兮思当年。遭逢虏忌兮中变迁，毁厥青冢兮真堪怜。堪怜兮秋坟，重经营兮丘园。有台有榭兮花繁，永凭吊兮秋之魂。秋魂兮昭苏，驱强胡兮恢皇图。美新亭兮萋萋，长无极兮与民国而流誉。

七 苏堤春晓

苏堤看桃花

【明】高濂

六桥桃花，人争艳赏，其幽趣数种，赏或未尽得也。若桃花妙观，其趣有六：其一，在晓烟初破，霞彩影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

若美人初起，娇怯新妆。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风致幽闲。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若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其四，细雨湿花，粉容红腻，鲜洁华滋，色更烟润，若美人浴罢，暖艳融酥。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争妍弄色，若美人晚妆，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无情，高下陟作，使万点残红，纷纷飘泊，或扑面撩人，或浮樽沾席，意恍萧骚，若美人病怯，铅华销减。六者惟真赏者得之。又若芳草留春，翠裯堆锦，我当醉眠席地，放歌咏怀，使花片历乱满衣，残香隐隐扑鼻，梦与花神携手巫阳，思逐彩云飞动，幽欢流畅，此乐何极。

山满楼观柳

【明】高濂

苏堤跨虹桥下东数步，为余小筑数椽，当湖南面，颜曰“山满楼”。余每出游，巢居于上，倚栏玩堤，若与檐接。堤上柳色，自正月上旬，柔弄鹅黄，二月，娇拖鸭绿，依依一望，色最撩人，故诗有“忽见陌头杨柳”之想。又若截雾横烟，隐约万树；欹风障雨，潇洒长堤。爱其分绿影红，终为牵愁惹恨。风流意态，尽入楼中；春色萧骚，授我衣袂间矣。三眠舞足，雪滚花飞，上下随风，若絮浮万顷，缭绕歌楼，飘扑僧舍，点点共酒旆悠扬，阵阵追燕莺飞舞。沾泥逐水，岂特可入诗料，要知色身幻影，即是风里杨花。故余墅额题曰“浮生燕垒”。

八 烟霞岭

烟霞岭游记

【清】赵坦

烟霞岭，南山三长也。秀气磅礴，苍松蔚然，晨光夕曦，烟浮霞映，彩错斓斑，天成图画。其地多胜迹，而发业难登，游者罕至。

岁丙午孟春，友人李青湘及其从子映衡，齐志幽探，招余偕往。遂小憩石屋，指烟霞而进影焉。

其上石磴陡削，苔华润滑，芒屨不留。行达平处，得小寺曰清修，荒寒特甚。独寺后危石一林，秀垒数仞，竹箭摇风，绿逸有致。

左则嘉树青藤，深翳萦密，作帷益形。遂乃藉草静对，觉襟怀若涤，神悦心清。起绕寺右，潭得龙泉，峰为象鼻，岩曰佛手，井号上方，莫不沁洁奇幻，克肖其名。而古洞中释像列镌，又各示我胜。相曲折西上，径忽线微。仰睇岭脊，境益幽异。因相与鼓勇而上。云松竦峙，疏阴凉覆，俯瞰陵峦，环青拱翠，岭耸正中，若受展谒然。他若湖光江影，越山烟渚，远近参差，相为映带。始知山深则景奇，心一则境辟，人不精进，安有得耶？俯仰久之，啸歌而下。时则斜晖欲毕，松色苍茫，烟霞在望矣。

九 雷峰塔

雷峰暝色图

【明】李流芳

吾友子将尝言，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宝石如美人，予极赏之。辛亥在小筑，与方回池上看荷花，辄作一诗，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见之，跃然曰：“子将‘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态也。”盖余在湖上山楼，朝夕与雷峰相对，而暮山紫气，此翁颓然其间，尤为醉心。然余诗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烟水。”则未尝不以子将“老衲”之言为宗耳。癸丑十月醉后题。

第四节 西湖现代散文

现代的文人们自然也是爱西湖的，他们在西子湖畔流连忘返，留下对西湖与杭州的仰慕与眷恋，也在20世纪风云变幻里，留下了时代的嗟叹。所以，西湖的文学从来不仅仅是审美的代名词而已，它们和历经沧桑的西湖一起，记录下时代与个体的鸣叫。

一 名家散文选登

西溪的晴雨

郁达夫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前两星期，源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

太小巧，不够味儿。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西溪的一项；恰巧第二天又下了微雨，秋原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西溪，好教源宁去尝一尝这西湖近旁的野趣。

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霉灰的阴气。

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一耸肩膀，大家都说，可惜忘记带了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坞的溪旁，走进窗明几净的静莲庵堂去坐下，喝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像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益。你若坐在汽车座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一派空明，遥盖在淡绿成阴的斜平海上；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从留下下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还不足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移上你的面前来，和你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

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个站在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使桨，身体一伸一俯，一往一来，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边，竹西歌吹的闲情，而源宁昨天在漪园月下老人祠里求得的那枝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文，是《邶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后便到了交芦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里，带水拖泥，终于也感不到什么的大趣，但这一天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源宁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

好三倍。”

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了芦花怒放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精饌相待，聊当作润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一剑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十四个字，我也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哪里见过的联语：“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

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像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杭州

郁达夫

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设，都会的形成，初则是由于唐末五代，武肃王钱鏐（西历十世纪初期）的割据东南，——“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再则是由于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临安驻蹕，奠定国都。至若唐白居易与宋苏东坡的筑堤导水，原也有功于杭郡人民，可是仅仅一位醉酒吟诗携妓的郡守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敌的。

据说，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末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柴虎巨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们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总还是一个泽国。而这一个四千余年前

的泽国，后来为越为吴，也为吴越的战场，为东汉的浙江，为三国吴的富春，为晋的吴郡，为隋唐的杭州，两为偏安国都，迭为省治，现在并且成了东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别庄满地，简直又要恢复南宋当时的首都旧观了。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铍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有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

关于杭州一般的兴废沿革，有《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仁钱县志》诸大部的书在；关于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迹等等，也早有了光绪年间钱塘丁申、丁丙两氏编刻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以及诸大书局大文豪的西湖游记或西湖游览指南诸书，可作参考。所以在这里，对这些，我不想再来饶舌，以虚费纸面和读者的光阴。第一，我觉得还值得一写，而对于读者，或者也不至于全然没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从“杭州人”讲起。

第一个杭州人，究竟是哪来的？这杭州人种的起源问题，怕同先有鸡蛋呢还是先有鸡一样，就是叫达尔文从阴司里复活转来，也很不容易解决。好在这些并非是我们的主题，故而假定当杭州这一块陆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蛮的，好渔猎的人来住了，这些蛮人，我们就姑且当他们是杭州人的祖宗。吴越国人，一向是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的。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了姑苏以来，兵事上虽则占了胜利，但民俗上却吃了大亏；喜斗、坚忍、刻苦之风，渐渐地消灭了。倒是猜忌，使计诸官能，逐步发达了起来。其后经楚威王、秦始皇、汉高帝等的挾伐，杭州人就永远处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隶属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国纷纷，孙家父子崛起，国号曰吴，杭州人总算又吐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隐忍过隋唐两世，至钱武肃

王而吐尽。不久南宋迁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里，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于是现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决定了。

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至于做匪做强盗呢，却不会，决不会，杭州人并不是没有这个胆量，但杀头的时候要反绑着手去游街示众，与面子有关；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

惟其是如此，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就永远是保有着被征服的资格的人；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后，过不上三代，也就成了杭州人了，于是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后，仍复要被新的征服者来征服。照例类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现在残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计算起来，怕已经不上十个指头了。

人家说这是因为杭州的山水太秀丽了的缘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体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决出不出好子弟来。这话哩，当然也含有着几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吧，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人会陷入这一个绝境去的呢？想来想去，我想总还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其次是该讲杭州的风俗了。岁时习俗，显露在外表的年中行事，大致是与江南各省相通的；不过在杭州像婚丧喜庆等事，更加要铺张一点而已。关于这一方面，同治年间有一位钱塘的范月桥氏，曾做过一册《杭俗遗风》，写得比较详细，不过现在的杭州风俗，细看起来，还是同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所说的差仿不多，因为杭州人根本还是由那个时候传下来，在那个时候改组过的人。都会文化的影响，实在真大不过。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就是婚丧生死，一大半也重在仪式。丧事人家可以出钱去雇人来哭。喜事人家也有专门说好话的人雇在那里借讨彩头。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无非是为了一个架子，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弄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

将杭州人的坏处，约略在上面说了之后，我却终觉不得不对杭州的山水，再来一两句简单的批评。西湖的山水，若当盆景来看，好处也未始没有，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若要在西湖近处看山的话，那你非要上留下向西向南再走二三十里路不行。从余杭的小和山走到了午潮山顶，你向四面一看，就有点可以看出浙西山脉的大势来了。天晴的时候，西北你能够看得见天目，南面脚下的横流一线，东下海门，就是钱塘江的出口，龛赭二山，小得来说像天文镜里的游星。若嫌时间太费，脚力不继的话，那至少你也该

坐车下江干，过范村，上五云山头去看看隔岸的越山，与钱塘江上游的不断的峰峦。况且五云山足，西下是云栖，竹木清幽；地方实在还可以。从五云山向北若沿郎当岭而下天竺，在岭脊你就可以看到西岭下梅家坞的别有天地，与东岭下西湖全面的镜样的湖光。

若要再近一点，来玩西湖，我觉得南山终胜于北山，凤凰山胜果寺的荒凉远大，比起灵隐、葛岭来，终觉回味要浓厚一点。

还有北面秦亭山法华山下的西溪一带呢，如花坞秋雪庵、茭芦庵等处，散疏雅逸之致，原是有的，可是不懂得南画，不懂得王维、韦应物的诗意的人，即使去看了，也是毫无所得的。

离西湖十余里，在拱宸桥的东首，地当杭州的东北，也有一簇山脉汇聚在那里。俗称“半山”的皋亭山，不过因近城市而最出名，讲到景致，则断不及稍东的黄鹤峰，与偏北的超山。况且超山下的居民，以植果木为业，旧历二月初，正月底边的大明堂外（吴昌硕的坟旁）的梅花，真是一个奇观，俗称“香雪海”的这个名字，觉得一点儿也不错。

此外还有关于杭州的饮食起居的话，我不是做西湖旅行指南的人，在此地只好不说了。

和洪深游西湖

田汉

一

当一个人过度抑郁或紧张之后，每每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深深吐几口气，或是大叫几声，或是在大地上拉伸腿，足足够够地睡他一觉。人生和自然就有这种微妙的亲密关系。所谓“疾痛惨溃则呼天”，也就是这意思。天，无非就指的大自然。

洪深先生近来身体不适，精神也舒服不了。丈夫爱幼子，而他的幼子不幸患了TB 性慢性脑膜炎，卧病累月，举债千万以买不甚有效的特效药，终致使洪先生慨然叹曰：“在经济上我也患了慢性脑膜炎了。”

再加，为着关于出处大节上的疑虑，他躁急地和一位老朋友争吵，他自己非常痛苦而又控制不了他的感情。这样他决心陪他的夫人和最小的一位女公子洪铃作杭州两日之游。他买了三张票，但他的小女公子实在只需要补半票，他便邀我同去。我虽已去过杭州一

次了，但我若陪他们去，旅途上显然会热闹些，也便利些。况且我也有我自己想去的理由，所以我答应了。

洪先生是性急的，午后四点五十分的车，刚到两点，他就催着动身。我来不及做任何旅行准备，就匆匆跟着上了汽车。我们在车厢里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西湖号才离开北站。

二

嘉兴南湖的菱是那样的鲜嫩，我们指甲都剥开了，但还不肯释手。等到我整整吃完两篮菱，车窗外忽然灯火辉煌，人声嘈杂，杭州到了。

星期六游客多，找旅馆不容易，我们叫了部小包车一直去找老友储裕生。开到湖边《申报》办事处一问，才知裕生刚刚到上海去了。裕生夫人忙去找上次招待过我们的管先生，管先生好不容易到西湖饭店找了两个房间。又由他们才知道《哀江南》的外景队住在清泰第二旅馆。打电话去，云卫不在，叶苗接了。

洪铃喊着饿了。其实我们也都饿了，便去找东西吃。这样我们到了王润兴。一来那儿有名，二来也是“饥者易为食”，那晚我们吃得那么香，四个人吃了十五万。

叶苗居然寻来了，他不愧云卫的得力副手。他说他只找了两家就找对了。我们告诉他住西湖饭店，随即云卫也到旅馆看我们。

“成绩怎么样？”

“天气好，拍得很顺利。那天为什么不来？我们等了你很久。”

“临时有事，没有来。”

“我们订的是最后一节车厢，工作很便当，车里车外，车轮和桥梁都拍过了。这次我是想让外景占四分之一的重量的。”

“这边报纸上说外景队繁荣了杭州的市面。”

“找的人很多，一天电话不断，一清早就有人等在旅馆门外。在湖里拍戏，小船都围拢来了。”

“他们想看你们？”

“我们想看杭州的风景，他们想看上海来的人。实在杭州也太寂寞了。这里不像你剧本里写的那么热烈。”

“因为已经不是抗战前期了。”

后来我谈到上海这几天的情形，直到深夜，云卫因为明天要早

起，才回去了。

三

第二天一早在街上吃了一点点心便到清泰第二旅馆。时间还早，云卫还没有起来。应夫人程慕莲女士和她的男女公子们来招待，他们是昨日晚车来的，只预备玩一天就回去。二小姐莹莹，前次曾和我们来看外景的，这次也和其他许多小姐一样化装了一位采茶女。苏绘成了须发皤然的刘毅夫，扮徐稚云的冯哲殷勤地替我们冲了昨天刚从九溪买来的好茶，还叫了几客有名的汤包。冯哲的令尊和洪深先生同过学，交谊甚深，所以冯君特别亲切。

出发时将近七时半。我们坐上云卫雇的小包车。沿湖滨公园经苏堤、岳庙，直到玉泉。洪太太是第一次到杭州的，我们未免替她指点湖山。那时晨雾未消，清露犹滴，湖波如镜，游艇两三，她们初游者的兴奋可以想象。

在玉泉，她们想引动五色鱼而苦不得面包、爆米之类为饵。洪先生又领他太太和女公子去看廊下小池，在石上一跺脚便有一颗珠子喷上来，这比起我们在云南安宁温泉所见的珍珠泉相差太远。但洪先生的理论是风景亦如戏剧，要以外行的天真的眼光去欣赏，才能 Enjoy(享受)，否则嫌格太高，难得有满足的时候。在这里他买了友人巨赞法师所著的《灵隐小识》。

经岳坟入白堤，必过名伶常春恒故宅。洪深先生特为介绍：“你瞧，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起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

于是大家紧张地观察了一下这道旁的凶宅。

“现在租给好几家人家住了，却也没有什么。”司机同志说。我们过虎跑寺没有上去，车子一直开六和塔，大家很兴奋地回望钱塘大桥，洪太太她们非常叹美。

“抗战开始炸毁过的，于今修复了。比这长的桥虽有，但汽车火车两用的，在中国这算第一了。”

到九溪十八涧会合处的茶场，择定的山坡已布置好了，雇来的真正的采茶女们也陆续背着小茶篓到达指定地点了，甚至山下茶座里已等好了许多看热闹的游客了。

地点选得很好。经敌人八年来的破坏，九溪十八涧树木多被砍

伐一尽，而这里在千万点茶丛后面，却有一带茂密的竹林，竹枝迎着风，天日晴朗，白云成堆移动，正是摄影的理想时空。

他们在云卫的指挥下很快地开始工作了。唱《采茶歌》一场戏因声带已在上海收好，这里只用把声带放出（机器在山下茶室，而用很长的线把播送器置到半山茶树下），演员随着播音器一面唱一面做表情即得。方法确比从前更进步了。摄影师周诗穆先生对每一镜头都能细意安排，不怕麻烦，很是可敬。周璇女士表演也用力，虽在烈日下，不辞反复练习。唱《好个王小姐》的那一段戏拍完，洪深先生不觉拍手称赏。

“哟，洪先生，您还拍手哩，请多多指教。”

周小姐很惶恐地说。这态度是好的。

正午，顶光不能拍戏，一位钱先生约我们在山下“山外山”酒馆吃一鸡五味。洪深先生在这里无意中重遇了一位老友赵琛。以前他是在明星公司演小生的，扮过洪先生写的“冯大少爷”，于今已是霜雪满头的老生了。

在山上茶室休息中，周小姐躺在竹床上用两顶草帽盖着头，我和洪先生也在那儿喝茶。看热闹的游客来的可太多了。大都是之大、浙大的同学，他们包围着周小姐要听她唱歌，否则不肯解围。经云卫立在凳上说好说歹，终于把扩音器摆在高处，周小姐跟着唱了一段《采茶歌》，大学生们才皆大欢喜，反帮着维持秩序。洪先生虽曾连带陷入重围，但并没有成为包围的对象。后来某报杭州电报说群众误认洪先生为影星尤光照，经洪先生取出身份证乃知非是云云。

洪先生看了报，生气说：

“我这太悲哀了，为什么不说不说人家误认影星尤光照为洪深，而说错认洪深为尤光照呢！”

尤光照据说是一位身体很胖的滑稽演员。想起了我们在无锡看《丽人行》时，洪先生被观众误认为梅兰芳，几乎全场站起来看他，他却误以为大家是对这戏的导演先生致敬的，赶忙站起来点头致谢。那个喜剧场面也曾使洪先生哭笑不得。

“美国管影迷叫 Fan，起先我不知道此语来源，现在才知道是 Fanatic（疯狂）的省文。”洪先生说。实在那天那些影迷的疯狂劲儿使你感到非常麻烦，但又决不能对他们板面孔。

许多外国的观光者也拥到茶山拍照，他们问这戏叫什么名字，

云卫一时说不出《哀江南》的译名，请洪先生代拟，洪先生想了许久，写出来的是：

“Lament for Kiangnan Home. ”

四

我们搭上一部外景队雇的卡车，虽则走起来摇摆不定，因为是敞的，重经钱塘江时，对于纵览山川风物倒是更为爽快。

在净慈寺前下车。庙的大雄宝殿正在支架翻修，三世佛的丈七金身暴露在天日里，虽减少神秘感，却也另有一派庄严。洪先生是遇塔扫塔，遇庙烧香的。他领着小妹妹向佛鞠躬，又去看济公当日从四川运木头的井，甚至还通过和尚备好的蜡烛很天真地细看井底下最后一根没有使用的木头。

从庙前码头雇了一条小船，据他说市府规定是一万五千一个钟头（实际是四千到七千），船少，姑妄信之。大家上了船，我很自信地坐在艄翁地位，但划过南屏已经非常吃力，原因是天旱，开闸灌田，湖水奇浅，船贴在无数的水草和黏性的香灰泥上如何划得动？有时竟至搁浅，虽经船户父女俩尽力帮忙，进步有限，等到三潭在望都已经都满身大汗了。

荷花盛期已过，但你在乱翻的绿浪中依然可以看见少数弄姿的红莲娇艳绝世。

洪太太请吃过藕粉，我们便离了三潭，由湖心亭转岳坟。洪铃瞻仰过岳王塑像问我：

“田伯伯，怎么岳王穿着唱戏的衣服？”

“不，是唱戏的穿他们岳王那时候的衣服。”

这当然她不会明白的。而小朋友的问题时常使你无法回答。

应太太一家是在平湖秋月坐车到车站的。他们是匆匆来去，我们就近到艺专，赴倪貽德兄的招约。到了老倪的画室，大家都有些疲倦了。洪先生在竹椅上已经是鼾声大起，我也在榻上睡了一觉，直到云卫、叶苗赶来才醒。因为午餐是在“山外山”吃的，晚餐我提议到“楼外楼”。貽德的招待极丰，大家尽醉。“楼外楼”主人叫茶房预备纸笔，研好墨，要我来几句，我写了一绝：

打桨重寻楼外楼，

藻繁泥满碍轻舟。
何妨尽放西湖水，
灌得良田百万畴。

那晚，貽德又邀我们出席艺专自治会，我、云卫、洪先生都说了些关于戏剧电影的话。艺专剧团将演《夜店》和《阿Q正传》。

五

昨晚储裕生兄在上海听说我们到了杭州，特地赶回来，到西湖饭店看我们。今天一早他又借了一部漂亮的小包车接我们游灵隐。我们先到宝石山下，找曾宪猷兄夫妇，他们都不在，留了一个便条，请宪猷正午到王润兴共餐。

灵隐很使洪太太满意。在飞来峰下投幸运石子洪太太又投中了，更使她高兴。及登灵隐寺大殿，洪先生至诚地求了一支签，问他幼子的病，何时可好。签是上上，充满吉祥的话，惟末语不甚可解。我向知客僧打听巨赞，他又不在，据说是出席什么会去了。我两度来杭都去访问过这位长沙、桂林以来相知颇深的方外朋友，而缘悭如此，颇为怅然。

出山门，在冷泉附近，遇了田仲济。他是陪着一位外国的女友，在小店买东西，说明后天要回上海了。

到王润兴，宪猷已经来过一次了。碰巧胡蝶女士和她的妹妹、妹夫及另一女友到邻室进餐，给洪先生瞥见了，赶忙去招呼。一会儿胡小姐也过来了。这样便惊动了四座饮客。一位高个儿的北方朋友端着酒杯过来对洪先生说：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洪先生想了想，含笑不语。

“噢，您忘了？我们一道演过《西哈诺》的。在上海新中央，那次您还从楼上摔下来。”

“哦，我记起来了，您是徐——”

“我叫徐浚，又叫伯川。在学校里我念土木科，没选您的课。可是我挺爱戏剧，也欢喜演剧。可是也多年不搞这个了。我现在在公路上搬石子。”

他是公路局杭州段工务处长。

这真是个不期的遇合。大家自然就大喝起来。在豪饮中我们又认识徐的“顶头上司”，那清矍干练的梁锐仲老先生。

洪先生平常欢喜把自己安排得很忙的。纵情山水的人和他一道是要伤脑筋的，因为每刚到一个地方便得再三托人买哪一天哪一钟点回去的票子，毫无情面。何况他这次又是为的赶回上海开游园会筹备会，而他又是最负责任的人。所以裕生们在再三挽留不住之后也只得放弃这希望。

“不过今天西湖号票子难买了。”

“万一难买，就坐普通车吧。不过我想总买得到的，车站里每趟车总得控制几个位子的。要不，也可以买黑市票。你可不知道我买黑市票的本事，我的本事真大啊。”洪先生时常欢喜把他的本事夸大到别人无法赞一词的。但那天他不必多花钱买黑市票，裕生已经托人替他订好了三张票了。同时，洪先生那天也大可以不那么忙的，因为后来知道筹备会早一天已经开过了。

我那天留在杭州，住宝石山下宪猷家，第二天有绍兴之行。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而各地游客，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秋季游人已暂少，入冬后，则更形疏落了。这当中自然有以致其然的道理。春夏之间，气温和暖，湖上风物，应时佳胜，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或“浴晴鸥鹭争飞，拂挾荷风荐爽”，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于此时节，往来湖上，沉醉于柔媚芳馨的情味中，谁说不应该呢？但是春花固可爱，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销魂么？四时的烟景不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以论于一般人罢了。高深父先生曾告诉过我们：“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意，超尘脱俗，别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真趣。”我们虽不成材，但对于先贤这种深于体验的话，也忍只当做全无关系的耳边风么？

自宋朝以来，平章西湖风景的，有所谓“西湖十景，钱塘十景”之说，虽里面也曾列入“断桥残雪”，“孤山霁雪”两个名目，但实际上，真的会去赏玩这种清寒不很近情的景致的，怕没有多少人吧。《四时幽赏录》的著者，在“冬时幽赏”门中，言及雪景的，

几占十分的七八；其名目有“雪霁策蹇寻梅中”，“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雪后镇海楼观晚炊”等。其中大半所述景色，读了不禁移人神思，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但他是一位潇洒出尘的名士，所以能够有此独具心眼的幽赏；我们一方面自然佩服他心情的深湛，另方面却也可以证出能领略此中奥味者之所以稀少的必然了。

西湖的雪景，我共玩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下车，徒步走出钱塘门。经白堤，旋转入孤山路。沿孤山西行，到西泠桥，折由大道回来。此次雪本不大，加以出去时间太迟，山野上盖着的，大都已消去，所以没有什么动人之处。现在我要细述的，是第二次的重游。那天是一月念四日。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清晨初醒来时，我便预知昨宵是下了雪。果然，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也粘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详细的看去，觉得比日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这天却一色地白着，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并且都厚厚的，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日前的雪，虽然铺满了屋顶，但于木樨花树，却好象全无关系似的，此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这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

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预备上办公厅去。这天，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把他叫醒之后，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老钟，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雪？”我回答他说：“不但有呢，并且颇大。”他起初怀疑着，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让他望见了屋顶才肯相信。“老钟，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他很高兴的说。我“哼”的应了一声，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

我们在校门上车时，大约已九点钟左右了。时小雨霏霏，冷风拂人如泼水。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路旁高起之地，和所有一切高低不平的屋顶，都撒着白面粉似的，又如铺陈着新打好的棉被一般。街上的已大半变成雪泥，车了在上面碾过，不绝的发出唧唧的声音，与车轮转动时磨擦着中间横木的音响相杂。

我们到了湖滨，便换乘汽车。往时这条路线的搭客是颇热闹的，现在却很零落了。同车的不到十个人，为遨游而来的客人还怕没有一半。当车驶过白堤时，我们向车外眺望内外湖风景，但见一片迷蒙的水气弥漫着，对面的山峰，只有一个几乎辨不清楚的薄影。葛岭、宝石山这边，因为距离比较密迩的缘故，山上的积雪和树木，大略可以看得出来；但地位较高的保俶塔，便陷于朦胧中了。到西泠桥前近时，再回望湖中，见湖心亭四围枯秃的树干，好似怯寒般的在那里呆立着。我不禁联想起《陶庵梦忆》中一段情词惧幽绝的文字来：

崇颖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天与云与水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于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不知这时的湖心亭上，尚有此种痴人否？心里不觉漠然了一会。车过西泠桥以后，车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连接着的野道中。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常绿树的枝叶后所堆着的雪，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上特别堆积得大块点，远远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堕落下去，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实在，我初次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有些枝条软弱的树，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路上行人很稀少。道旁野人的屋里，时见有衣饰破旧而笨重的老人、童子，在围着火炉取暖。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况，仿佛令我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繁遽了。

到了灵隐山门，我们便下车了。一走进去，空气怪清冷的，不但没有游客，往时那些卖念珠、古钱、天竺筷子的小贩子也不见了。石道上铺积着颇深的雪泥：飞来峰疏疏落落的着了许多雪块，清冷亭及其他建筑物的顶面，一例的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一个拍照的，当我们刚进门时，便紧紧的跟在后面。因为老李的高兴，我们便在

清冷亭旁照了两个影。

好奇心打动着，使我感觉到眼前所看到的之不满足，而更向处境较幽深的韬光庵去。我幽悄地尽移着步向前走，老李也不声张的跟着我。从灵隐寺到韬光庵的这条山径，实际上虽不见怎样的长；但颇深曲而饶于风致。这里的雪，要比城中和湖上各处的都大些。在径上的雪块，大约有半尺来厚，两旁树上的积雪，也比来路上所见的浓重。曾来游玩过的人，该不会忘记的吧，这条路上两旁是怎样的繁植着高高的绿竹。这时，竹枝和竹叶上，大都着满了雪，向下低低地垂着。《四时幽赏录》“山窗听雪敲竹”又云：“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毡增冷。”这种风味，可惜我没有福分消受。

在冬天，本来是游客冷落的时候，何况这样雨雪清冷的日子呢？所以当我们跑到庵里时，别的游人一个都没有，——这在我们上山时看山径上的足迹便可以晓得的——而僧人的眼色里，并且也有一种觉得怪异的表示。我们一直跑上最后的观海亭。那里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口暮倚修竹”的美人儿来。

登上这亭，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远望浙江，甚而至于缥缈的沧海的，可是此刻却不能了。离庵不远的山岭、僧房、竹树、尚勉强可见，稍远则封锁在茫漠的烟雾里了。

空斋踢壁卧，忽梦溪山好。朝骑秃尾驴，来寻雪中道。石壁引孤松，长空没飞鸟。不见远山横，寒烟起林杪。（《雪中登黄山》）我倚着亭柱，默默地在咀嚼着王渔洋这首五言诗的清妙；尤其是结尾两句，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但说不定许多没有经验的人，要妄笑它是无味的诗句呢。文艺的真赏鉴，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这又何必咄咄见怪？自己解说了一番，心里也就释然了。

本来拟在僧房里吃素面的，不知为什么，竟跑到山门前的酒楼喝酒了，老李不能多喝，我一个人也就无多兴致干杯了。在那里，我把在山径上带下来的一团冷雪，放进在酒杯里混着喝。堂倌看了

说：“这是顶上的冰淇淋呢。”

半因为等不到汽车，半因为想多玩一点雪景，我们决意步行到岳坟才叫划子去游湖。一路上，虽然走的是来时汽车经过的故道，但在徒步观赏中，不免觉得更有情味了。我们的革履，踏着一两寸厚的雪泥前进，频频地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有时路旁树枝上的雪块，忽然掉了下来，着在我们的外套上，正前人所谓“玉堕冰柯，沾衣生湿”的情景。我迟回着我的步履，旷展着我的视域，油然有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浮上我的心头来，使我幽然意远，漠然神凝。郑縈答人家自己的诗思，在灞桥雪中、驴背上，真是怪懂得趣儿的说法！

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纷的下起来了。湖里除了我们的一只小划子以外，再看不到别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涟漪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飞鸟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呢。

舟将驶近断桥的时候，雪花飞飘得更其凌乱。我们向北一面的外套，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湿了。风也似乎吹得格外紧劲些，我的脸不能向它吹来的方面望去。因为革履渗进了雪水的缘故，双足尤冰冻得难忍。这时，从来不多开过口的舟子，忽然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此处比较寒冷么？”我们问他什么缘故。据说是宝石山一带的雪山风吹过来的原因。我于是默默的兴想到智识的范围和它的获得等重大的问题上去了。

我们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余钟了。公园中各处都堆满了雪，有些已变成泥泞。除了极少数在待生意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男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羊羔美酒，——至少也靠在腾着火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挚友，无忧虑地在大谈其闲天，——以享乐着他们幸福的时光，再不愿来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人所应受的寒冷了！

这次的薄游，虽然也给了我些牢骚和别的苦味，但我要用良心做担保的说，它所给予我的心灵深处的欢悦，是无穷地深远的！可

惜我的诗笔是钝秃了。否则，我将如何超越了一切古诗人的狂热地歌咏了它呢！

好吧，容我在这儿诚心沥情地说一声，谢谢雪的西湖，谢谢西湖的雪！

一八年一月末日写成

清河坊

俞平伯

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它和我们平素十二分稔熟，自从别后，竟毫不踌躇，蓦然闯进忆之域了。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我们大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这么一个俗子）！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读者若不疑我为火腿茶叶香粉店作新式广告，那再好没有。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隘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又觉得非说不可。环问我：“这种窘题，你将怎么做？”我答：“我不知道是怎样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哗哗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此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

那一切。”

离题已远，快回来吧！我自述鄙陋的经验，还要“像煞有介事”，不又将为留学生所笑乎？其实我早应当自认这是幻觉，一种自骗自的把戏。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这种幻觉怎样构成的。这或者虽在通人亦有所不弃吧。

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 typical 杭州街。

我们雅步街头，则喀啞喀啞地石板怪响，而大嚷“欠来！欠来”的洋车，或前或后冲过来了。若不躲闪，竟许老实不客气被车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肃然退避了。天晴还算好，落雨的时候，那更须激起石板洼隙的积水溅上你的衣裳，这真糟心！这和被北京的汽车轮子溅了一身泥浆是仿佛的。虽然发江南热的我觉得北京的汽车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车夫毕竟是人。你拦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两声，推你一把，不至于如北京的高轩哀嘶长唳地过去，似将要你的一条穷命。

哪怕它十分喧闹，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这真有点儿古色古香。

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我们雅步街头，虽时时留意来往的车子，然终不失为雅步。走过店窗，看看杂七杂八的货色，一点没有 Show window 的规范，但我不讨厌它们。我们常常去买东西，还好意思捧什么“洋腔”呢？

我俩和嫫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有几家较熟的店铺差不多没有不认识我们的。有时候她们先到，我从别处跑了去，一打听便知道，我终于会把她们追着的。大约除掉药品书报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么钱；而她们所买绝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带回了家，挨到上灯的时分。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旗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

着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吧。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您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领真太差，有些新鲜的果子，藏在怀中几年之后，不但香色无复从前，并且连这些果子的名目，形态，影儿都一起丢了。这真是所谓“抚空怀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层层叠叠感触的张本在那边，然细按下去，便觉洞然无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总是说它不出。在实际上，“说不出”与“洞然”的差别，真是太小了。

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坚且滑的石板上，使我们的肉眼怎能辨别呢？况且，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暮色苍然下，飒飒的细点儿，渐转成牵丝的“长脚雨”，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万人的脚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个干净。一日且如此，何论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论经年呢？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见吗？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云如斯；云水无心，“人”却多了一种荒唐的眷恋，非自寻烦恼吗？若依颀刚的名理推之，烦恼是应当自己寻的；这却又无以难他。

我由不得发两句照例的牢骚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贵，这是自己证明的真实。梦阑酒醒，还算个什么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梦之中央。我们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们的语笑动荡在空气中，这是何等的切实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回首有凄怆的颜色，那时候的想头才最没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妒羡他人的好梦。去了的谁挽得住，剩一双空空的素手；妒羡引得人人笑，我们终被拉下了。这真觉得有点犯不着，然而没出息的念头，我可是最多。

匆匆一年之后，我们先后北来了。为爱这风尘来吗？还是逃避江南的孽梦呢？嫫小姐平日最爱说“窝逸”。破烂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时闻瑟缩的枯叶打抖，尖厉的担儿吆喝，沉吟的车骨碌的话语，一灯初上，四座无言；她仍然会说“窝逸”吗？或者陡然猛省，

这是寂寞长征的一尖站呢？我毕竟想不出她应当怎样着想方好。

我们再同步于北京的巷陌，定会觉得异样；脚下的尘土，比棉花还软得多哩。在这样的软尘中，留下的踪迹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将来万一，娴小姐重去江南，许我谈到北京的梦，还能如今日谈杭州清河坊巷这样的洒脱吗？“人到来年忆此年。”想到这里，心渐渐的低沉下去，另有一幅飘零的图画影子，烟也似的晃荡在我眼下。

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

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西湖漫笔

宗璞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这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五百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儿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异地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

然而在足迹所到的地方，也有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我才能理解，欣赏的。正像看达芬奇的名画《永恒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看不出她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现那温柔的微笑，那嘴角的线条，那手的表情，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山水，也是这样的，去上一次两次，可能不会了解它的性情，直到去过三次四次，才恍然有所悟。

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

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

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

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琮净，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荫荫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印象怎样。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儿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持重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扬，翩然起舞了。

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欸乃，愈增加了一

湖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

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么？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河山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河山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港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三亩，现在已有二百一十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的记住了。这种修葺，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

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问禅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地有意思么？

希腊画家亚拍尔曾把自己的画放在街上，自己躲在画后，听取意见。有个鞋匠说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他马上改了。这鞋匠又批评别的部分，他忍不住从画后跑出来说，你还是只谈鞋子好了。因为对西湖的印象究竟只是浮光掠影，这篇小文，很可能是鞋匠的议论，然而心到神知，想西湖不会怪唐突吧？

二 其他散文存目

花坞 郁达夫
玉皇山 郁达夫
西溪的晴雨 郁达夫
超山的梅花 郁达夫
皋亭山 郁达夫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西泠片羽 谢国桢
游了三个湖 叶圣陶
西湖即景 于敏
西湖春游 丰子恺
湖上行 冯亦代
迟桂花 王朝闻
武林秋 吴岩
杭州三日 韩羽
湖上杂忆 曹聚仁
西湖忆旧 琦君
湖上 黎烈文
西湖船 丰子恺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
春日游杭记 林语堂
苏堤 巴金
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 柯灵
雷峰塔下 庐隐
“后市街”的童年 冯亦代
西湖之子 罗大冈
丑西湖 徐志摩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忆杭州 艾青
让西湖更美 夏衍

西湖旧履录 文载道
西湖梦 余秋雨
说不尽的西子湖 谢冕
“一市秋茶说岳王” 黄裳
关于岳王坟 冰心
三祭岳坟 公刘
西湖园林风格漫谈 陈从周
不敢写西湖 李国涛
杭州回忆 经亨颐
初恋 周作人
清河坊 俞平伯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一
玉玲珑阁丛谈 施蛰存
白云庵中的革命掌故 冬藏
旧家的火葬 夏衍
杭州人的“那个” 徐钦文
杭州杂记 黄裳
浙江的感兴 王佐良
西湖茶事 于冠西

第五节 西湖叙事文学

西子湖畔的叙事文学是太发达了，传说、故事、戏文、小说……即使在叙事文学并不发达的过去，也几乎每一种都蔚为大观，更不用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了。如果诗文留下与重塑了西湖的诗性，那么叙事文学则为西湖填上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赞叹。

一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雷峰塔建造之时，尚无白蛇故事。吴越国降宋后，市井乡野的说书艺人就一步步地衍化出这个传奇故事。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

事，为雷峰塔平添了许多神秘和伤感。关于这个故事的起源：一说源于唐传奇《白蛇记》；一说源于《西湖三塔记》。到明代冯梦龙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时，故事已初步定型。

冯梦龙的三言，大多是整理民间传说和前人传奇加工而成，《警世通言》第25卷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延续民间传说进行加工，是最早较完备地记载白蛇传奇故事的版本之一。

传说南宋绍兴年间，有一千年修炼的蛇妖化作美丽女子叫白素贞，及其侍女青青（也称小青、青鱼、青蛇）在杭州西湖与药店之主管许宣（即今天流传的许仙）邂逅，同舟避雨，一见钟情，白蛇逐生欲念，欲与书生缠绵乃嫁与他，遂结为夫妻。婚后，经历诸多是非，白娘子屡现怪异，许不能堪。镇江金山寺高僧法海赠许一钵盂，令罩其妻。白、青被盂罩后，显露原形，乃千年成道白蛇、青鱼。法海遂携钵盂，置雷寺峰前，令人于其上砌成七级宝塔，名曰雷峰，永镇白、青于塔中。许宣在雷峰塔剃度出家，直至坐化。众僧买龛烧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许宣临去世时，亦有诗八句，留以警世，诗曰：

祖师度我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
化化轮回重化化，生生转变再生生。
欲知有色还无色，须识无形却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

至清代，白蛇传故事在流传中出现了新内容，大致如下：在宋朝时的镇江市。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宣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宣相识，并嫁与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宣讲白素贞乃蛇妖，许宣将信将疑。后来许宣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显出原形，却将许宣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灵芝将许宣救活。法海将许宣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因为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

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的梗概与现代的传说基本一致，唯独这许仙被改了名。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在介绍男主人公时说道：“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个宦家，姓李名仁。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又与邵太尉管钱粮。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排行小乙。”这位“许宣”在书中又称“小乙官人”，即是如今家喻户晓的许仙。

清代古吴墨浪子辑的《雷峰怪迹》一文，文字更为凝练，但许宣许小乙的称呼依然没有变。

至民国中期，文学作品中的许宣开始成为许仙了。鲁迅先生1924年发表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1949年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昆曲表演艺术家白云生等都将《雷峰塔》《白蛇与许仙》等剧目作为自己的代表作。电影《白蛇传》更是家喻户晓。从此许仙的大名盖过了“许宣”。不过，许仙之名确实较许宣有意思。而衍化中产生的这类变化，正是民间文学的一大特征。

二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与《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的中国民间传说。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惨爱情所感染。

虽然“梁祝”传说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故里究竟在哪儿，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梁祝”版本。据中国民俗协会有关人员介绍，全国大约有10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在联合申报“世遗”的几处，关于“梁祝”，也是各说各的故事。

上虞版的故事是这样的：越州上虞县有一女子祝英台，喜欢吟

读诗书，一心想出外求学，但是当时的女子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于是就和丫头银心乔装成男子，前往越州城读书。二人在半途遇见了也要前往越州念书的鄞县书生梁山伯及书僮士久，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一见如故，遂义结金兰，一同前往越州。在越州三年期间，梁山伯和祝英台形影不离，白天一同读书、晚上同床共枕，祝英台内心暗暗地爱慕梁山伯，但梁山伯个性憨直，始终不知道祝英台是个女的，更不知道她的心意。有一次清明节放假、二人去镜湖游玩的时候，祝英台借景物屡次向梁山伯暗示，可是梁山伯完全无法明白，甚至取笑祝英台把自己比喻成女子，最后祝英台只得直接地向梁山伯表示，梁山伯才恍然大悟。可是这件事全被在一旁偷看的马文才得知，马文才也知道祝英台原来是个女的了。后来家人写信催祝英台回家，临走前，祝英台留一封信告诉梁山伯“二八、三七、四六定”，意思是要梁山伯十天后去祝府提亲，但是梁山伯却以为是三个十天加在一起，所以一个月后才去提亲，等到梁山伯欢欢喜喜赶到祝家时，才知道马文才已经抢先一步提亲、并且下了聘礼，梁山伯只得心碎地离开，祝英台沿路相送、难舍难分。梁山伯回家后，相思病重，写信向祝英台要一些找不到、拿不到的药方，表示病情绝望了，同时希望祝英台能前来探望一番，祝英台则回信告诉梁山伯，今生无缘，只希望二人死后可以一起安葬在南山。后来梁山伯病逝，祝英台假意应允马家婚事，但是要求迎亲队伍必须从南山经过，并且让她下轿祭拜梁山伯。当祝英台下轿拜墓，一时之间风雨大作、阴风惨惨，梁山伯的坟墓竟然裂开，祝英台见状，奋不顾身地跳进去，坟墓马上又合起来，不久，便从坟墓里飞出一对形影相随的蝴蝶……

杭州的版本跟上虞的版本基本相同，只是将梁祝相识及读书的地方认定在杭州。越剧《梁祝》中，有一场“草桥结拜”，讲述了年仅16岁的祝英台要求离家出去求学，父母当然不同意，祝英台以绝食相争，祝英台的父母在无奈之中，只好勉强同意了，但提出了三个严格的条件，祝英台喜出望外，不仅全部答应，还许下了一个柳枝愿，保证自己读书回家后，一定是一个清白女儿身。祝英台的父母没有儿子，只有这么一位女儿，心里面有一些不平衡，为了满足这样不平衡的心理，从小就让祝英台作男装，穿男孩子的衣服。

祝英台女扮男装，走出家门，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求学生涯。快到杭州城的时候，突然天上阴云密布，转眼之间就开始下雨了，祝英台赶紧跑起来，女扮男装的女孩子，一路就这样跑过去，跑到草桥亭子里面避雨。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走过来了，也是一个书生装扮，祝英台与梁山伯就这样在一个小草亭里相遇了，但彼此不认识，祝英台当然不会随便和一个青年男子说话。他们的两位书童开始对话，才知道大家都是到杭州去找周士章老先生求学的。而且，经过一番对话，两人志同道合，因此，原本陌生的两对青年在这草桥亭里都结拜成了异姓兄弟。

这“草桥”指的便是杭州东城望江门旁的草桥亭。而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上的万松书院，故而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它的前身为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改建为万松书院，崇祯年间书院被毁。清康熙后，改辟为敷文书院。

三 三生石的故事

“三生石”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人袁郊《甘泽谣·圆观》，说的是富家子弟李源，因为父亲在变乱中死去而体悟人生无常，发誓不做官、不娶妻、不吃肉食，把自己的家捐献出来改建惠林寺，并住在寺里修行。

寺里的住持圆观禅师（即文中说的“圆观”），很会经营寺产，而且很懂音乐，李源和他成了要好的朋友，常常坐着谈心，一谈就是一整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有一天，他们相约共游四川的青城山和峨眉山，李源想走水路从湖北沿江而上，圆观却主张由陆路取道长安斜谷入川。李源不同意。圆观只好依他，感叹地说：“一个人的命运真是由不得自己呀！”

于是一起走水路，到了南浦，船靠在岸边，看到一个穿花缎衣裤的妇人正到河边取水，圆观看着就流下了泪来，对李源说：“我不愿意走水路就是怕见到她呀！”李源吃惊地问他原因，他说：“她姓王，我注定要做她的儿子，因为我不肯来，所以她怀孕了三年还生不下来，现在既然遇到了，就不能再逃避。现在请你用符咒帮我速去投生，三天以后洗澡的时候，请你来王家看我，我以一笑作为

证明。十三年后的中秋夜，你来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一定来和你见面。”

李源一方面悲痛后悔，一方面为他洗澡更衣，到黄昏的时候，圆观就死了，他们河边看见的妇人也随之生产了。

三天以后李源去看婴儿，婴儿见到李源果真微笑，李源便把一切告诉王氏，王家便拿钱把圆观埋葬在山下。

李源再也没有心思去游山，就回到惠林寺，寺里的徒弟才说出圆观早就写好了遗书。

十三年后，李源从洛阳到杭州西湖天竺寺，去赴圆观的约会，到寺外忽然听到葛洪川畔传来牧童拍着牛角的歌声：

李源听了，知道是旧人，忍不住问道：

“泽公，你还好吗？”

牧童说：“李公真守信约，可惜我的俗缘未了，不能和你再亲近，我们只有努力修行不堕落，将来还有会面的日子。”随即又唱了一首歌：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牧童掉头而去，从此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

再过三年，大臣李德裕启奏皇上，推荐李源是忠臣的儿子又很孝顺，请给予官职。于是皇帝封李源为谏议大夫，但这时的李源早已彻悟，看破了世情，不肯就职，后来在寺里死去，活到 80 岁。

圆观禅师和李源的故事流传得很广，而天竺寺外留下的一块高三丈许，由三块天然石灰岩组成的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们隔世相会的地方，称为“三生石”。

这个故事亦见于《西湖梦寻·三生石》和清初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三生石迹》。宋朝文学家苏东坡的《僧圆观传》流传最广，也题刻于西湖三生石上。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以及清玄《三生石上旧精魂》，都是根据这个故事为原型而创作的。

三生石是“西湖十六遗迹”之一。该石高约10米，宽2米多，峭拔玲珑。石上刻有“三生石”三个碗口大小的篆书及《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的碑文，记述“三生石”之由来。石上多唐、宋时的题词石刻，大多已不可辨认，只有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九月太史杨瑀、翰林张翥等人的题词仍清晰可见。

四 济公的故事

济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圆寂于嘉定二年（1209年），原名李修缘，法名道济，别称月引流光。

济公是一位性格率真而颇有逸才的名僧，他的师父就是著名的瞎堂慧远禅师。济公一生怡然飘逸，喜好云游，出行四方，足迹遍及浙、皖、蜀等地。他常常衣衫不整，寝食不定；为人采办药石，治病行医，解忧解难，常常灵验，广济民间疾苦，其德行广为人们所传颂。因其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又叫济颠和尚。他同时又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他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好打不平，救人之命，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瘅恶等种种美德，广为传诵。

有关济公的故事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先是凡俗神童李修缘或是得道高僧道济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片段故事在汉族民间耳闻口传，后来通过说书人的话本说唱，内容逐渐丰富。在济公故乡天台一带流传的多是他的出世、童年生活、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的故事，其中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缘出家”等广为流传。

而在西湖一带流传的故事内容更为广泛，这是因为那里是济公出家后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其中以“飞来峰”“古井运木”“戏弄秦相府”等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飞来峰”的故事说，相传有一天，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突然心血来潮，算知有一座山峰就要从远处飞来，那时，灵隐寺前是个村庄，济公怕飞来的山峰压死人，就奔进村里劝大家赶快离开。村里人因平时看惯济公疯疯癫癫，爱捉弄人，以为这次又是寻大家的开心，

因此谁也没有听他的话。眼看山峰就要飞来，济公急了，就冲进一户娶新娘的人家，背起正在拜堂的新娘子就跑。村人见和尚抢新娘，就都呼喊着重追了出来。人们正追着，忽听风声呼呼，天昏地暗，“轰隆隆”一声，一座山峰飞降灵隐寺前，压没了整个村庄。这时，人们才明白济公抢新娘是为了拯救大家，于是就把这座山峰称为“飞来峰”。

“古井运木”则更显出济公的神通：传说杭州净慈寺被烧后，济公前往四川一家大乡绅募化建寺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伐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木头顺着长江水放到东海，再漂进钱塘江。在流到钱塘江的时候，遇到关卡拦住木筏要抽税，故意刁难济公，关卡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若有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济公使木头入水后，让那关卡随着木头一并沉入了水中。净慈寺的和尚到第三天等到济公回来，急问木头在哪，济公拉着老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边，只见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

相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直至明末清初，出现了一部描写济公传奇事迹的《济公传》。

济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既“颠”且“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瘅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神化就从他的出世开始。《西域志》载：“天台山石梁桥古方广寺，五百罗汉之所住持，其灵异事迹往往称著。”而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十七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这也就说明济公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

第五章 西湖名家

西湖的美，美在江山，美在胜迹，美在人文，更美在一个个具体的生命。西湖的名家实在是太多了，浏览中国的学术史，你会惊叹这些人物曾在不同或相同的时间齐聚西湖，浏览中国的政治史，你会发现最荡气回肠的英雄与帝王眷恋过西湖，浏览中国的文化史，你会发现，西湖赖士人以成名，西湖与他们共传后世。

第一节 江山辈有人才出——西湖学术名家

在西子湖畔，涌现过许多的学术名家。他们求实、批判、经世、博大、创新，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精研深究、继往开来，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们的伟大抱负、高尚气节、嶙峋风骨更是读书人的楷模典范，让后人心向往之，回味不已。

一 葛洪

在浙江杭州秀丽的西湖北岸，有一座小山，名曰葛岭。该山因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曾在此炼丹修道而得名。

葛洪，字稚川，东晋著名医药学家，道教领袖，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葛洪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多有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

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矜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在《抱朴子外篇》中，他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理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他著有《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此外，《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相传葛洪在游历四方时，足迹遍及浙江的名山大川，而且在杭州龙井、灵隐、天竺、南屏山等许多地方都炼过丹，他见到西湖秀美，认为“此地可卜吾居”，于是遍游湖山，从栖霞山东行，忽见一岭蜿蜒回还，顾盼岭左，朝吞旭日，俯视岭右，夜纳归蟾。岭下建庐可以隐居，岭头设石可以静坐，有泉可汲，有鼎可安。游人攘攘，从岭前经过而不留，笙歌沸沸，唯独此处幽静自得。于是出金购地，

隐居下来，安炉设鼎，苦心炼丹。这个地方，就是今天位于西湖之北的葛岭。他在这里建了道院，潜心研究医学与炼丹术。葛岭有个初阳台，据说是葛洪曾经修炼的地方。

葛洪在葛岭常为百姓采药治病，并在井中投放丹药，饮者不染时疫，他还开通山路，以利行人往来，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因此，人们将他住过的山岭称为葛岭，并建“葛仙祠”奉祀之。元代因遭兵火，祠庙被毁。明代重建，改称为“玛瑙山居”。清代复加修葺，以葛洪道号“抱朴子”而改称“抱朴道院”（前文已有介绍），遂沿用至今。

二 阮元

阮元（1764—184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府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进士出身，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仕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阮元五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六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对他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25岁的阮元中进士，从此开始仕途之路。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

阮元更是一位学术大家，他在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方面，“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肇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在后世影响甚远，堪称“一代文宗”。

而杭州，不论是仕途还是学术，都在阮元的生命中留下了重要印记。他先任浙江学政，掌全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后又两任浙江巡抚，前后在杭州20余年，在教育、文化和其他方方面面都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嘉庆二年（1797年），时任学政的阮元在孤山南麓构筑屋舍50余间，召集文人学子编撰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经籍纂诂》。

嘉庆六年（1801年），阮元升任浙江巡抚不久，他将纂籍屋舍辟为书院，取名“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辞章，孙星衍授经义，选拔两浙好古嗜学诸生来此就读，培养经世实用之人才。从此，风景秀丽的西湖北岸有了一所治学诵读之“诂经精舍”，恰与南岸的“万松书院”遥相呼应。

作为一地主官，阮元对杭州与西湖的贡献还不止于教育与学术，也包括了其他方面。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第二次到任杭州巡抚，看到西湖淤塞，他仿效苏东坡疏浚西湖，以湖中淤泥堆筑成岛，和原有的湖心亭、小瀛洲称鼎足之势，后人为了纪念阮公，尤其是他对发展浙江教育、科技和文化，整理古籍，治理西湖所做的贡献，遂以他的名字命名该岛“阮公墩”。1984年，评选阮公墩以“阮墩环碧”名列西湖新十景。

三 俞樾

孤山南麓六一泉旁，在绿树翠竹的环抱之中，有一座歇山式两层三开间的楼阁，门牌为孤山路32号。楼檐下悬着“俞曲园纪念馆”匾额，柱上有联：“千古一诗人文章有交神有道，五湖三亩宅青山为屋水为邻”。这里便是一代国学大师俞樾的旧居，人称俞楼。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是晚清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所著凡五百余卷，称《春在堂全书》。《清史稿》有他的传记。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后，俞樾受咸丰帝赏识，曾于1855年放任河南学政，但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

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

1868年，受阮元邀请，俞樾出任“诂经精舍”山长。其时，他已在苏州执掌紫阳书院，此后，他便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讲学。这一讲便持续了30余年，培养出大批著名学者，诸如国学大师章太炎、金石学家吴昌硕、同治状元陆润祥等。日本曾派一批留学生，专门到“诂经精舍”来向他学汉学，朝鲜也曾有人来问学，海内外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号称“门秀三千”。

俞樾在杭州住诂经精舍第一楼，这座楼被学生称为“俞楼”，悬匾于楼前，学子王梦薇画有一副《俞楼秋集图》，“既而俞楼之名，溢于湖上，渔歌樵唱。”

光绪五年（1879年），俞樾的学生徐花农等筹资为其在原“第一楼”旁重新修建，并“集花卉竹石、书简梅鹤”于楼内。以后俞樾友人彭玉麟（清同光中兴名臣）又帮助增建，故有“徐辟彭更”之说。为感激众人厚意，俞樾自书一联，悬于楼前：“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此楼成矣；傍山北山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如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俞樾辞世。自此，他的家人很少再到西湖，人去楼空，木构建筑渐渐破损，楼前假山叠石也时有崩塌，名噪一时的湖楼竟成危楼。1920年，俞樾的外孙决计重建俞楼，在原楼址建筑起一座青砖实叠、本瓦坡顶、四面开窗的中西式三层楼房，同时重修了楼后曲廊、山上的小榭，四周围墙也重新砌造，内外布置一新，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俞楼。楼建成后，俞樾曾孙、国学大师俞平伯先生写下了《湖楼小撷》一文，详细地描绘了“俞楼”黛山绿水、东墙西垣的景致，抒发出了日月如梭、斗转星移的感叹。

四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

章太炎是一位传奇的革命家，“推翻清朝的革命先进”。他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

记》等书，不满于清朝的异时务报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他曾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曾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在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而被禁锢，到晚年，愤于日本侵略中国，又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病床上的鲁迅撰文赞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但章太炎更是一位著名学者，是“权威性的国学大师”。他一生著述甚丰，约有400余万字，见于《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章太炎的学术起点，就是从杭州开始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师从俞樾、谭献等著名学者，潜心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前后一共有8年之久，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名声始显，而后又习诸子学、西方进化论、社会学、法相宗等，最终形成了章太炎复杂的思想体系。

据说，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满革命，曾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谢本师》一文，收入《诂书重订本》，又有《俞先生传》，收入《太炎文录》。但太炎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宏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一本曲园师承，绝非自立门户。

章太炎的终点也在杭州。1936年，章太炎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时值日本侵略加剧，他给子孙留下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章太炎生前敬慕抗清英雄张苍水，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1955年，江浙两省组织治丧委员会，于次年4月1日将灵柩迁至杭州南屏山荔枝峰。墓为青石圆形，上堆封土，以水泥封顶呈券形，四周植龙柏。墓前树“章太炎之墓”小篆大碑，碑文系1915年章太炎自篆。不远处，就是他期待“邻穴”

的张苍水墓。

“文革”中，该墓被毁，直到1981年10月修复如初。1988年，新建章太炎纪念馆于墓道旁。该馆位于西湖南屏山下，紧邻太子湾公园，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环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是一座集章太炎生平事迹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博物馆。

五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年），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在这一年，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这是我国第一篇从学术上考察西湖生成的论文。

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的校长，抗战爆发后，敌焰迫近杭州。竺可桢率浙大师生西迁办学，先至江西泰和，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初定居遵义、湄潭，史称文军长征。在此过程中，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在这突来的打击下，竺可桢以极大坚毅忍住精神创痛，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

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8年，在新生入学典礼上，竺可桢宣告：“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1939年，竺可桢又寄语新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

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培养我们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祖国。这才是诸位到浙江大学来的共同使命”。

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率领浙大迁回杭州。任校长十三年间，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使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 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 25 个系（最多时达 30 个系）、10 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 70 余名发展到 200 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 500 余人增至 2000 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 3500 余人——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竺可桢在历史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 40 多个气象站和 100 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 1921 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 1974 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中国科学院曾评价他：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人们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哈佛念书时，竺可桢就确立以研究中国科学史为己任；回国后虽忙于教书、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引领着中国，影响了世界；1949 年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组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使国家的科学史研究事业走上了规范化、职业化的道路。正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才有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

第二节 山川不改仗英雄——西湖仁人志士

不仅学术名家辈出，一代代仁人志士，也前仆后继出现在西湖的历史上。他们或封疆为王，造福一方；或为将为帅，保家卫国；或英雄志士，舍生忘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之脊梁”。

一 钱氏王朝：钱镠及其子孙

钱镠生于杭州一个农民家庭，相传他出生时突现红光，且相貌奇丑，父亲钱宽认为不祥，欲弃于屋后井中，但因祖母怜惜，方得保全性命，因而取乳名“婆留”。而这口井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舞槊，对图谶、纬书也有所涉猎，成年后以贩卖私盐为生。

唐乾符二年（875年），浙西镇遏使王郢拥兵作乱，石镜都镇将董昌招募乡勇平叛。钱镠时年24岁，应募投军，此后一路升迁直至基本控制两浙，形成割据势力。923年，正式建立吴越国。932年去世，终年81岁。

钱镠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员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使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并且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

此外，钱镠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浚湖、筑堤、疏浚河浦，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得享灌溉之利。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吴越之地却是岁岁丰收，富庶甲于东南，民得安乐。

钱镠治国有略，修身治家也十分谨严，他临终前向子孙们提出“十训”。钱镠去世后，后世诸王遵循其训，始终贡奉中原王朝，末世钱弘俶顺应时势“纳土归宋”，使国家“不被干戈”实现和平

统一。

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王朝：“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为纪念吴越国钱王功绩，百姓建造“钱王祠”。900多年来，钱王祠历经沧桑，几经毁建，依然挺立。

钱氏后人秉承祖训，绍续家风，绵延文脉，造就了吴越钱氏一门世代家风谨严，人才兴盛的传奇。这个家族始终一脉书香绵延，代有人才涌现。宋朝皇帝称“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清乾隆帝也感佩其家族教子有道，在南巡时御赐“清芬世守”匾额。到了近代更是人才“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擘云集，海内外“院士”子弟数以百计，因而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二 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煌言

清代诗人袁枚有这样的诗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诗中的“岳”指岳飞，“于”指于谦；再加上张苍水，便是世人所称的“西湖三杰”。

岳飞（1103—1142年）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县人一个普通农家，传说出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故父母给他取名飞，字鹏举。

岳飞自幼喜读《左传》和孙武、吴起的兵书。后从军，屡破金军，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历官荆湖东路安抚都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枢密副使等职。绍兴十一年（1141年），大败金兀术，进军至朱仙镇（在今开封南45里），大河南北闻风响应。正要乘胜前进，收复北方失地之时，宋高宗赵构采用秦桧奸计，一日之内发十二道金牌迫其退兵。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绍兴十一年（1141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

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俟卨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39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

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隗顺临终前,始将此事告知其子。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岳飞冤狱终于平反。隗顺之子告以前情,乃将岳飞以礼改葬在西湖栖霞岭。1178年,宋廷为岳飞追赠谥号“武穆”,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

岳飞在军事方面才能杰出,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联结河朔之谋的缔造者,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之首。

岳飞生活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时代,所作诗文充满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和激烈昂扬之感情,其词仅存三首,却广为传诵。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据说于谦7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预言说他“是将来救世的宰相”。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了进士。明宣德初年(1426



岳飞

年），于谦升为御史。宣德五年，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整顿军备。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兵部左侍郎。次年秋，明京军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溃败，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剌军乘胜进攻京师（今北京）。在紧要关头，于谦坚决反对迁都，力主抗战，升任兵部尚书，率军击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他首创团营军制，加强边戍，委任名将镇守。主张以战求和，多次击败瓦剌军，迫使其首领也先释放英宗回朝。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英宗借夺门之变重登帝位。不久，于谦遭诬陷被害。后沉冤昭雪，赠太傅，谥肃愍，又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西湖三杰”中，只有于谦是杭州当地人，他的祠和墓，在西湖杨公堤乌龙潭边、三台山脚下。这里花木葱茏，风景秀美，每天游人不断。

于谦有一首《石灰吟》，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张煌言（1620—1664年）是南明儒将、诗人、民族英雄。字玄著，号苍水，汉族，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崇祯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南京失守后，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后奉鲁王，联络13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1664年（康熙三年），随着永历帝、监国鲁王、郑成功等人相继死去，张煌言见大势已去，于南田的悬壘岛解散义军，隐居不出。是年被俘，后遭杀害，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

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临刑时，他拒绝下跪，“坐而受刃”。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殓斂，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中所表示的愿望，把其葬于杭州

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

张煌言的《入武林》是这样写的：“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岳飞、于谦、张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命运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抗击外来的侵略，然而在腐败的封建社会，个人的命运似同草芥，即便他们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力挽狂澜，却无力扭转个人的悲剧，抵挡不住名、利、势、欲的暗算。张煌言求仁得仁，西湖上多了一个民族英雄之墓，西湖有了这三个英雄之墓，更使山水生色。

三 辛亥三杰：秋瑾、徐锡麟、陶成章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独特的一位。她本应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女，是锦衣玉食的满清诰命夫人，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生了她个性中豪侠而刚烈的一面，多种复杂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满反清的革命之路。

秋瑾生于1875年，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1894年，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镇神冲王廷钧为妻。1896年，秋与王结婚。

王家虽锦衣玉食，但志趣高尚、性格刚烈的秋瑾并不喜欢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更受不了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王廷钧，在志趣、爱好上也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她在一首诗中写“可怜谢道韞，不嫁鲍参军”，表达了对丈夫的不满。1904年7月，“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不顾丈夫反对，秋瑾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

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旗帜鲜明地宣扬妇女人权，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这年4月，她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

徐锡麟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与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这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

接任学堂督办。

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

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秋瑾的起义计划是：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便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未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

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分散隐蔽起来，又在和畅堂的家中密室里烧毁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学生们各自回家。13日下午4点，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连夜审讯，要她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全部供词只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那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处于“即行正法”，饮刃轩亭口。时年31岁。

秋瑾被斩引起了巨大震动。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而当时对妇女行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斩刑。民间轮番轰炸秋瑾案：“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质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决心与前途，不断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

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86天后，李钟岳自杀身亡。

作为秋瑾的同乡，鲁迅在小说《药》中的写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夏瑜，“夏”与“秋”相对，“瑜”与“瑾”相对，正是影射秋瑾其人。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绍兴山阴东浦镇人。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

1904年底，徐锡麟在与各地会党联络中发现，虽然会党众多，也有一定势力，但明显素质偏低，要想联合各派并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培训和教导。因此，萌生了创办一所“武备学校”以培训会党骨干的想法。1905年，徐锡麟说服富商许仲卿出资，创办大通学堂，并邀请秋瑾来主持。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认为，大通学堂的创立，是辛亥革命史甚至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分耀眼的闪光点，它的历史贡献可与后来的黄埔军校相媲美。而在徐锡麟等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成了当时的革命指挥中枢，徐锡麟也成了光复会的实际领袖之一。

1906年，徐锡麟在同乡好友陶成章的劝说下，用钱捐了一个安徽候补道的官，以掩护反清活动。他到安徽后，取得了巡抚恩铭的信任。恩铭让他做陆军小学堂总办，又让他上警校，让他兼任巡警会办。他利用这些职务，联络同志，密运军火，相机起事。

1907年7月6日，因起义秘密泄露，未曾暴露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次日慷慨就义。时年35岁。

章太炎说：“光复会比同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号匍耳山人，清会稽陶堰人（今绍兴县陶堰人），民主主义革命著名活动家。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

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联络皖浙起义，事败避走日本，后赴南洋活动。1911，为广州起义、上海起义的主要组织者，率部攻克南京。又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此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冲突日益明显，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第14日午夜，上海都督陈其美派人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

陶成章没有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下，却死在了自己党人的枪口下。

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都是光复会成员，对比同盟会，其宗旨更侧重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面。这一特点，与江浙地区在明清之际抗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满族统治者的镇压迫害最残酷有关；也与这一地区黄宗羲、刘戡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

秋瑾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徐锡麟、陶成章葬于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生前，他们是血与火的战斗中的亲密战友，为国为民，奋不顾身。死后，三位同志毗邻而葬，为湖山壮色增辉！

第三节 一半勾连是此湖——西湖文人墨客

在这春风十里的杭州，这自古繁华的钱塘，从来都布满了文人墨客的踪影，他们吟诗作对、纵声歌唱这灿烂无比的西湖。是他们，让西湖之名传彻天下，是他们，让西湖美景令人遐想，是他们，让西湖永不失色。

一 白居易

唐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从此，开始了他为期三年的杭州父母官生涯。白居易10月上任，严格来说，在杭州只待了20个月。然而，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在杭州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很多人可能第一想到的是白堤。但今天我们说的白堤，其实跟

白居易并没有关系。白堤东起断桥，西至平湖秋月，早在白居易之前已有，当时名白沙堤，或沙堤。但此堤何时何人所筑，即使在白居易那个时候，也已是迷案了：“谁开湖西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白诗自注云：“孤山寺路（即白沙堤）在湖中，草绿时望如裙腰，旧志云不知所从始”。白居易在诗中屡次提及白堤，如“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头”等。

不过，白居易也修筑了堤，称为“白公堤”。白公堤的建筑，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内是上湖，堤外为下湖；上湖蓄水，并建水闸，需要时放水，“渐次以达下湖”。这样既可防洪水淹没湖下农田，又可以蓄水，酌情泄流，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交通运输之便，是一件造福老百姓的大举措。

今天，白公堤湮灭已久，甚至人们没办法准确说出其曾经的位置所在，但白居易力排众议，兴修水利，引湖水灌溉农田的功绩，人们却永远不会忘却。

在筑堤捍湖的同时，白居易还疏浚了六井。杭州为江海故地，当时仍距海极近，地下水咸苦不能饮，居民唯有近山处凿井方得淡水，但远不够用。唐李泌（722—789年）出任杭州刺史时，开治六井，引西湖之水入城，供居民饮用，解决了杭州居民的饮水难题。但40余年后，有些井已经淤塞，饮水又成了问题。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同时，重新疏浚六井，改善居民饮水，大大有利于杭州市民之生活。

白居易治湖，既是为民生计，也使得西湖的面貌焕然一新，少了几许壮阔和放浪，多了几分婉约和妩媚，造就了如今西湖的主要形貌特点。

甚至可以说，“西湖”之名也成就于白居易。白居易之前，西湖别称甚多，如武林水、钱塘湖、圣明湖、金牛湖等，白居易在其诗文中，大量使用“西湖”之名，例如《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留别》、“报与西湖风月知”（《杭州回舫》）等，由于其特殊身份和职位，以及白诗的量多传广、妇幼皆爱，说西湖之名始于白居易，也是完全可行的。

作为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大量关于西湖山水的诗歌名篇，是历代写西湖诗歌最多之人。诗中充满真情实感，

表现出白居易对杭州、对西湖的真挚挚念：“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铺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当他任满离杭时，对杭州依依难舍：“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直到他晚年退居洛阳时，犹深深怀念西湖，盼望有一天能重游西湖：“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忆江南》）正是这些诗作，杭州和西湖的名声广为人知并代代相传。

这也正是最重要的一点——白居易不仅开创了风景抒情诗的先河，而且为后世文人诵唱西湖、描绘杭州开了好头。正是历朝文人墨客钟情于西湖，造就了西湖深厚而宝贵的文化积淀。

二 苏轼

作为中国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苏轼。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才，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世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21岁随父入京参加进

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人一时名噪京师。苏轼中进士后，25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26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此已为百余年来最高），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

不过，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他在晚年的《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于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1093年被贬惠州，1097年被贬儋州，他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之大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这一首自题诗，道尽自己坎坷一生，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足见他胸襟之坦荡。“平生功业”一句，即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苏轼与杭州缘分匪浅，他曾两次到杭任职。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年），任通判之职。第二次是元祐四年（1089年），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当时，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对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第二次来杭州的第二年，便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印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上造6桥，夹到种植桃柳、芙蓉，加上亭台楼阁的映衬，成为一处非常有诗情画意的景观。苏轼自己曾作诗云：“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这条长堤，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上面介绍过的著名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苏东坡在杭州期间几乎走遍了杭州所有的山山水水。他不仅给

杭州西湖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道美景——苏堤春晓，而且亲赋诗篇，为西湖的山水赋予了潇洒飘逸的灵性，流传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人民为感念苏东坡，也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杭州濒临西湖边两条最繁华的街道，一条叫“东坡路”，另一条叫“学士路”（苏东坡曾任翰林大学士），都是为纪念苏东坡而命名的，直到今天也没改变。近年来，杭州人又建造了苏东坡纪念馆，占地达 1300 平方米，馆内展出了大量东坡先生在杭期间的史迹资料，进一步纪念和歌颂他给杭州做出的贡献。

三 李渔

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这位李笠翁，说的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李渔。

李渔是清代人，自幼聪颖，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曾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被后世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他一生著述丰富，著有《笠翁十种曲》（含《风筝误》）、《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笠翁一家言》等五百多万字。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等，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艺术天才。

顺治八年，李渔举家移往杭州，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

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

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在杭州居住八九年后，李渔曾移家南京，以所居“芥子园”为根据地，带领家班四出游历、演剧，“全国九州，历其六七”，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有一副自题对联云：“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他每日散步西子湖畔，自号“湖上笠翁”。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去世，死后葬西湖方家峪九曜山之南。当时的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四 龚自珍

在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米园内，有一个龚自珍纪念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

龚自珍生于1792年，小米园正是他出生的地方。父龚丽正，字至极，号学路。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3岁，作《知觉辨》；14岁，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5岁，诗集编年；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少年时期已经是才华横溢，博学多闻。

这位家学渊源的才子19岁中乡试副榜，27岁中第四名举人，在会试时却五次落败，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臚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

终其一生，龚自珍都仅是地位卑微的小官。但虽困厄闲槽，他却热心政事，屡屡上书，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1838年，林则徐受命前往广东禁烟，龚自珍写下《送钦差大人侯官林公序》，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

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的思想，在近代以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龚自珍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梁启超盛赞他：“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 300 余篇，诗词近 800 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五 郁达夫

1910 年的春天，15 岁的郁达夫第一次离开故乡富阳，在一位老秀才亲戚的陪同下，到末代清皇朝的杭州府考中学。在等待考后发榜的闲暇日子里，郁达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惬意。恰如他后来的诗所写的：“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郁达夫记忆最清晰的是茶馆。“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坐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而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

几经波折，郁达夫终于到杭州府中学读书，徐志摩是他的同学：“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杭州是省会，杭州府中学又是最好的学堂，年少才高的诗人在锦衣肉食官宦人家子弟的包围下，显得格格不入。敏感孤独的诗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买书和读书。在杭州，郁达夫精研了吴梅村的《吴诗集览》《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等书，“真正指示我以



郁达夫

做诗门径”，开始动手写作起来。同时，如同他在《孤独者》中所说，在杭州的时期也是他在整治上初步成熟的时期，使他有了更大的抱负和更高远的追求。

1913年，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1917年，他从日本首次回国探亲时到杭州，旧地重游，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西湖杂咏》。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同年10月，出版《沉沦》，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最

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

1928年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郁达夫与民国著名美女王映霞举行婚礼，随后的几年，虽没完全抛开上海的工作，但却常来杭州小憩，读书喝茶写稿，他的名作《迟桂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于杭州完成的。

在杭州住得久了，习惯了“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的生活后，1935年的秋天，郁达夫购进场官弄租屋南一块杭州救济院空地，开始动工起造自己的房子，“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这就是1936年建成的“风雨茅庐”。

然而，煞费心血建造的风雨茅庐，终于未能成为郁达夫的“永住之地”。建造风雨茅庐使天性潇洒不善营蓄的郁达夫欠了不少债务，为了挣钱养家，1936年年初，风雨茅庐刚刚落成还未正式入住，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任职，正是这次离别，拉开了他与王映霞的爱情悲剧的帷幕。仅仅一年之后，“富春江上神仙侣”劳燕分飞，

郁达夫的爱侣王映霞，成了别人的情人。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不久，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党员爱国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六月，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86年，杭州市政府将郁达夫杭州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及郁达夫殉难70周年，郁达夫杭州故居“风雨茅庐”正式对公众开放。

第四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西湖高僧隐士

西湖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声望卓著、道高德隆的高僧们在西湖山水之间特立独行、精进修持、大开法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西湖山水美景增光添彩，使西湖文化底蕴更加深厚。

一 慧理法师

慧理法师是印度僧人。晋咸和初年(326年)，他云游至武林山(今浙江杭州西灵隐、天竺诸山)，见飞来峰，叹云：“此天竺灵鹫峰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故山名“天竺”，峰名“飞来”，地名“灵隐”。于是慧理在飞来峰下建灵鹫寺(龙泓洞侧，明末毁)。

咸和三年(328年)，慧理在北高峰下建灵隐寺；咸和五年(330年)，在涧右建下天竺翻经院——原为翻译经卷之处，后因天竺山亦名“灵山”，曾改名“灵山寺”；而后又建灵峰、灵顺，故史称慧理“连建五刹”。据《灵山志》称，“飞来峰北麓有灵鹫寺，故峰随易其名”，“灵鹫寺后有理公岩(亦名燕寂岩)”。灵鹫寺的位置在今理公塔前，后人以为灵隐寺即灵鹫寺，实误。由于灵隐、天竺寺院由慧理创建，故后人尊奉其为灵竺开山祖师。

古时灵鹫寺与下天竺翻经院一涧而隔，同属一体，同一山门出入，故白居易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权德舆也吟咏：“石路泉流二寺分，寻常钟声隔山闻。”苏轼亦有诗云：“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至南宋时，天竺已另立山门，南宋书法家张即之(1186—1263年)在天竺山门石坊题书“佛国也”。

《灵隐寺志·开山卷》称：“慧理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据传，西溪石人岭下的夕照庵为慧理晚年退隐之处，现今龙泓洞侧的理公塔则为历代纪念慧理祖师的建筑物。

二 永明延寿大师

延寿大师，一名“永明延寿”，临安府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人，俗姓王，字仲玄，号抱一子。唐朝禅师，是中国佛教史上，首位透过宗门禅而融摄教、律，并提倡“禅净双修”法门者。

大师自少天资过人，16岁时，曾著《齐天赋》献于吴越王钱俶，大众推为才子。曾为吴越王余杭库吏，28岁时任华亭镇将，督纳军需。时见集市中鱼虾飞禽等，每生慈悯心而购之放生。后来因擅自

动用库钱买动物放生，事发之后被判处死罪。在押赴市曹处斩之际，面对死刑镇静自若，毫无惧色。自言：“吾为活数万生命而死，死又何憾！”文穆王知道他擅用库银并无一文私用，同时也赞许他的慈心善举，便将其特赦释放，并听其投明州四明山（今浙江鄞县境内）龙册寺翠岩令参禅师剃度为僧，法名延寿，字智觉。时乃公元933年，大师年方30岁。

永明出家后，白天执劳供众，夜晚习禅修定，每日以野蔬果腹，生活十分淡泊。他曾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待出定时，发现鸚雀竟筑巢在衣角中，如此禅定功夫非比寻常。之后，永明又参谒法眼宗天台德韶禅师，深受器重。一回，全寺大众出坡劳作，永明因听见柴薪堕地声而豁然契会，悟得玄旨，乃云：“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从此更加精进于道业，曾于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一日在禅观之中，见观世音菩萨以甘露灌其口，获大辩才，承嗣德韶之法，为法眼宗三祖。

建隆二年（961年），应吴越王钱弘俶之请，驻锡永明寺。永明延寿之禅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会通禅教，主张禅教一致。他在继承禅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和“即心即佛”、自修自悟等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华严宗和其他宗派的心性思想而建立自己的“一心”，其目的就是以禅宗的一心去融合佛教各个宗派，以一心去统摄佛教一切经教。所以他在其所编撰的《宗镜录》自序中称“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正是延寿一生弘扬的根本思想。他的其他著述基本上还是为了进一步阐述一心为宗的思想。这“一心”可谓“深心妙用”，从总体上讲，既契合达摩“以心传心，见性成佛”众生心性之旨，又不违法眼一系贵在圆融之风。

延寿大师启被后世弟子尊奉为净土宗第六祖，元代僧人优昙普度撰《莲宗宝鉴》赞叹永明禅师：“称宗门之标准，净业之白眉。”永明行解并重，既得师家之传承，又有实践的真功夫。”他开创的禅净双修，使净土宗普及于民间，著《万善同归集》《四料简》（出处存疑，不在《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中）等，为后世净土宗依据典籍。

三 禅月大师贯休

贯休（832—912年），唐末五代前蜀画僧、诗僧。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市游埠镇仰天田）人。7岁出家和安寺，日读经书千字，过目不忘。唐天复间入蜀，被前蜀王建封为“禅月大师”，赐以紫衣。

贯休是著名的诗僧，他的诗歌继承了聂夷中一派的传统，与贾岛、齐己等只歌咏山水与空苦生活的诗风大异其趣，常写讽刺之诗。他又有不畏权势的傲骨，在杭州时曾给吴越王钱镠写诗：《献钱尚父》。钱镠读后大喜，但要他把诗中的“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断然回答：“州既难添，诗亦难改。”不肯依附权贵。

胡凤丹《重刻禅月集序》云：“贯休一方外耳，而乃以悲愤苍凉之思，写清新俊逸之辞，忽而虎啸，忽而鸾吟，忽而夷犹清旷，神锋四出，又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噫！贯休亦奇矣哉，若夫证圆通于水月，参妙谛于烟云。一字一言，无非棒喝。”

贯休尝有句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时称“得得和尚”。有《禅月集》存世。

贯休还很善于绘画，以画罗汉最著，且都是奇形怪状的风格。《宣和画谱》记载贯休的画风：“状貌古野，殊不类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搞项，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存世《十六罗汉图》，是贯休绘画作品中辉映古今的名作。不管作品的创作风貌，还是笔墨技巧，历来都受到很高的评价。赫赫有名的《宣和书谱》就说：“以至丹青之习，皆怪古不媚，作十六大阿罗汉，笔法略无蹈袭世俗笔墨畦畛，中写己状眉目，亦非人间所有近似者。”

除了诗、画，贯休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益州名画录》：“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画师阎立本。”《唐诗纪事》：“休工篆隶。”宋人陈思的《书小史》也说贯休“工草隶，南土皆比之怀素。”由此可知，贯休善书法，由于俗姓姜，故称为“姜体”。贯休善狂草，其《观怀素草书歌》内容十分丰富，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怀素写字时的癫狂情态，还提示了怀素草书出神入化的根本原因，较全面地分析了怀素草书的运笔、结构和布局等特点，是一篇艺术化了的《怀

素草书论》，从中可以看出贯休对狂草的深厚修养和功力。刘泾的《书诂》曾将贯休的书法与怀素、辩光、高闲、亚栖等相媲美。

贯休曾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传《法华经》《大乘起信论》，“皆精奥义，讲训且勤”，为郡太守王慥所钦重。王慥离职后，新任太守蒋瓌开洗忏戒坛，也请贯休为监坛。

乾化二年（912年），贯休终于所居，世寿81岁。贯休圆寂后，其老友齐己禅师作了一首《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的诗，颇能道尽他的生平志事：“泽国闻师泥日后，蜀王全礼葬余灰。白莲塔伺青泉锁，禅月堂临锦水开。西岳千篇传古律，南宗一卷印灵台。不堪只履还西去，葱岭如今无使回。”

四 株宏莲池大师

株宏，杭州仁和人氏，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生于望族世家。父名德监，号明斋先生，母周氏。初习儒业，十七岁补诸生，以学识与孝行著称于乡里。株宏27岁丧父，32岁母亦永诀，遂决志出家修行，与妻子汤氏诀别，作七笔勾词弃家，投西山性天和尚落发，其妻随后也削发为尼。

株宏受具足戒后，策仗游方，遍参知识。参学遍融禅师，老禅师教喻：“勿贪名利，唯一心办道，老实持戒念佛。”大师拳拳服膺。后参笑岩宝祖，辞别向东昌的归途上，闻樵楼之鼓声忽然大悟。隆庆五年（1571年），入杭州云栖山，见山水幽绝，遂结茅卜居修念佛三昧。教化远近，衲子云集，云栖寺遂成一大丛林。

万历十二年（1584年），株宏编《往生集》，记传古今往生者之事迹。二十年，开法于杭州净慈寺，又兴戒坛之制，行自誓受戒之法。于山中及城内外造放生池，作《戒杀放生文》，诫害物命。弘扬净土，著《阿弥陀经疏钞》等，融会事理，统摄三根，至于渊奥。

莲池大师是从永明延寿以来，融禅净教律为一体之大成者，主唱禅净不二，念佛含摄万法之旨。大师以华严一即一切的圆融理念诠释念佛法门，认为念佛是大总持法门，含摄菩萨六度万行，囊括一大藏教理的精义。由是，大师不主张阅藏，应一心念佛。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底，莲池大师忽入城与诸弟子及

故旧告别，曰：“吾将他往。”回到云栖后，设茶别众，众人莫测其意。至七月朔晚，大师入堂曰：“明日吾行矣。”次夕，入丈室，示微疾，瞑目坐，城中诸弟子毕至，复开目云：“大众老实念佛，毋捏怪，毋坏我规矩。”众留之，师作《三可惜》《十可叹》以警众，面西念佛端然而逝。

株宏坐道场 40 余年，“其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而在家无与焉。缙绅士君子及门者，亦以千计，而私淑者无与焉。”最出名的有释广应、广心、大真、仲广、广涌等，以及朝野名士宗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打下了深刻印记。憨山大师赞他：“惟莲池大师的才具，足以经邦济世；悟性，足以传承心印；教理，足以契合根机；戒律，足以护持正法；操守，足以警励世人；规约，足以疗救时弊。”

五 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1880 年生于天津。其父李世珍本为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李叔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叔同是他的字。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据说，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他的大娘（李世珍的正妻）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大悲咒》《往生咒》。他的长嫂信佛，曾教他背诵佛经。叔同小时候，常在家与小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名声赫赫。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他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着“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 1918 年 8 月 19 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法名“演

音”，号“弘一”。从此一洗铅华，笃志苦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

中国佛教律学，故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大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弘扬佛法，合为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

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每天只吃两餐，过午不食，冬天也不穿棉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行僧，他出家时穿的一件衲衣，直穿到他圆寂的那一天，已打了200多处补丁。他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龕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

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正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这种研究与践行、弘扬上。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他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在我国近代文化、艺术、教育、宗教领域都留下卓越的印迹。

第六章 西湖风物

拥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迷人风光，西湖还聚集了众多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风物：甘醇的西湖龙井、博大精深的胡庆余堂中药、精美的官窑瓷器、华彩纷呈的丝绸织锦、风采翩然的西泠印社、历史悠远的石窟造像……凡此种种，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第一节 西湖龙井与茶文化

但凡喝茶的人，没有不知道西湖龙井的。它是我们目前最负盛名的绿茶珍品，声播海内，闻名遐迩。

龙井本是地名，位于风篁岭上，三国时东吴曾来这里求雨，龙井因此而得名。北宋时，高僧辩才居住此地，为方便客来客往，整治山林，开通山道，龙井一带方才旺盛起来。

龙井也是泉名，它和白鹤峰下慧禅寺内的虎跑泉，杭州植物园的玉泉一起被誉为杭州三大名泉。

龙井更是茶名。1985年，龙井问茶入选新西湖十景，从此不仅这里的茶叶，就连这里的风景也身价倍增。每年清明前后，谷雨时节，茶农采茶炒茶，香溢林下。游人慕名前来问山、问水、问茶、问茶道、更问龙井情，堪称西湖春游一大快事。

一 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产于浙江杭州西湖狮峰、翁家山、虎跑、梅家坞、云栖、灵隐一带的群山之中。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漫射，土层深厚，溪润长流，十分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发育。

西湖龙井分一级产区和二级产区，一级产区包括传统的“狮、龙、云、虎、梅”五大核心产区，二级产区是除了一级产区外西湖区所产的龙井。五大核心区中，“狮”字号为龙井狮峰一带所产，“龙”字号为龙井、翁家山一带所产，“云”字号为云栖、五云山一带所产，“虎”字号为虎跑一带所产，“梅”字号为梅家坞一带所产。

龙井茶素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称著，其外形挺直削尖、扁平俊秀、光滑匀齐、色泽绿中显黄。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香馥若兰；汤色杏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齐成朵，芽芽直立，栩栩如生。品饮茶汤，沁人心脾，齿间流芳，回味无穷。

二 历史渊源

西湖龙井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当时著名的茶圣陆羽在所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记载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正是西湖龙井的前身。

北宋时期，龙井茶区已初成规模，当时灵隐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茶”已列为贡品。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等匾额，至今尚存寿圣寺胡公庙、十八棵御茶园中狮峰山脚的悬岩上。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代，龙井茶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龙井附近所产之茶开始露面，有爱茶人虞伯生始作《游龙井》饮茶诗，诗中曰：“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詹卜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可见当时僧人居士看中龙井一带风光幽静，又有好泉好茶，故结伴前来饮茶赏景。

明代，西湖龙井茶崭露头角，名声逐渐远播，开始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明嘉靖年间的《浙江匾志》记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明万历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万历年《钱塘县志》又记载“茶出龙井者，作

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此时的西湖龙井茶被列为中国名茶。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西湖龙井茶。

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来到西湖龙井茶区观看茶叶采制，品茶赋诗。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还被封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茶驰名中外，问茶者络绎不绝。近人徐珂称：“各省所产之绿茶，鲜有作深碧色者，唯吾杭之龙井，色深碧。茶之他处皆蜷曲而圆，唯杭之龙井扁且直。”

民国期间，西湖龙井茶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扶持龙井茶的发展，龙井茶生产走上了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并逐渐发展为世界著名品牌。1981年、1985年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1988年，西湖龙井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上获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奖，被国际友人誉为世界名茶王国中的绿茶王后，从而赢得了“茶中状元”的美誉。

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西湖龙井茶从无名到有名，从老百姓饭后的家常饮品到帝王将相的贡品，从汉民族的名茶到走向世界的名品。

三 有关传说

传说在宋代时，有一个叫“龙井”的小村，村里住着一个靠卖茶为生的老太太。有一年，茶叶质量欠好，卖不出去，老太太简直断炊。

一天，一个老叟走进来，他在宅院转了转，说要用五两银买下放地墙角落的破石臼。老太太正愁没钱，便爽快地容许了。老头十分高兴，通知老太太别让其他人动，一瞬间派人来抬。

老太太想，这轻易地就能得5两银子，总得让人家把石臼干干净净地抬走。所以她便把石臼上的尘土、腐叶等扫掉，堆了一堆，埋在茶树下边。过了一会，老头还真带着几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来，一看干干净净的石臼，忙问石臼的杂物哪去了。老太太照实相告，哪知老头沮丧地一跺脚：“我花了五两银子，买的就是那些废物呀！”

说完拂袖而去。老太太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从手边溜走，心进而着实烦闷。

可没过几天，奇观发生了：那十八棵茶树新枝嫩芽一齐涌出，茶叶又细又润，沏出的茶幽香怡人。音讯传遍西子湖畔后，许多同乡来采办茶籽。渐渐地，龙井茶便在西子湖畔栽培开来，“西湖龙井”也因而得名。



西湖龙井

清代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四次来到龙井茶区观看茶叶采制，品茶赋诗。在归途中，将龙井茶叶带回给太后，太后喝后肝火顿消，连说这龙井茶胜似灵丹妙药。乾隆立即传旨将胡公庙前的十八颗茶树封为“御茶”，年年采制，专供太后饮用。自此，龙井蜚声海内外，问茶者络绎不绝。

四 茶馆

在杭州，过于浓情和热情的咖啡馆、酒吧是敌不过若即若离、闲情满溢的茶馆的。放眼全国，杭州人对茶馆的偏爱是数一数二的。据统计，杭州坊巷间有 700 多家茶馆，这些茶馆有以茶艺为主的，比如太极茶馆；有专门讲究茶馆生态环境的，比如门耳茶坊；也有集博物、欣赏、品茶于一体的文化性茶馆，比如和记茶馆、紫艺阁茶馆。

杭州茶馆的历史由来已久。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作为南宋京城的杭州，专营的茶馆已经遍布全市：“巷陌街坊，自有提茶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一事，点水邻里茶水。”在闹市区清河坊一带，就有“清乐”“八仙”等多家大茶坊，其室内陈设讲究，挂名人书画，插四时鲜花，奏鼓乐典调。在街头巷尾，还有提茶卖茶的。

明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也对杭州茶馆有很详细的记载。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

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移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专利号”。表明当时茶馆已有进一步发展，讲究经营买卖。对用茶、择水、选器、沏泡、火候等都有一定要求，以招徕茶客。

“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喝茶从来都不只是满足一种口感，杭州人尤甚。相比较于“摆龙门阵”的川茶馆，听曲赏戏的京茶馆，以及“饭前茶”的粤茶馆等，杭州茶馆则更讲究名茶名水之配，讲究品茗赏景之趣，有一种风雅、诗意的情致。

五 中国茶叶博物馆

在西湖西南面龙井路旁双峰村，有一个茶文化专题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中国茶叶博物馆是国家旅游局、浙江省、杭州市共同兴建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建筑面积 7600 平方米，展览面积 2244 平方米，倚山而筑，背倚吉庆山，面对五老峰，东毗新西湖，四周茶园簇拥，举目四望，粉墙、黛瓦、绿树与逶迤连绵、碧绿青翠的茶园相映成趣。博物馆主体由几组错落有致的建筑组成，以花廊、曲径、假山、池沼、水榭等相勾连，既有江南园林的独特韵味，又具淳朴清新、回归自然的田园风光。

博物馆以展示茶文化为主，设计有茶史、茶萃、茶事、茶缘、茶具、茶俗六大展示空间。

茶史厅介绍中国茶叶生产、茶文化的发展史；茶萃厅陈列了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及再加工茶等共 300 余个茶样实物，同时还陈列着各种紧压茶，如金瓜茶、笋壳茶、七子饼茶、方砖茶、茯砖茶等；茶具厅展示中国各历史时期茶具的演变和发展；茶俗厅介绍各地各时期的饮茶方法和礼仪，反映中国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在茶事厅，从茶树的种子、枝干到果实；从一片叶子到可口的茶饮料……只要转动转盘，各类茶叶适宜的冲泡时间、茶叶用量、茶与水的比例等知识一目了然；茶缘厅展示世界各地社会各阶层来此参观留下的墨宝。

六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展示空间，从不同角度对茶文化

进行诠释，起到了很好的展示效果。

第二节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

在中国，虽然有数不清的大小小中药号，但最有名的被公认的只有“两家半”——北京的同仁堂算一家，杭州的胡庆余堂算一家，广东的陈李济算半家。胡庆余堂承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广纳名医传统良方，精心调制庆余丸、散、膏、丹、精心制备丸散膏丹，济世宁人，因药效显著，被誉为“江南药王”。

一 胡庆余堂古建筑

胡庆余堂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清末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巨匠、摹江南庭院风格，耗白银三十万两创立的。

胡庆余堂占地约八亩，整个建筑形制宛如一只仙鹤，栖居于吴山脚下，是典雅、高寿的象征。

胡庆余堂是一座徽派建筑，但又汲取了江南住宅园林之长，布局合理，用材讲究，雕刻细致，装饰华丽，是国内难得的集江南建筑之长的清代前店后坊式商业建筑。

胡庆余堂是国内仅存的、保存最完好的晚清工商型古建筑群，1988年，它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胡庆余堂“戒欺”文化

在悠久的历史中，胡庆余堂沉淀的丰富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之精华，也是胡庆余堂百年老店经久不衰的法宝之一，其中要数“戒欺”文化最为深入人心。

是乃仁术

胡庆余堂门楼上现今还保留着创始人胡雪岩所立“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它表达了胡庆余堂创办药业是为了济世、广济于人。这四个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医者，是乃仁术也。”更反映了当时就有难能可贵的诚实守信和治病救人的仁义。数百年来胡庆余堂一直铭记这一祖训。

真不二价

胡庆余堂制药遵守祖训：“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所生产药品质量上乘，所以在竞争上提倡货真价实，“真不二价”。“真不二价”的横匾至今还悬挂在国药号大厅。

戒欺

胡庆余堂崇尚戒欺经营，著名的“戒欺”匾额系胡雪岩清光绪四年四月亲笔所写店训，它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戒欺的理念，涵盖方方面面，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不能有丝毫掺假，“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欺”是胡庆余堂以“江南药王”饮誉 100 多年的立业之本。

100 多年过去了，胡庆余堂几次易主，但始终秉承“戒欺”祖训、“真不二价”的经营方针，已成为保护、继承、发展、传播祖国五千年中药文化精粹的重要场所，是杭州人文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 年，胡庆余堂上榜中国驰名商标；2003 年，“胡庆余堂”被认定为浙江省首届知名商号；2006 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入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药号也被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尉健行、李瑞环、李岚清等先后亲临博物馆，并挥毫题词，殷勤勉励。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国药号已然成为全国最具历史风貌、最具人文特征、最具观赏价值的中华老字号，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双国宝单位。

三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药专业博物馆，它是在胡庆余堂古建筑群的基础上创建而成。参观者来到这里，既能博览中国医药宝库的精华，又能观赏胡庆余堂古建筑的风貌。

中药博物馆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米，分别由陈列展厅、中药手工作坊厅、养生保健门诊、营业厅和药膳餐厅等五大部分组成。

置身陈列展厅，就能从大量的介绍和宝物中，了解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了解华佗、扁鹊、李时珍等历代名人的轶闻趣事，在

观赏胡庆余堂现存的各种珍贵的制药文物的同时，领略全国著名中成药厂的风采。

在手工作坊厅中，置换着一些传统的制药工具，如明清的瓷瓶，象牙戥子、石制捣臼，以及碾子、乳钵等。经验丰富的老药工为观众做精彩的现场手工和中药材切



胡庆余堂中
药博物馆

片等操作表演，药工将一颗槟榔搁在飞刀下，顷刻化成 100 多片薄如蝉翼的槟榔片，令人叹为观止。参观者如果看后也想自己动手尝试，可以在“兴趣室”里用传统的手工操作工具，亲自体验古代的制药工艺，从中获得乐趣。馆内还设有中医传统养生保健门诊，模仿传统“中医坐堂”的问诊配药形式，为参观者切脉把针，提供各项医药保健服务。

营业厅是胡庆余堂对外营业的一个窗口，也是中药博物馆向参观者提供的选购药物场所。参观者在这里可以选购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地道中药材，胡庆余堂出品的各种优质中成药产品及全国各大中药厂的名、特、优产品。

药膳餐厅是中药博物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取中药之功能，中菜之风味，将闻名世界的中国菜与中医药科学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品尝佳肴中领略防病强身，延年益寿之妙趣。

四 “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 年），名光墉，字雪岩，安徽徽州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徽商。咸丰十一年（1861 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获得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阜康钱庄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胡雪岩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

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 400 余个，精制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病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告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被誉为“江南药王”。

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 2000 万两，当时生丝价格日跌，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反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胡雪岩高调坐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情况突然逆转——意大利生丝丰收，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剧变。事已至此，胡雪岩回天无力，次年夏，被迫贱卖生丝，家资去半。各地官僚听闻，竟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其所拥有的各地商号全部倒闭，胡庆余堂也宣布易主。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的绝大多数资产做了抵押。光绪二十一年，胡雪岩在凄凉的境遇中悲惨死去，他的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1921 年纱布交易所建立，也算是给乱坟堆里的胡雪岩一个迟到了 30 年的告慰。

显赫一时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终于一贫如洗。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没能给后人留下基业与向往。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第三节 传世瑰宝南宋官窑

宋代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江南一带由于富庶的地理条件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此外，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

婺州（今金华）、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

一 南宋官窑的建立

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廷。

由于靖康之难中宋朝宫廷的礼器法物及日常用器被金人席卷而去，故朝廷初到江浙时，对瓷器的需求量相当大，出了满足宫廷日用所需，还要大量用作祭祀礼器。学界认为，南宋初期朝廷对陶瓷祭器的倚重是由于当时的财力薄弱、铜料稀缺，无法大量重铸渡江时已尽毁的铜、玉礼器，故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多数祭器从简，改用陶瓷器及木器。

为了迎合皇室喜好，制瓷工匠们在日用瓷和陈设瓷的构思上别具匠心，追求新、奇、特的艺术造型。但制作代替铜玉祭器的祭祀礼器，在造型设计上决不允许随心所欲，必须严格按照三代礼器的形制制作，这就要求朝廷必须自行建置并派官直接管理窑厂，以便完全按照宫廷要求生产。

关于南宋官窑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一书：“政和间（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洳，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可以确认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直至1996年发现的老虎洞遗址，才逐渐得以确证。

二 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专设的御用瓷窑，它烧制的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在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一项旨在保护我国著名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古陶瓷文化、丰富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建设工程随之拉开帷幕。

博物馆采用宋代风格的短屋脊、斜坡顶的仿古木构架形制，造型庄重、风格独具，1991 年建成，是我国第一座依托古瓷窑址建造的陶瓷专题博物馆。

全馆陈列面积约 2000 平方米，设有 3 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展示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文物，勾画出了中国古代陶瓷的演进历程；第二展厅详尽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和器物类别，生动地再现了其往昔的风姿神韵；第三展厅为临时展厅，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出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展览。

三 青瓷瑰宝官窑瓷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是相符合的。

如文献所述，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分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

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出现几率不大，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是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

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

南宋官窑青瓷的美主要不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醇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

第四节 丝绸之府源远流长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一 丝绸之府杭州

杭州丝绸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距今 4700 年的良渚文明时期，那时，杭州的先民已经能种桑、养蚕、织帛和制造原始的缫丝工具。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之策。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绫类已有“天下为冠”的盛誉，成为宫廷贡品。南宋时，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由此而称“丝绸之府”。

杭州丝绸质地轻软，色彩绮丽，早在汉代，已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丝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诗句也道出了当时杭州丝绸的水准之高，旧时清河坊鳞次栉比的绸庄更见证了丝绸经济的繁荣。

杭州作为“丝绸之府”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民众根基的。杭州的丝绸织锦是精致、和谐之美的集大成之象征，拥有“东方艺术之花”的美誉，它们不只是单纯的生活消费品，它们承载了杭州人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感悟。马可波罗在元初游历杭州时说：“杭州生产大量的丝绸，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是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

冰心老人曾经说过：“在浙言商，首推丝绸”。杭州是国家命名的“六大绸都”之一，杭州市余杭区是国家确定的“丝绸织造基地”，杭州已连续举办四届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全国丝绸信息中心也坐落在杭州，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杭州具有发展丝绸产业的独到优势。

二 杭州丝绸品类

杭州丝绸已形成了从蚕茧供应、缫丝、丝织、印染、丝绸服装到丝织机械等配套的生产能力，常年生产绸、缎、绵、纺、绫、纱、绒、绢等 14 大类，200 多个品种，2000 多个花色。图景新颖，富丽华贵，花卉层次分明，人物栩栩如生，许多产品荣获国家部优或省级优质产品奖，远销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丝绸的品牌也很多，都锦生、万事利、凯喜雅、喜得宝等等，

都是响彻世界的丝绸名品。

织锦是指有花纹图案的丝织品，成品富丽华贵、色彩斑斓，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之为“天上取样人间织”。杭州织锦分为织锦缎、古香缎和都锦生织锦三大类，其中都锦生织锦运用纹工技术表现摄影、绘画艺术而独具特色。品种主要有人像、风景、台毯、靠垫、床罩，以及提花窗帘、头巾、披肩、室内装饰面料和少数民族袍料等。人像、风景类杭锦多以中国古代绘画或摄影作品为粉本，尤以西湖风景为代表，分黑白、彩色两种。黑白景以白色真丝为经线，黑白两色人造丝作纬线，通过纹样组织变化，表现水光山色，雾雨阴晴，以及中国水墨画的艺术效果。优秀作品有《江山万里图》《丝绸之源》等。

与杭州丝绸交相辉映、分割不开的还有同样作为工艺饰品的杭扇和杭伞。杭扇装饰优美，制作技艺精湛，千百年来，已淬炼成展示杭州精美文化的工艺瑰宝。

杭州的绸伞也很有名。以竹为骨，以绸为面具有优美的造型和绚丽的色彩。伞骨选用富阳淡竹，这种竹枝干修长，篾匀皮薄轻便灵巧；伞面选用特制的杭绸覆盖，质薄轻柔，透风耐晒。制作极为精细。伞面的颜色有红、黄、蓝、绿等 22 种，图案用刷花、绘花、刺绣、刷绣等不同方法制成，有虫鸟花卉、西湖风景等许多种。伞，一件普通的雨具，但在杭州，它则寄予和演绎了万千情思，西湖绸伞轻舞倩影，摇曳出了旖旎的西湖人文风情。

三 中国丝绸博物馆

在杭州，还有一个专门的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玉皇山路，是第一座全国性的丝绸专业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博物馆。占地 5 公顷，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陈列面积 3000 平方米。

中国丝绸博物馆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的丝绸历史及文化，其基本陈列包括序厅、历史文物厅、蚕丝厅、染织厅、现代成就厅等五部分。

序厅造型是一座高耸于大厅中央的宋代提花织机模型。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提花机型。序厅的左右两壁分别是丝绸年表和丝绸之

路的展示图，概述了丝绸历史与丝绸之路，从历史的纵横告诉观众丝绸源于中国，传播到世界。

历史文物厅按时代分为两个厅：一厅主要介绍从新石器时代到宋辽元时期丝绸发展的历史；二厅则专门展示明清丝绸皇家传世珍品及考古出土实物，以大量的历代丝绸文物和图片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悠久的丝绸文化和高超的生产技术。

蚕丝厅主要展示蚕的自然属性，采用科普教育的半封闭式陈列，通过“神奇的变化”“家蚕最爱吃桑叶”“蚕体的奥秘”“蚕茧”“蚕丝”“美丽的吐丝昆虫”“蚕农的家园”“蚕桑利用”等8个方面揭示从蚕到丝的奥秘。以桑、蚕、蛾标本与色泽艳丽图板为主要展陈手段，采用多媒体形式，安置了数台触摸屏来展示蚕选择桑、蚕结茧过程、蚕器官及蚕乡蚕俗。

染织厅是在一座座别具地方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内展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染织生产工艺，如果观众有兴趣，也可拿起梭子坐在古老的织机前，亲自体验手工织绸的艰辛，也可用针线、笔体会制作扎染、手绘等手工艺品。

现代成就厅是新中国丝绸业的一个缩影，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丝绸生产、丝绸科研和丝绸贸易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馆内还有机动厅，举办各种临时展览。

第五节 金石胜地西泠印社

印章，从“信物的凭证”和“权威的象征”，发展到篆刻艺术，历经3700多年漫长的演变过程，如今已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在方寸之间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艺术享受。西泠印社在贯彻“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宗旨的基础上，为推动中国印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推广印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为提高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知名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西泠印社发展历程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因其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印学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

1913年，西泠印社举行了建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定名西泠印社，修启（西泠印社成立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发展社员，公推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印社经过十年的建设，初具规模，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

此后20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

受西泠印社影响，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来中国进行交流并加入印社。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海外社员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西泠印社促成、推动了周边汉字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二 西泠印社社址

西泠印社坐落于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南接外西湖。占地面积7088.8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749.77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处明清古建筑遗址，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园林精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



西泠印社

“湖山最佳处”之誉。

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一层叠一层，井然有序，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

印 藏

李叔同弘一法师祝发前将其所刻印章全部捐给了西泠印社，印社便把它封藏在山崖间，故名印藏。柏堂后有两条小径可通山顶。曲径在树林香花中蜿蜒，亭榭在山坡上散布。山腰有印藏，旁有铭文。印藏二字为日本籍印社社员所题。下有印泉，泉不大，泉水清湛。又有仰贤亭，亭壁嵌石上刻着印社先贤像，供人观瞻。该处牌坊上有副对联，即事取材，即地取材，妙趣天成：

旧雨新雨，西泠桥畔各题襟，溯两汉渊源，藉徵鸿雪；

文泉印泉，四照阁边同别藓，挹孤山苍翠，合仰名贤。

阿弥陀经幢

位置西泠印社遁庵东，小盘古北岩石上。攒尖顶石柱状，高110厘米。1923年6月，由吴隐之子吴熊捐资建造，印社将弘一大师所书“阿弥陀佛经”勒于石柱上，每面八行，每行39字。幢下有石刻吴隐题行书“隐闲”，款识为楷书三行，12字。该经幢是我国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的一处重要史迹。

华严经塔

是西泠印社建筑制高点，为西泠印社的标志性建筑。此处原为古四照阁旧址，1924年西泠印社同人迁四照阁于凉堂之上，于原址建华严经塔，又名西林塔或西泠印社石塔。经塔呈八角形，共十一层置于须弥座上，每级中间雕有飞檐，檐角悬挂铃铛，微风过处，似有铃声泠泠成韵。石座边缘刻着十八罗汉像，底层刻有佛教《华严经》经文。《华严经》是佛教的主要经典，筑塔藏经，一般用于广结佛缘、弘传佛教，是佛教实现其以慈悲普度众生理想的重要方式。

汉三老石室

位于西泠印社观乐楼南，文泉西。建于1921年。内藏迄今为止浙江省最古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及自汉魏以来至明清各代的原始石碑十多块。汉三老石室整体外形仿吴越宝篋印经塔（阿育王舍利塔），重檐攒尖顶，顶部又是一个小型的石质宝篋印经塔，造型结构是仅有孤例，在建筑艺术上有很高价值。

三老石室上多有楹联匾额。石室门楣有匾额“汉三老石室”，楷书，冯煦1923年书。石墙上有楹联三副，其中门旁有楹联两副，中间一副为丁上左撰，黄葆戉1925年书：“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此联外还有一联，1924年张钧衡集葩经。上联“我思古人有扁斯石”，下联“其究安宅莫高匪山”。北面石柱上有一联，由朱景彝1924年题：“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千秋。”

三 中国印学博物馆

中国印学博物馆是由西泠印社筹建的我国第一座集文献收藏、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印学专业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6000余件。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宜人的自然风光相融合，使之成为一座国家级的园林式博物馆。

由正门步入大厅，迎面是一扇花岗岩浮雕玄关，上面镌刻着数枚细腻精致、典雅富丽的印章，浓缩了印学3000年的历史，这便是“历代玺印厅”。随着脚步的挪动，历史从远古的商殷时代开始流淌，那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实物，向人们娓娓诉说着印章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从捺印纹样到作为凭信器物的演变过程，随着历史的变革，玺印在形制、印材、情趣及铸凿工艺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的迥异风貌。

“流派印章厅”名家汇集，流派纷呈。有开一代印风的文彭、何震；有以丁敬为代表的“西泠八家”和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有“晚清六家”吴让之、吴昌硕、赵之谦、胡钁、徐三庚、黄牧甫等。

“印材厅”内汇聚了金属、矿石、陶瓷、动物、植物等五大类上百种质地的印材。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巴林石四大名石姿态各异、色彩瑰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古代印章以金属铸凿为主。唐宋以后，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和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治

印多由文人篆印，工匠刻之。元末明初，由于以石为主的印材的普及和流行，印章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印材逐渐触及牙、角、木等，开文人自篆自刻直接完成创作的先河，从物质上奠定了篆刻艺术的发展走向，并引发明清篆刻艺术的勃起。

“印学厅”中，展示的是印谱的集辑和篆刻家们的印学论著，其中的《集古印谱》、清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清陈介祺《石钟山房印谱》等都是传世最早的珍品。对印学的发展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此外，还有“印廊”“印人书廊”“吴昌硕纪念室”“篆刻创作研究室”“题襟馆”“仰贤厅”等景观，无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 西泠印社名人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在国内外印学界金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声名远扬，也使得西泠印社成立以来一直都深具号召力。这里且选取三位略做介绍。

吴昌硕

（1844—1927年），初名俊卿，初字香圃，又字苍石、仓石、昌硕，一作昌石，号缶庐。浙江湖州安吉县人，寓居上海。1913年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书画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被誉为四绝，为纵跨近、现代的杰出艺术大师。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钟繇、王羲之，得力于石鼓文，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篆刻钝刀直入，苍劲雄浑。他将书法、篆刻的行笔、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独特的画风，对后人产生极大的影响。著有《红木瓜馆初草》《缶庐诗集》《缶庐别存》等。1949年后，杭州、安吉、余杭上海等地建有五处吴昌硕纪念馆（室）。

赵朴初

（1907—2000年），安徽太湖人，长年居北京。1993年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曾任华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1996年，他听闻《西泠艺丛》即将复刊，寄来5000元人民币资助。1997年为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他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建议给予扶持，并为中国印学博物馆题写馆名。

启 功

（1912—2005年），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居北京。2002年10月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著名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早年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散文、历史诗选和唐宋词教学和研究，他的书法、绘画、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著有《古体字体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书画留影册》等。

第六节 石刻艺术蔚为大观

石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

一 飞来峰造像

飞来峰是一座高约168米的石灰岩山峰，山上怪石嶙峋，奇幻多变，石间分布着五代至元代的造像约300多处，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一处造像群。飞来峰造像群中五代时期的造像至今尚存有10多尊，都是佛教“净土宗”的“西方三圣”，分布在山顶和青林洞的洞口处。在青林洞入口的西侧有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滕绍宗舍钱雕造的弥陀、观音、势至等像，是飞来峰有题记的造像中时代最早的一龛，龛中的三尊造像都是坐在高束腰仰莲须弥座上，身后饰有火焰纹的背光，带有晚唐的造像风格。

北宋的造像最多，有 200 余尊。分布在金光洞内的是小罗汉。玉乳洞内的是六祖像，形体较大，是天圣四年（1026 年）的作品，风格比较古朴。青林洞南口的崖壁上有一龕乾兴元年（1022 年）的浮雕“卢舍那佛会”，浮雕的技法娴熟，结构完整，形象生动。冷泉溪的南侧有一龕南宋的弥勒像，雕像粗眉大眼，喜笑颜开，袒腹踞坐，像的两侧围绕着十八罗汉，罗汉的布局依山就势，有静有动，各具姿态，神态各异。

元代的造像有近 100 尊，其中的题记清晰可辨的有 19 尊，雕刻精美，保存较为完整。这些造像多分布在冷泉溪的南岸和青林、玉乳等各洞周围的悬崖峭壁上。佛像高耸螺髻，上呈尖状，斜披衬衣，袒露右胸和手臂。菩萨则佩戴宝冠、薄纱或者裸露上身，面容清秀，身材窈窕，在继承唐宋传统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富有藏、蒙等少数民族的艺术特色。

中国中原地区的石窟艺术，从晚唐开始就走向了衰落，而飞来峰的五代、宋、元石刻造像正好弥补了这一缺环，特别是元代的造像，刀法洗练，线条流畅，在中国古代造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慈云岭造像

在慈云岭南坡的石壁间，有慈云岭造像。它们是西湖风景区现存年代较早、艺术性甚高的石窟造像，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岩壁造像完好，共有大小二龕。主龕横长，宽 10 米，高 5.8 米，龕内圆雕造像 7 尊。中间的三尊坐像，为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阿弥陀佛高 2.45 米，头顶螺发，身披袈裟，偏袒右肩，双手相叠，置于脐前，作禅定印，两足心刻八辐法轮。左侧观世音，头戴宝冠，上饰化佛，两侧宝缙垂肩，右手执柳枝，左手置于脐前。右侧大势至，宝冠高髻。三尊造像均作全跏趺坐式。莲花座花瓣饱满，下设须弥座。身后皆有背光，中间内雕缠枝牡丹，边缘饰火焰纹。三尊造像两侧，是两尊菩萨立像，高 2.72 米，再两侧是金刚力士像，高 2.92 米，戴盔穿甲，腰系草带，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执长杆宝钺。龕内上部雕有飞天和迦陵频伽，

飞天头戴宝冠，身着天衣，肩披帛带，手举花束朝着弥陀飘舞散花。其后的迦陵频伽，人首鸟身，背上着翅，尾随而至。龕楣上石刻祥云缭绕，七尊佛端坐云际，左端文殊骑狮，旁有拂菻；右端普贤骑象，旁有獠蛮。主龕除去两尊金刚力士面部较为完整，其他菩萨的面部均有损坏，现有修缮，但补上的跟原来的有些格格不入。

主龕右侧有一地藏龕，坐北朝南，高2.6米，宽2.33米，内雕地藏和左右供养人。正中圆雕地藏菩萨，高1.96米。光头长耳，作和尚打扮，外披通肩袈裟，左脚踏莲花，内着衬体衣，半跏趺坐式，面相圆润，深沉恬静。地藏菩萨的两侧侍立供养人，束发，穿交领衫，系长裙，神态恭敬虔诚。龕的左侧引出云头，绕向龕外上方，云际间浮雕“六道轮回”。“六道”乃佛家用语，指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两侧供养人的面部亦有损坏，现有修缮。

关于慈云岭造像的成像时间，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上石龙永寿寺，在慈云岭下，天福七年（924年）吴越王建，旧名资延，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今额。”此外，在主龕造像的左外侧，有一块石碑，题额上刻有“新建镇国资延遐龄石像之记”，下面则是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年）惟性和尚镌刻的《佛牙赞》一首。《佛牙赞》是赞颂佛牙而非关乎造像的，碑文内容与题额毫无相关，可见是惟性和尚凿去了原应有的“石像之记”，改刻成“佛牙赞”的。而且从时间上说，大中祥符元年时寺名已改为“上石龙永寿寺”。由此可见，慈云岭造像是吴越王在创建资贤寺时所雕琢，“新建镇国资延遐龄石像之记”的石碑题额，是为造像时的原刻。

慈云岭造像



三 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

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位于杭州紫阳山东麓宝成寺崖壁上，是元至治二年（1322年）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嘉努所凿。现寺旧址仍在，修复完好。

龕形呈横长方形，龕顶略有弧度，高2.45米，宽4.1米。龕内又开三个小龕，中间为本尊麻曷葛剌像，左侧为文殊骑狮像，右侧为普贤骑象像，三像后为尖拱形火焰背光。龕楣上有浮雕金翅鸟三只，左右还有飞鸟和奔兽。大龕北侧壁有元代至治二年汉文造像题记，十分珍贵。

“麻曷葛剌”为梵语“大黑天”，佛教中的“战神”。造像高1.38米，容相威怒，脚踩魔女。龕外左边刻有造像题记。麻曷葛剌佛像现在全国仅此一处，保存完好，刀法简练，和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相比有不同的风格，因此这处造像是研究藏密“梵式”造像发展的重要实物。

四 杭州碑林

杭州碑林位于杭州孔庙内，是浙江省最大的石刻博物馆。

建筑格局规整大气，风格的古朴典雅。其内收藏着唐至清代各类碑刻500多石，荟萃了自五代到清代帝王御笔、地方史料、名家法帖、人物画像、天文星图、水利图刻等，其中以宋高宗的《南宋石经》、贯休的《十六罗汉像刻石》、李公麟的《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刻石》以及五代的《五代石刻星象图》等最为闻名。此外，还有王羲之、王献之、苏东坡、米芾、祝允明等历代书法名家的手笔刻石和南宋及清代的帝王御碑，更值一提的是一批史实碑，记载了杭州及周边城镇有关兴修水利、筑海塘、盐运等史实，为研究杭州的水利及推动杭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因而被称为是杭州的一座融历史、科学、艺术为一体的“石质书库”。

第七章 西湖治理发展

湖泊是很容易沼泽化的，历史上浙江曾有不少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从湖泊的面积来说，有的比西湖要大几十倍，但都逃不过沼泽化的演变过程，最终遭遇人为的围垦而湮废，从地图上完全消失。而西湖，自成湖之日至今，虽经历盛衰，仍以一湖清碧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显然要归功于人为遏制其自然沼泽化过程的努力。在其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治理和改造，修筑堤坝，疏挖湖泥，清除葑草，修砌湖塍，从而不仅使西湖免于被湮废的命运，而且使它从一个普通的自然湖泊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胜地。

第一节 西湖的治理

西湖原是一个天然湖泊，它毗连繁华的城市，又环以群山，特殊的地理形势和风貌，使它比一般的天然湖泊更容易湮塞。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 40 多年，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而在他浚湖以后不到 100 年，湖面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北宋时苏轼曾两次来杭任职，第一次来时，看到湖中葑草蔓合占十分之二三，16 年后再次来杭，看到西湖已有一半都长满葑草了。若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出 20 年，西湖就将湮灭了，可见沼泽化的进度之快。西湖之所以没有走上沼泽化之路，完全是因了历代无数贤郡守带领百姓浚治之故。

一 西湖治理的必要性

既然在浙江、杭州地区，许多湖泊都因沼泽化而消失了，为什么人们不去治理其他的湖泊，而唯独对西湖进行持续不断的修治呢？这就要联系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作用了。

苏轼曾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清代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中也有“深广西湖，为探本之计。不惟潦岁能纳，并资旱岁多蓄”之句。可见西湖始终对杭州的民生有着莫大的重要性。

隋代废钱唐郡，置杭州，并将州治迁移到钱塘县柳浦西，就是今天的江干一带，依凤凰山筑城。至隋末，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已升为杭州州治的钱塘县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因此，一跃而成为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生齿日繁，首先面临的的就是水源的供给。

杭州原本是钱塘江和东海的故地，虽经沧海桑田，成了陆地，但地下水还是咸苦不能饮用。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河水都是咸的，老百姓只能到西湖去取水饮用，产生了杭州城市对西湖水的依赖关系，这就迫使初期建立的州县不得不紧靠西湖，以缓解供水问题。因此，就民生方面而言，西湖对杭州城最直接的效用即在于生活用水的提供。

北宋时，苏轼在其上奏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提出了西湖一系列的作用，譬如作为放生池为皇帝祈福、灌溉下游农田、满足市河供水、保证酿酒所需水源等等，而其中一条西湖必浚的硬道理是：“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理由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如果西湖湮废，杭州民众无水可用，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不复存在。因此，六井的修建，始自引湖水以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

南宋迁都杭州，杭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时人周必大《二老堂杂记》中，记载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

的杭州俗谚；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追述了当时城中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可知在南宋时期，西湖仍是杭州重要的用水来源，以致纵然西湖并非城中引水的唯一来源，但仍然留下了“西门水”的俗谚。而南宋各代地方官府对西湖的浚治也确是不遗余力的。

除了提供城中的生活用水之外，农田灌溉也是西湖的一个重要功能。唐代白居易“惟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的诗句，即已指出了西湖在旱季时对下游数千农田的灌溉之功。

如此，作为杭州城市居民主要的饮用水源和杭城以北大片农田的灌溉水源，西湖水的存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系到本地民众的生计利害和社会安定，“譬如人之身有血脉，通则安，滞则患也”。因此对西湖的保护和治理，受到历代有作为的地方官的高度重视。

除了以上的这些理由以外，西湖作为风景旅游湖泊，秀丽的湖光山水也是决定它不能被湮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越到后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显得越突出。特别是从五代吴越国进入到北宋、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功能——旅游业，被迅速开发为别具一格的风景区。上自官家富豪，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这样一个公共的休憩大公园。事实上，到元明以后，杭州的地下水水质已逐渐变好，不再是斥卤之地了，而下游农田的灌溉也逐渐不再依赖西湖水源了。此后对西湖的疏浚，特别是清朝以后，主要就是为了观景的需要。

二 西湖历史上的治理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最早对杭州的水利进行治理的人是东汉时的华信。

华信，史籍未详载其生平，今日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得知他是东汉时人，曾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议曹。在汉代，议曹是地方郡守的属吏，协助郡守进行日常的政务工作。

在东汉时，钱唐县已有一定的发展，经济也比较发达，但是县境南面濒临钱塘江，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来势凶猛，经常侵入城内，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根据南朝刘宋元嘉间（424—453

年)曾任钱塘县令的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当时为了根治这一灾害,守护地方百姓的安宁生活,抵御潮水的冲击,以议曹华信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向县内一些有钱的大户募集筑堤用的资金,然后用这些钱招募百姓运土石到“县东一里许”的钱塘江边,用这些土石在西湖与江海之间修筑起一道捍海塘,用以阻遏潮水的入侵。捍海塘修筑成后,海水再不能进入城中,从此西湖终于与大海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内湖。

华信以后,再次对西湖的治理大概要到唐代了。

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虽然号称水乡,地下水却十分咸苦,不能直接饮用,老百姓只能到西湖中取水,生活十分不便。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城内居民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从地下引水入城的方法,组织民工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了六口井。这六井,与常见的普通水井不同,而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蓄水池,里面蓄积的是通过管道引来的清澈的西湖水。

六井中最大的为相国井(相国即指李泌,因其曾官至宰相),在甘泉坊清河中,今天的井亭桥一带;其西面是西井,又叫化成井;相国井的西北面是金牛池,或叫金牛井;金牛池再往西北向沿着湖岸修建的是方井,俗称四眼井;而白龟井则又继往西北,在钱塘门里,即原先的钱塘县治旁,今天的龙翔桥附近。小方井在最北面,俗称六眼井,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历经千余年的风霜,现在六井已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还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幸存。

六井的修建,解决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用水困难,疏通了城市发展的瓶颈,使杭州的城市区域不再局限于南部的山麓地区,而是逐步向城北开阔地带拓展,渐渐地从一个边地小郡发展成为东南部的繁华名郡。从此以后,“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六井为杭州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西湖也因民生所系而变得日益重要。李泌以后,后世的杭州地方官吏都将解决城市居民的饮水问题作为疏浚西湖的一个重要理由。

李泌以后,他的后任“只管催刻,并不问及民间疾苦,日积月累,

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直到穆宗长庆年间，杭州才迎来了对西湖的治理做出卓越贡献的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多不胜数，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治理西湖。

当时，由于西湖泥沙淤积，造成湖床抬高，蓄水量大为减少。城东北直至海盐一带的上塘河沿岸仰湖水灌溉的千余顷粮田，由于湖水不足，一到夏秋，常闹旱灾，影响了农业收成。在对西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后，白居易总结出“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于是，他决定疏浚西湖，筑堤建闸，以增加湖的蓄水量，遂由石函桥筑堤，迤北至余杭门（即今天之武林门），“外以隔江水，内以障湖水”，这就是白居易所修的“白堤”。筑堤以后，他又担心湖口上水位高，容易泄走，便设立水闸，把湖水贮蓄起来，按时启闭。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员利用春天多雨的机会，将这一季的降水尽可能地蓄积起来，不令其无谓地流失，如此，既可保证城内百姓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又能调节雨季和旱季的水量。

白居易在唐代修筑的这条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而他在任职期间所营建的西湖胜景，也成为日后历代贤牧良守为西湖的存留奔走呼告的一个文化层面的原因。

除修筑西湖湖堤以外，白居易在杭州所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水利工作便是浚复六井。在李泌修六井以后，至此已40多年，城内的六井由于岁久失修，常常出现缺水的现象。白居易在经过考察后发现，缺水的重要原因是“阴窦往往湮塞”，即引水管道不通，导致湖水不能顺畅地输送到井下。因此他又重新浚治了六井，疏通了送水管道，如此，“虽大旱而井水常足”，保证了城里居民的正常用水。同时通过城内的输水管，还可以将湖水引入运河，再顺势流入需要灌溉的下游农田。

修湖竣工后，白居易还特意用浅显易懂、口语化的文句作了《钱塘湖石记》，详述湖水保护管理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刻石于湖畔，

给后任者留下了几项管理西湖的须知事项。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西湖的管理法规。

在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之余，白居易对西湖景观的改善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明人张岱在《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玉莲亭》中曾记道：“白乐天守杭州，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于西湖种树数株。富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历任多年，湖葑尽拓，树木成荫”，“倚窗南望，沙际水明，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此景幽绝”。当时白居易在杭州做官，政务清平，打官司的人不多。凡有穷人犯法者，罚他在湖边种树；富人要求赎罪的话，令他在湖上开垦几亩葑田。如此，他在任几年后，湖边田茂林阴。

西湖的全面开发，是从五代吴越国时期开始的。根据文献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杭州只有15380户，总人口仅有79515人，而到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六井远远不能满足全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需求。

为了解决城中居民的饮水用水，钱镠“开井九百九十眼”，大举引水。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镠开的。今天杭州延安路北段现科技馆北人行道上还有钱王井的故址。

钱塘江通大海，而杭州正位于钱塘江到杭州湾的出口处，这里风大浪急，日受两潮，潮水势壮，潮汐作用强，常涌出江岸，因而使钱塘江岸受到严重的冲刷破坏，导致水患时有发生，威胁到都城的安全。为了防止水患，保护杭州城不受潮汐的侵袭，钱镠增调军民数十万人，修筑捍海石塘。这条捍海石塘是杭州城有史以来第一条用竹笼、石头、巨木筑成的堤塘，也是世界筑海塘史上的一个创举。

钱氏捍海石塘的建成，不但解除了钱塘江对杭州的潮患威胁，保护了杭州城内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使江岸“少土渐积，岸益戍焉”，奠定了杭州城基，同时也加速了土地淡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后，设立大量都水营田司，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宝正二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他创建了西湖最早有组织、有规模的执法管护队伍——“撩湖兵”千人，封闭出水口，芟除湖草，深挖湖底淤泥。此后，西湖

的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撩湖兵制被废，西湖复又湮塞。

宋代，在苏轼治湖以前，西湖虽有零零星星的整治，但一直未有彻底全面的治理。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来杭州出任知州。当时杭州水旱交加，民生恐慌，西湖湖面近半已经淤塞，旱时濒湖良田得不到灌溉，雨时杭州城内几成泽国。而运河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水源补充，变得干浅，城中水运也陷入困境。面对这种情况，苏轼着手赈灾安民、疏浚运河、修缮六井。这一系列行动，使杭州城的老百姓看到了新任知府对当地百姓疾苦的关切，也看到了治理西湖的希望。于是本州的父老农民“相率诣轼陈状，凡一百五十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湮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请求苏轼疏浚西湖。

这些建议坚定了苏轼疏浚西湖的决心。待修完运河与六井后，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轼又开始为西湖请命，上书宋哲宗，写下历史性的文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请求发放度牒、筹款治理西湖。得到批准后，一场前所未有的西湖整治行动开始了。从4月28日兴工，自夏到秋，除了奏请朝廷以当年赈济本路灾民多余的粮米一万多贯、度牒一百道移作开湖费用外，对于不足部分，苏轼又发动全城募捐，还写字作画出售以募集资金，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不数月，终于把西湖治理好了。关于浚湖的具体过程，可以从苏轼所上的《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了解大概的情形。

疏浚中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被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的长堤。苏轼以艺术家的眼光，将长堤修在偏西一侧，使湖分里外，大小参差。堤上种植了芙蓉和杨柳，“望之如画图”。另外又在堤上建了六座石拱桥，使堤两侧的湖水可以相通。“六桥宛转饮长虹，踏草穿花兴正浓”，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

为避免西湖再次湮塞，苏轼将新开出的湖面分给人户种菱。规定西湖水面原先没有葑草的地方不许人佃种，而在原有葑草之处，在除去葑草后，募人种菱于西湖内，既可以防止葑草再生，又可将

所售菱款用作今后治湖的费用，使西湖今后永无葑草湮塞之患。为防止日久以后佃户侵占水面种植，他又在湖面新开界上建立三座小石塔，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积。这三座石塔，后来变成“三潭印月”景点，成为苏轼治理西湖的标志之一（原塔已在元代毁去，现在石塔为明天启元年所建）。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这是苏东坡在西湖筑堤之后所赋之词。苏东坡在杭期间，尽心竭力，疏通运河、重修六井、治理西湖、修筑长堤，成为历代杭州郡守的楷模。从他的时代开始，展现了天堂初景。可以说，西湖是从这时起，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风景胜地。

南宋时期，杭州作为行都，西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届地方郡守，都视治理西湖为重要政绩。在南宋定都杭州的次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临安知府张澄就立即开始治理西湖，到南宋灭亡为止，共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疏浚。因此，总体上来看，“终宋之世，湖无壅淤之患”。

南宋灭亡以后，杭州从都城降为江浙行省省会，改名杭州路。南宋时期湖上的烟水暖风、四季美景，被元朝统治者认为是导致南宋君臣沉溺于寻欢作乐而终于亡国的祸根，“其时君相淫佚，荒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元愆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因此在元朝统治近百年时间内，除了元世祖至元年间曾一度疏浚过西湖外，未曾对西湖做过像样的疏浚。

到元朝后期，据元人笔记记载，西湖沿边泥淤之处，一些富豪贵族常常沿湖围田，强占湖址为自家的园圃池荡，将西湖用篱笆圈起来，在里面种植菱芡桑柘，甚至填土为田，或畚筑为居，此时的西湖，已经是环湖荒芜，河堤倒坍，湖周泥土淤积，湖面杂草蔓合，状如荒野，满目凄凉。

明代初期，官府在对西湖的处理上，依然持续着与元代类似的做法，将亡国责任推给西湖，任凭人们“种菱牟利”，延续了对西湖放任不治的态度。如此，经过元代和明初百十年的荒废，西湖堤岸坍塌，湖中长满葑草，秽物横流，呈现极度荒凉景象。

一直到弘治、正德年间，杨孟瑛任杭州府，才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整治，使西湖面貌焕然一新。

杨孟瑛，字温甫，酆都（今四川丰都）人，成化丁未进士，弘治十六年（1503年），自刑部郎擢为杭州知府。

杨孟瑛到杭州的当年，正逢当地夏秋两季连续干旱，西湖蓄水不足，导致上塘河两岸农田无水灌溉。弘治十八年（1505年），仁和、海宁二县的百姓又因粮田缺水灌溉，纷纷来杭州府诉无水灌溉之苦，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修治西湖。一再请命后，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他被获准疏浚西湖，并获得了工部的拨款。

工程分两期进行，历时152天，共用了670万个工日，耗费银两23607两，拆毁田亩3481亩。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西面重现大片湖面，西湖大部“始复唐宋之旧”。其后，他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起了一道圆形的堤埂，并在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立了三座空心石塔。

疏浚所挖的淤泥和葑草，大多运送到钱塘门外昭庆寺附近，以及孤山等处的空地堆放，百姓可随意取去肥田。其余的部分，湖东的泥土和葑草，都搬到苏堤上，用来修补苏堤。在杨孟瑛这次疏浚西湖之前，苏堤以西湖底突起，已经基本成为了平地，因此，如果没有这次疏浚，苏堤恐怕已与突起的湖底相混，而不存在了。杨孟瑛将其加高了二丈，拓宽到五丈三尺，南北长七里，宛如一道水上城墙，其高广远远超过清代，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苏堤两岸遍植杨柳，重新恢复了“六桥烟柳”的固有景色。

西湖西面邻山一带，原先没有确切的湖界，以致临湖民家经常侵占湖面。因此杨孟瑛又决定将筑苏堤之外湖西的泥土和葑草，用来另筑一堤，在里湖西部又堆筑成一条呈南北走向的长堤，与苏堤并驾齐驱，从栖霞岭起，绕丁家山直至南山，作成一条呈南北走向的长堤，与苏堤并驾齐驱，作为湖面的界限，以杜绝民间重行侵占。堤上仿苏堤式样，在两岸遍植柳树。他又考虑到堤岸筑成以后，山水无路疏泄，因此在堤上造了六桥，以通水势，当时人们叫“里六桥”。不过靠近北山的三座桥，原是“旧有水口”，杨孟瑛在此基础上再修的桥；在修筑此堤时，杨孟瑛又在靠近南山一边的堤上新建了三

座桥，以通泄流水，凑成六座桥，以与苏堤六桥相呼应。后来杭州百姓感激杨孟瑛对西湖山水百姓的一片厚爱，遂将这条新筑的堤称为“杨公堤”。

杨孟瑛的这次疏浚是一次可以和唐代白居易、北宋苏轼进行的治理并列的大规模西湖治理工程。通过这次疏浚，“西湖全景，式复其故。而上塘之田及城中运河，始无旱干之忧矣”。故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道：“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

明末清初之际，由于多年战乱，西湖又长期失修，淤泥菰葑，充塞弥漫湖中，三堤六桥及诸名胜，倾圯相望。湖面又相继被地方豪民侵占，“水面各插水闸以渔利甚，或巧为官佃之帖，以相欺瞒。塍岸既多，河流渐涸”。地方官吏对西湖被侵占的情形毫无对策，清初虽曾立西湖禁约，“凡豪民占为私产者勒令还官”，但一纸空文抵不住豪民的侵占之风。西湖湖面被陆续蚕食缩小，面积由原来的“周回三十里”缩小到22里，里外湖面原一共有11315亩，但其中有3125亩属于淤浅硬沙葑滩者，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水利方面，从明末以来，由于年久失修，各河水闸多有废坏，导致河中的泥沙沉积。而西湖自身的水源也由于湖面的缩小，山与湖之间日益远隔，使西湖不能得到足够的水源补充。

到了康熙朝，这种情况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康熙皇帝从二十年（1681年）以后，曾多次南巡，其中从二十八年（1689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曾五次到过杭州；后来乾隆皇帝南巡时又曾六次到过杭州。二帝每次临幸杭州之时，都筑行宫于孤山以及城内，颁赏寺院，流连歌咏，恢复十景，碑题勒石。因此杭州的地方官对西湖都能加意治理，不敢疏漏，并且还疏通涌金门以通御舟，以备临幸，“无敢废弛者”。因此清代从康熙到乾隆时期，可谓西湖的再盛期。

根据现代《西湖志》卷一《西湖整治疏浚》的梳理来看，自唐至清，西湖曾经历过上百次疏浚，其中较重要的疏浚共有23次，其中相隔百年以上有3次，最长时间为168年；相隔20年以下有7次，最短时间为8年。宋代300多年中共疏浚7次，平均约50多年1次；

明代近300年中为7次，平均40年1次；而清代自顺治九年（1652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200多年中共疏浚了11次，平均20年1次。

三 西湖近现代治理

自清朝同治以后，由于世事纷乱，西湖长期懈于疏浚。到了民国初年，湖水淤浅，荒草丛生，里湖一带全是芦苇，外湖行船需用竹竿标出航道才能通行，船工称之“打竿儿”。如遇大风，游船误入淤地，就会“打浅滩儿”，进退两难。由于众多溪涧泥沙的淤积，加上周边农民和权势豪家的侵占，杨公堤以西已尽为桑田。

1927年，杭州市设立工务局。1928年，西湖工程局裁撤，疏浚西湖事宜改由杭州市政府工务局负责，常年设专职浚湖工人30名，机器挖泥船2条，捞草船2只，小船18只，每日约可挖湖泥、捞水草各110立方米。但是因为湖面广而人手少，疏浚程度有限，只能维持现状，防止继续淤塞。

当时，正是筹备首届西湖博览会期间，西湖的疏浚、整治，事关杭州的形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和投入。但即便是这样，疏浚的范围和深度仍然很有限，只能遏制和拖延西湖水域淤塞的加剧，而无法做进一步的改善，事实上，即使是维持现状也勉为其难。西湖博览会以后，更由于时局多变、社会动荡不安、财政支绌而时浚时辍，西湖的淤塞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期间，敌伪杭州市政府设立西湖名胜管理处，主持西湖园林的保护、修理及导游事宜。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此后西湖游客稀少，民生艰困，市民只能上山砍柴挖根烧饭，西湖四周群山因之几成秃顶，水土大量流失，西湖更显淤塞。

抗战胜利后，百业凋敝，由于疏于清理，西湖淤浅也更为严重。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湖水平均深度只有0.6米，游船过后会泛起阵阵泥浆。苏、白两堤上的桥梁大都已经损坏，堤基塌陷，一遇汛期，湖水漫至堤上，桃树、柳树如陷泽国。当时花港观鱼只剩3亩，残花败柳，一片荒凉。西湖水域的维持，专用大小船只不过30只，专职疏浚员工不过数十人，西湖的日常疏浚，已无以为继了。根据当时杭州市政当局的报告记载，从1945年至1949年3月，杭

州市政府工务局仅挖泥 10232 立方米，割除湖中残荷水草累计 3320 亩，清除积污水草 39623 吨。

第二节 西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对西湖进行了多方面的治理。

一 西湖大规模整治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西湖大规模的治理主要有 3 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疏浚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1952 年，杭州市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调集失业工人约 800 人，组建起西湖疏浚施工队伍，开始有组织的西湖治理工作。这次治理，不再沿用历史上全靠人工挑挖的疏浚手段，而是“实现了挖泥船挖泥—泥驳运泥—拖轮拖带泥驳到近岸停泊的吹泥船旁—将淤泥加水成为泥浆后吹送—经输泥管道排入堆土区的全程机械化操作”，基本结束了千年以来纯人工疏浚西湖的历史。

在这次大规模的疏浚过程中，政府共投入资金 437.64 万元，挖出淤泥 719.11 万立方米，在挖去沉积湖底多年的淤泥后，西湖湖水平均深度达到 1.808 米，最深处达到 2.6 米；全湖的蓄水量也由疏浚前的 300 多万立方米，增加到 1027.19 万立方米，增加了两倍多。挖出的淤泥大多堆积在环湖周围，填平了昭庆寺周围、清波公园、学士桥、汪庄、张苍水墓地四周及花港观鱼、赤山埠、眠牛山、刘庄、卧龙桥、茅家埠、金沙港、环碧桥、岳湖西等环绕西湖的田荡、洼地共 18 处；另外，还征用、借用古荡土地 166 公顷，用来堆放淤泥。挖出的石块、砖瓦、碎片等则堆填在苏堤及湖中三岛周围，用以加固湖岸。

挖出的湖泥配合园林建设，堆填环湖低地洼塘，扩建、新建了公园，增加了绿地面积。湖床加深，蓄水量增加，调节了周边的小气候，对改善西湖环境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疏浚湖泊的同时，还

开展了大规模的绿化造林运动，使荒山秃岭重新披上了绿装，西湖风景区内的主要景点也初步恢复了景观。

第一次大规模疏浚以后，西湖水域得以保持了比较好的水质和水位高度。但是，这次清淤，由于在生态环境认识上的局限，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数年以后，湖底的淤泥层又逐渐增厚，湖床也开始慢慢抬高，湖水深度又逐渐降到 1.47 米，沿湖岸许多地段的石砌也逐渐破损、坍塌，西湖面貌又逐渐变得残损了。于是，在 1976 年，政府将西湖治理工程列入国家建设计划，再次拨专款 200 万元，重设浚湖工程 138 处，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疏浚西湖。

由于当时西湖沿岸都已绿化，环湖无处堆放淤泥，因此挖出的淤泥主要堆积在太子湾公园和黄龙饭店的洼地，把这两处都填平为止，直到因无泥浆堆场而停止。因此和第一次疏浚相比，这次疏浚的挖泥量不多，总共挖掘、清除淤泥为 18.84 万立方米。不过疏浚工程还是很快产生了效果，1980 年后，湖水深度又上升到 1.5 米以上。

第二次大规模疏浚以后，对于西湖的治理，主要以日常的维护工作为主。但在这一时期，西湖水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严重问题，即水质的劣化，也就是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尽管有关部门为西湖水质的改善，采取了环湖污染企业迁出或停产、游船动力的改造、疏浚底泥辅以合理养鱼、湖面清卫、环湖截污、驳岸、引水等重大措施，以及 1998 年 12 月 1 日起的禁磷措施，等等，虽然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尚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西湖水质的好转进程十分缓慢，水质污染程度仍居高不下，湖泊总体上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杭州市政府决定实施第三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

第三次疏浚工程，从方案的论证到确定、实施和竣工，历时达 13 年之久，共疏浚 346.9 万立方米，西湖平均水深由疏浚前的 1.65 米加深到 2.27 米，水体能见度明显提高，水体容量由 934 万立方米增至 1429 万立方米。湖水的自净能力相应增大，西湖水体的营养盐浓度由于大量淤泥去除而迅速下降，藻类数量也相应减少，西湖水质明显改善。

不过，即使在大规模的疏浚以后，西湖湖水的富营养化程度还

是没有明显的好转,有时甚至更进一步劣化,总氮和总磷的含量持续在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疏浚虽然能够有效地削减沉积物中营养物、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含量,但另一方面,疏浚过程中淤泥在水体中的移动也会引起污染物向水体释放。因此对于西湖的治理,应参照环境保护的相关原理,还需要多种方式同时参用,进行综合整治,以增加治理的效果。

二 西湖综合保护

针对西湖水域屡屡遭到污染危害的严峻局面,单纯的湖泥疏浚,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治理,从源头、周边环境、引水、泄水、绿化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整治,才能使西湖的环境和水质有较大的起色。从1981年成立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后,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和整治,全面进入了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的依法行政的新阶段。事实上,在第二次大规模疏浚以后,西湖的治理就已不单局限于对湖底淤泥的清理,而转变为底泥疏浚、上流清源、污水截流、引水入湖、环湖绿化、湖岸护砌等多方面综合性的治理。西湖的治理,已经演化为一个全方面进行的综合整治过程。具体包括环湖截污、上游清源、引水工程、西湖泄水、湖面保护、湖岸护砌等。这里选取几点略做说明。

环湖绿化

从生态来讲,西湖水域和周围群山以及杭州市区同处于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内,因此,整治西湖、解决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湖泊本身的治理,还应该搞好西湖环湖和尚有的绿化、保护水土、减少裸露地面,防止雨水冲蚀,防止山区的水土流失,以降低由雨水带入湖中的氮磷含量,减少营养物质的排放。

环湖绿化是西湖综合保护中的一大亮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湖沿湖地带除湖滨公园等极少数公园名胜点可供游览外,大部分都为农田、洼地、坟地、民居和豪门富户的庄园别墅所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改变这一状况,杭州市规划并实施了环湖绿

化工程。经过大规模的环湖动迁工程后，到 80 年代中期，六公园至圣塘闸和一公园至大华饭店的沿湖绿地得以打通。

21 世纪初，又开始实施环湖南线景区整合工程，整合了西湖南线的公园，将南山路一带的湖滨一公园、老年公园、柳浪闻莺、长桥公园等四大公园全面打通，并与重建的雷峰塔、钱王祠等景点连成一片，形成环湖景观带，使之面貌一新，形成了西湖南线新景区。

湖西综合保护工程

西湖周围特别是湖西地区局部环境杂乱、人口膨胀、建筑布局零散，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逐渐显露，严重影响了西湖的保护。因此，在环湖绿化的基础上，从 21 世纪初开始，又启动了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这个工程是近千年来西湖保护和发展史上最浩大的工程：恢复杨公堤和堤上的六桥；恢复杨公堤以西的湖面约 1000 亩左右；将三台山路和龙井路以东 500 多民居和农居以及上百个单位迁出景区；在 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按照原有的自然风貌和历史遗存形成山水相依、自然纯朴的五十多个景点；各种配套的基础设施按照环境保护和景观的要求同时建成。

经过改造重建，杨公堤景区新建了金沙港、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 4 个景区，恢复了风荷御酒坊、赵公堤、上香古道、赵之谦纪念亭等 23 个历史文化景观，复建了环壁、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 6 桥，恢复水面共计 70 公顷，改善和复原了西湖周边的生态湿地。新增绿地 80 多万平方米，种植水生植物 100 多万株，基本恢复了 300 年前的西湖全貌。西山路也重新恢复为杨公堤，形成了“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的西湖新格局，整个景区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禽鸟栖息，充满野趣。西湖水延伸到了西湖边几公里的山脚下，经历了重建和修整的 23 处人文景点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300 年前西湖山水相依、山水环抱的独特景致已成为现实。

湖西水面恢复后，连同它们周边的地带，一起形成了大面积的湿地。在湿地的各个水湾处，种植水生、湿生植物 70 多个品种、9

万余株，地被植物约 2 万平方米；湖边、溪流岸边，以及部分绿地也被改造成人工湿地和多功能绿地，整个湖西呈现出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禽鸟栖息、充满野趣的生态环境。同时使生长在不同水深度的水生植物形成一系列不同梯度的丰富的植物类群落，对西湖上游几大水源流入西湖的来水起到了过滤杂质、吸收富营养物的作用，从而发挥净化西湖水质的良好功能。

这些效果的实现，使湖西地区和整个西湖风景名胜区的风貌格局，都朝着历史上完整的、真实的西湖最佳风貌靠近和回归。因此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不仅仅局限于景观空间的塑造，而是一项传承西湖发展历史、保持整个西湖地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持生物多样性、实现社会环境和地域资源全面整治和整合的综合性工程。

水体生态平衡

湖泊水体，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包括湖中的水体、动植物、微生物，甚至包括湖底淤泥以及湖岸的边缘地带。在此范围内生长着的不仅有高等和低等水生植物，还有鱼虾蚌螺等种类丰富的水生动物。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湖底、湖岸边缘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生态学关系。因此，必须协调湖泊中各营养生物种群间的生态关系，利用各种生态学手段，控制某些种群的数量，改善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调节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

西湖中的水生动植物养殖，历史上以放养鱼类、菱芡、荷花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步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状态。

如今的水体养鱼由西湖水域管理处专营，鱼类的放养品种以有利于水质净化为原则，主要鱼种有白鲢、花鲢、鲤鱼、鲫鱼、鳊鱼等。鲤鱼喜掘泥浑水，作为辅助鱼类投放，并严格控制数量；草鱼会危害莲荷的叶芽，禁止放养；青鱼喜食净化水质之螺蚌，不利于西湖水体的保护，也严格控制。所有鱼类合计，年放养量约为 70 万尾。每年鲜鱼供应市场以后的收入，充作西湖水域管理部门各项运作所需的费用。

西湖的水生植物以繁殖荷花为主,种植面积最多时达到27公顷。1987、1988年,因管理措施不落实,荷花嫩叶被草鱼咬吃,西湖仅剩一公顷面积的荷花,严重影响西湖夏季景观。1989年,西湖水域管理处建立湖面绿化专业组,实行承包责任制,回复荷花长势,增添品种。按照西湖景观规划,适当控制荷花繁殖覆盖面。荷花的地下部分可使松散的淤泥得到一定的固定,加上沉水植物的枝叶的覆盖,大大减弱了风浪、水流、鱼类和船只的搅动影响,有利于透明度的提高。

总之,为了维护西湖水体的生态平衡,不仅在于湖中各类生物、微生物数量和种类的控制,还涉及西湖周围以及上游的生态环境,只有协调好其间的各种关系,才能促进西湖的良性发展。

立法保护

制定和落实防止西湖污染之政策法规,是维护西湖良性发展的关键。自中唐白居易以后,历代屡有官府发布禁约、禁令,对西湖水域实施保护管理的记载。但是,西湖水域真正具有全面、切实、有效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并建立依法实施常年保护管理的职能机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湖水域综合保护与整治的实践全面展开后才逐步完善和确立的。

1983年12月26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其中“第二章 西湖、名泉”的内容为:

第七条 西湖和龙井、玉泉、虎跑、九溪十八涧等泉、池、溪、涧的水体,必须保持清洁,防止污染。禁止向风景名胜区水域排放污水、污染物质和倾倒垃圾、粪便、废土等各种废弃物。不得在西湖内洗澡、游泳和洗涤污物。对于污染水质的机动船艇,要限期改造,逐步淘汰。

第八条 保护西湖、泉水、溪流的水源。不得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打深井。禁止在泉源打井取水。凡影响、堵截泉源的水井、地下

工程和地面设施，必须封闭和停止设计、施工。

第九条 保护西湖风景名胜区水域内的鱼虾、飞禽、荷花等水生动植物，禁止擅自捕捞和采摘。养殖水生动植物，要讲究科学管理，防止污染水质。

第十条 西湖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内，各单位的污水、烟尘和有害气体排放量，均不得超过环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不得冒黑烟、浓烟。

第十一条 凡属西湖水域的涵洞、水闸、桥梁、堤岸、驳石勘、码头、栏杆等设施，必须加以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动、操作和损坏。

第十二条 在西湖内行驶的各种船只和各种水上活动，必须服从杭州市园林、公安部门的统一管理。禁止无证船只行驶。

1998年4月24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杭州市西湖水域保护管理条例》，同年8月2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实施，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和管理，从此有了一部完整、科学的地方性法规。

立法的完善，使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和管理，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途径，为西湖的良性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相信经过这多方面的综合治理与保护，西湖的发展将更为合理与完善，我们今天留给后人的，将会是一个更加美丽的西湖。

结 语

西湖的美丽动人，在于秀丽的山水，在于散布于山水间的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在于蕴藏于山水与胜迹中的深厚文化积淀。“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胜是杭州”，杭州西湖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人文历史，取得了诸多西湖中“最胜”的桂冠。

清代墨浪子曾有一段话，道尽西湖的妙处：“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骛，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何也？碧嶂高而不亢，无险阨之容，清潭波而不涛，无怒奔之势。且位处于省会之间，出郭不数武，而澄泓一鉴，瞭人须眉。苍翠数峰，围我几席，举目便可收两峰、三竺、南屏、孤屿之奇，随棹即可跻六桥、十锦、湖心、花港之胜。至欲穷其幽奇，则风雅之迹，高隐之庐，仙羽之玄关，名衲之精舍，山之麓，水之湄，杰阁连云，重楼霞起，又竟月之游不足尽也。所以佳人才子，或登高选句，或鼓楫留题者比比；而忠贞节烈，寄影潜形者，亦复不少。甚而点染湖山，则又有柳带朝烟，桃含宿雨，丹桂风飘，芙蓉月浸，见者能不目迷耶？黄鹂枝上，白鹤汀中。画舫频移，笙歌杂奏，闻者有不心醉乎？随在即是诗题，触处尽成佳话，故笔不梦而花，法不说而雨。”最后他总结说“西湖得人而显，人亦因西湖以传。”

的确，西湖是风景的西湖，是历史文化的西湖，更是一代代人的西湖，多少文人在这里铺展笔墨，多少志士在这里挥洒豪情，更有多少个无名者在这里付出血汗乃至耗尽生命，正是有他们，西湖历经沧海桑田，历经岁月磨洗，历经战火纷乱，却仍能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正是有他们，西湖才有如此浑厚又旖旎的风情。

参考文献

1. “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 天下西湖丛书 (10 卷).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1.
2. 王旭烽. 走读西湖.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2.
3. 王国平 (总主编). 西湖全书.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6.
4. “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 西湖袋袋书: 西湖游记.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3.
5. 杨晓政. 西湖文化读本.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3.
6. 吴战垒. 说不尽的西子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1.
7. 彭万隆. 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4.
8. 郑瑾. 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后 记

杭州西湖是一幅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绽尽芳华的美丽画卷，是一首浅斟低唱、韵律清雅、吟诵千古的焕丽诗歌。“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美是杭州。”苏东坡曾这样赞美过西湖。纵观历史的各个时期，赞美过西湖的名家大师数不胜数，他们或诗文赞颂、或摄影记录、或画作描绘，让西湖成为中国乃至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并于2011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年前，长江航务管理局为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江河湖泊文化，着手编著出版《中华文化系大江》系列丛书，介绍长江流域江河湖泊的基本情况与特质，杭州西湖也在其中之列。当这项任务落实到我们头上时，我们心怀忐忑，略有惶恐，因我们一直以来从事的是宣传文化理论、思维科学研究以及新闻写与评论相关的工作，虽然撰写出版过一些诸如《人生漫谈》《人生旅途》《智慧之路》《触摸新闻》等书籍，但是对于要撰写美丽的西湖这样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还是忧虑颇多。

接下来，我们迅速开始收集资料，虽然以前去过几次西湖，但都是走马观花似地浏览，没有太透彻地去了解过西湖的历史。为了对西湖的历史与全貌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购买了大量关于西湖的书籍，还托《中国水运报》驻杭州办事处记者陈俊杰在杭州帮我们买了20多本介绍西湖的书刊及画册，反复赏析名人大家对西湖的评述。其中，“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编著的“西湖天下”十卷参考书为我们这次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借鉴。读透这些书籍，再加上过去对于西湖的直观认识与感受，我们开始拟写提纲。

一开始，我们是以全景式拍摄西湖实景的想象思维拟写提纲的，

意在给读者提供一个导游似的图册，但在提纲修审会上，专家学者们形成统一意见：丛书的每一卷，都必须包括历史、人文、景观、生态、治理、发展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于是我们重拟了提纲及三个纲要，五易其稿才最终通过审定，提纲列出七章二十五节。每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在前言进行了说明，在此不一一赘述。

由于描写西湖的书籍实在太多太多，资料也烦冗陈杂，我们在撰写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反复的提炼和缩录，四易其稿，才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共收集了 30 多本书籍和 40 万字资料，有多位专家学者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指导我们增减内容。尤其是武汉传媒学院薛梅老师的鼎力相助，她为本书的撰写做了不可或缺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的女儿严林，200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曾在武汉传媒学院从事新闻写作与新闻评论教学工作，其授课深受学生喜爱。她曾参与合著《触摸新闻》一书，也参与过多本畅销书的策划、撰稿、修审和出版工作，在《人民日报》刊发访谈和纪实性文章 9 篇，其他报刊发表文章 50 余篇，全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 篇。严林在本书的提纲拟定、撰稿、修审等各个环节都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学养所至，本书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赐教是盼。

严用民
于汉口江滩六合廊
2017 年 12 月

总 后 记

《中华文化系大江》是《中华文化长江大系》的姊妹篇。本书主要从自然、人文和发展的视角，用生动精炼的史话文体，探寻和研究长江流域江河湖泊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审美价值，展示中国江河神奇多姿的地脉、恢宏卓越的文脉和与时俱进的风采。

本丛书在 2014 年启动之初，就确立了“精炼、精美、精品”的目标。几年来，各卷作者以理趣兼备，气韵生动，文采飞扬为己任，呕心沥血，实现了“三精”目标，奉献了经典文字。在此，向各卷作者及热心支持丛书编辑出版的各位专家同仁表示衷心感谢，向重庆交通大学湖北校友会表示诚挚谢意！

追溯本源，以开创未来；传承文化，以光耀中华。若有遗憾，恳请方家指正。

黄 强 王征平
2017 年 8 月